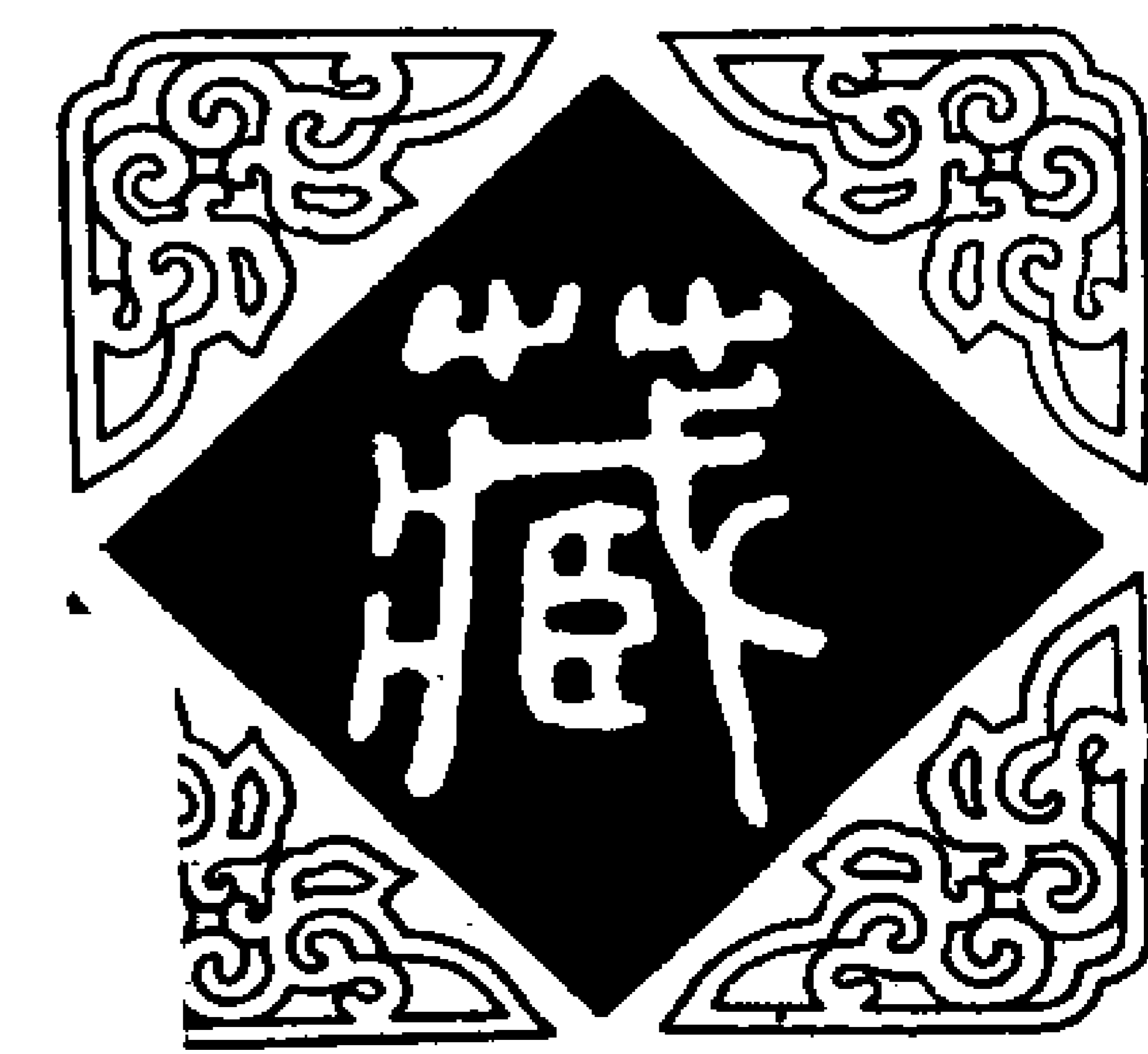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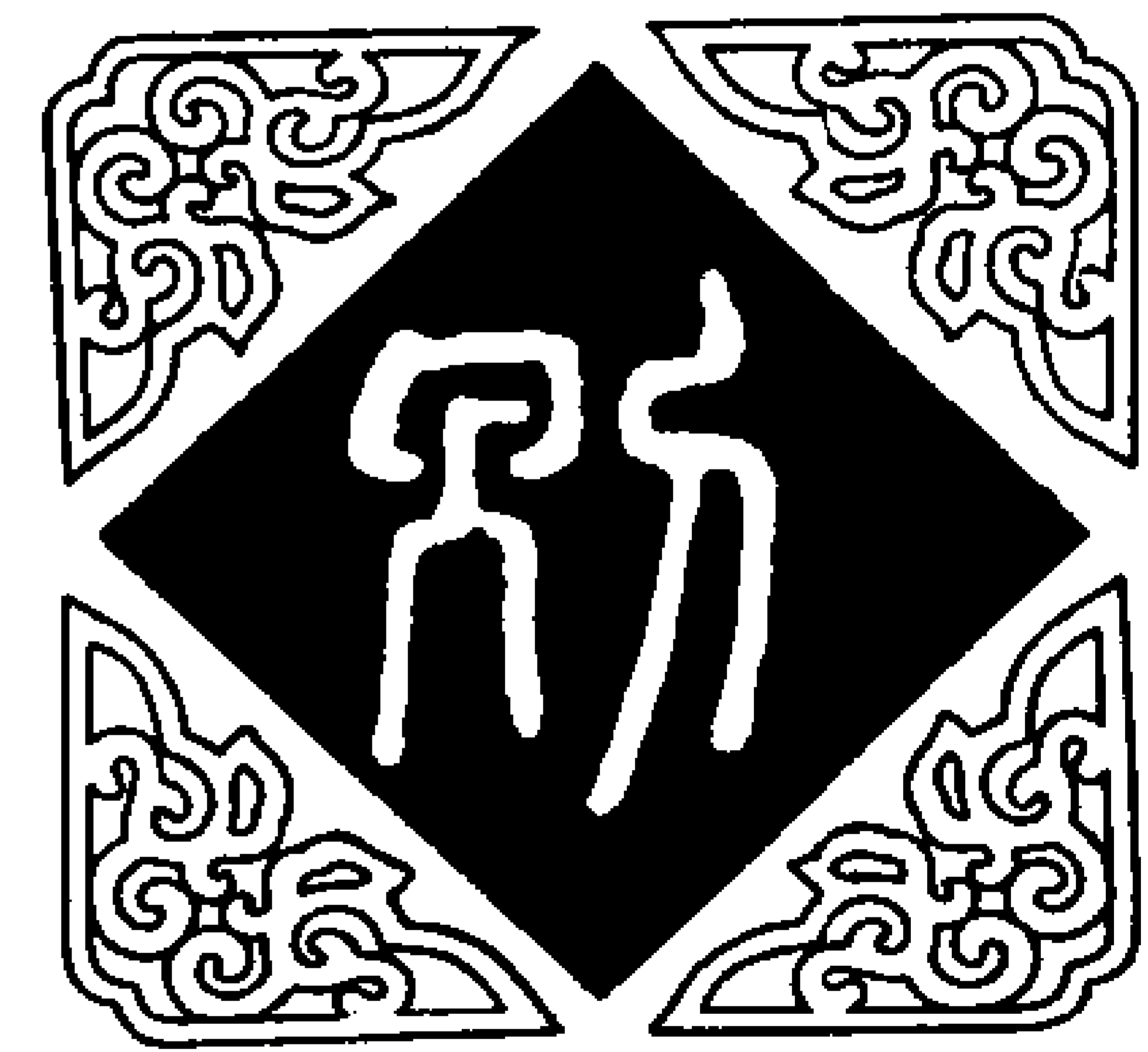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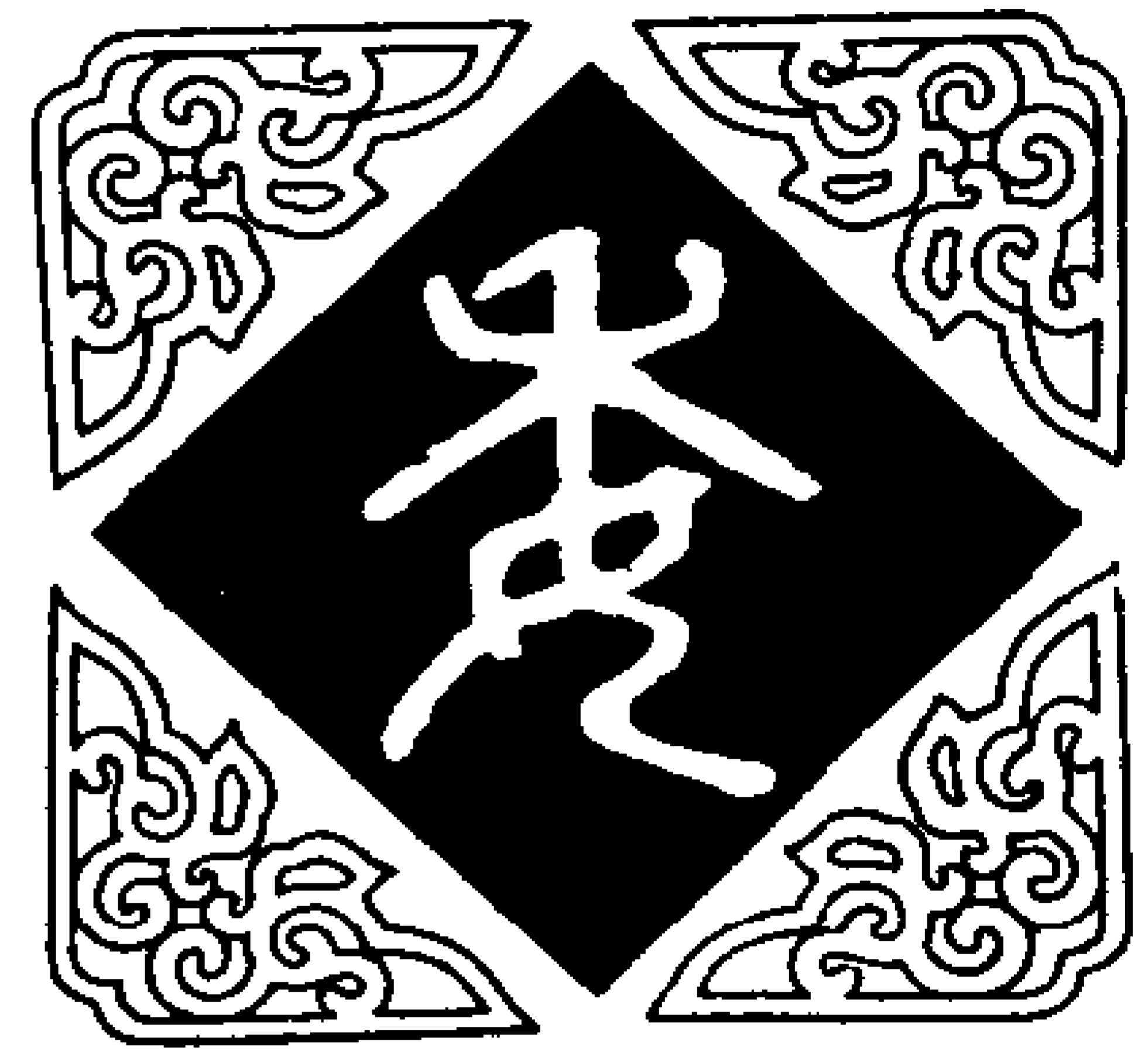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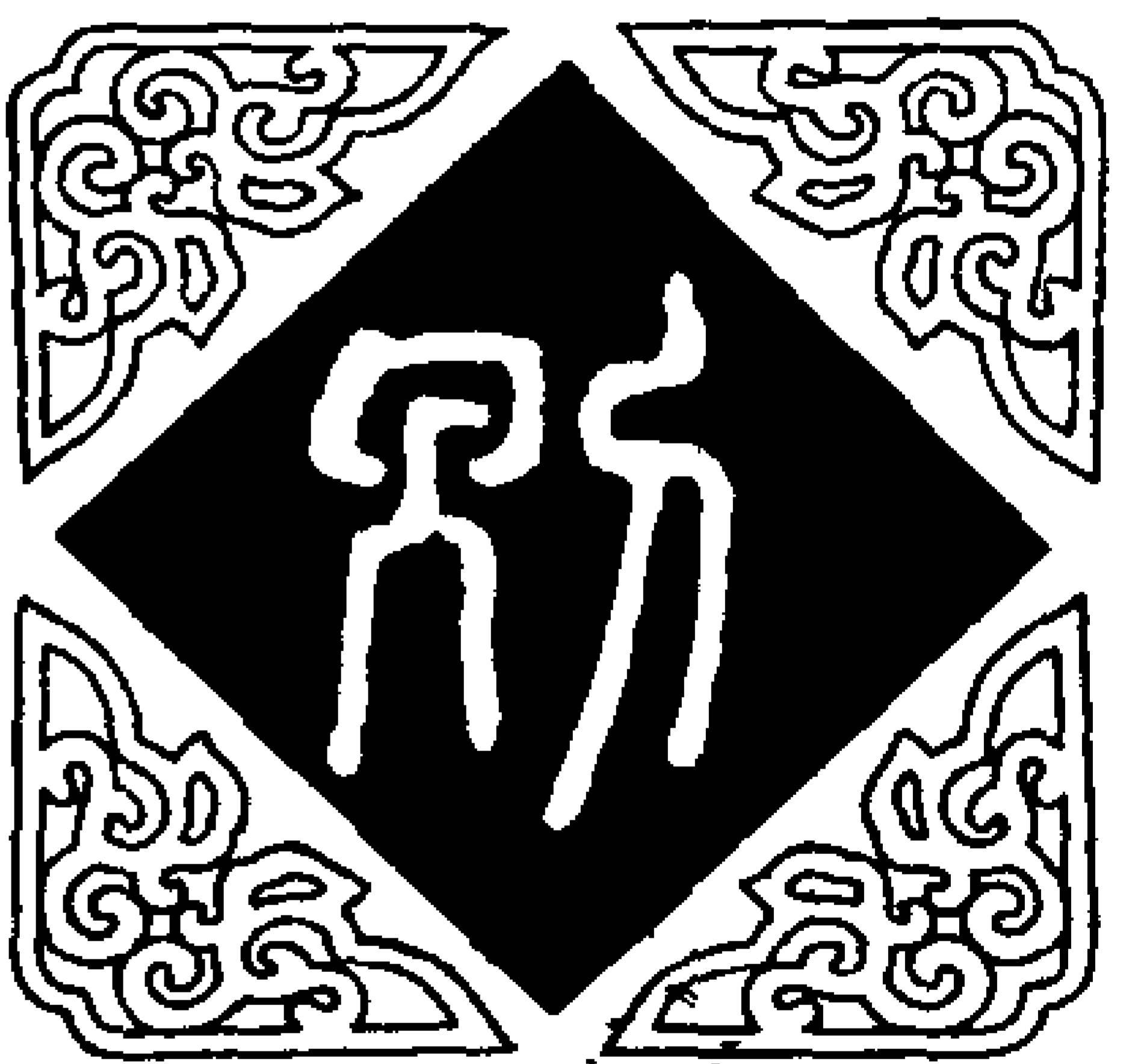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 二

江蘇古籍出版社



江蘇古籍出版

春秋集傳 一



江蘇古籍出版社

春秋集傳 二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二

春秋集傳十九卷提要

宋張洽撰洽有春秋集注及綱領四庫全書已著錄洽為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伏讀四庫全書總目云集注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是編元本二十六卷元延祐中李教授萬敵刻于臨江路學洽曾孫庭堅校正者卷首有宋端平二年繳省投進狀經義考載庭堅後序云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章卷倒亂文字差訛迨癸丑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

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購求者衆李廣文補刊集傳始為全書云惜此本缺卷十八至卷二十又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共七卷然全書崖略尚可推尋如云魯公朝聘之禮不行于王室及論衆仲言樂之失當以劉氏之說為宗論聖人書初之旨當以公羊程氏之說為正云文公不會伯主以取晉怒云諸侯不得越境親迎辨穀梁言恒事之非能集衆家所長討論歸于至當固春秋家所不廢也

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
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
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
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
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
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
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
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泯
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

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
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群書莫能統會蓋自謂書
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
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 緯以
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然
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闕千一雖網條
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
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牾
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他書

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
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
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
悉加判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
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疑某
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刻統會群言摭擊僞辯
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

公朝俯加

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
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
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

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補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候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

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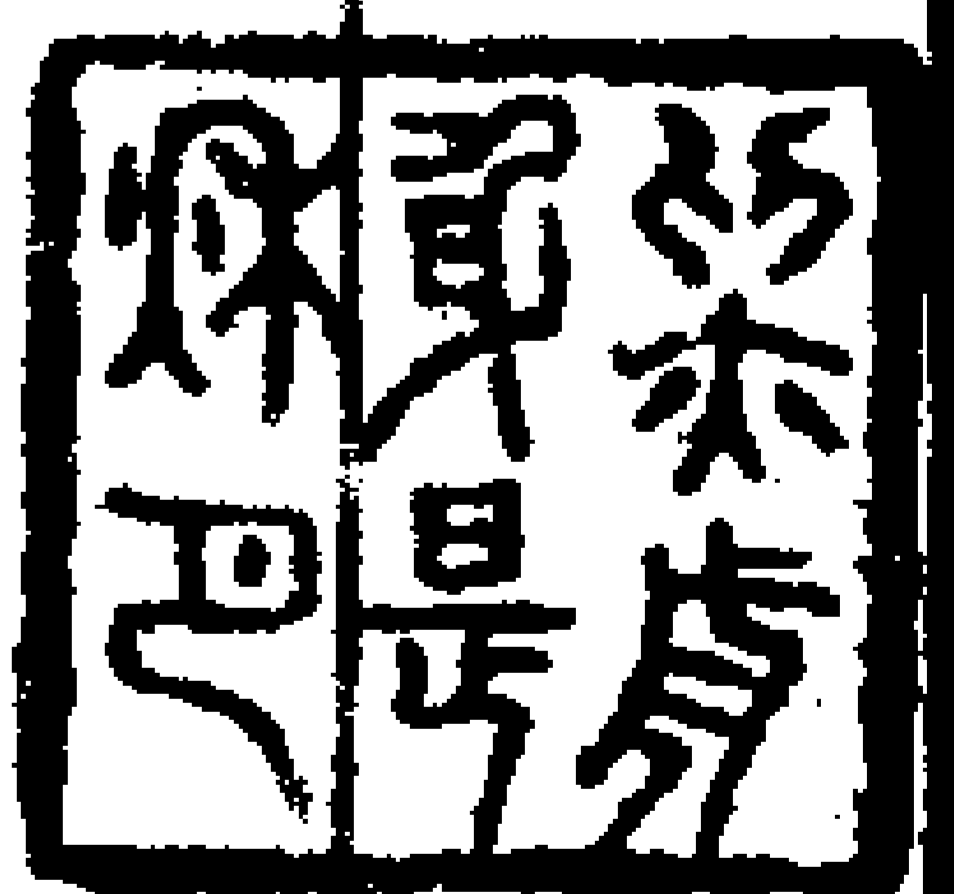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

俸補刊于臨江路學

春秋卷第一



張洽集傳



隱公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
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陸氏釋文曰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杜氏

釋例曰隱拂不成曰隱。伊川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

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

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

於隱公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泰山孫氏曰

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周道絕矣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彊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弑君弑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湯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左

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杜氏云言周以別夏殷

○程氏傳春天時

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

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公羊傳何言

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

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拔隱而立

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程氏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胡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

首繼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
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
朔則王之所建也此所謂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在
夏時則十一月也然古史記事簡略多以日繫月以
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於時考之於書
如春大會于盟津秋大熟未獲此事之以大略見乃
繫於時者也其餘謹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

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舉月則知時故不必書時也春秋因史記而加筆削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與夫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程氏所謂時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之所當奉承者也春秋之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不惟禮樂征伐

不稟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曆數周有周曆

魯有魯曆晉當獻惠之世大抵專用夏正周魯宋曆見唐曆志

孔子將撥其亂而反之正故於春之下特書王正月

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示一

統於此而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

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謹按胡氏以為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

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

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於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乃臆決而為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

之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

者又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
正月為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
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為正月而以
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
也顧其放時授朔則一以當代所建耳如雜記載孟
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于祖考又按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
梁成此皆用當代之正朔言之與春秋左氏傳所紀
之時月正合顧後之人見當時之言與詩人七月
月之篇錯出遂無所適從而自為紛亂耳不特後世
惑之雖左氏固有不察者矣何以言之如晉之史獻
惠之間見於左氏者與經常差兩月大子申生之死
經書於僖六年之春而傳以為五年之冬韓之戰經
書十一月壬戌而傳以為九月壬戌以至奚齊卓子
之弑里克丕鄭之殺皆傳先而經後蓋是時晉之國
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以差也左氏不察皆以為
經從告而書之設使從告何故每差兩月乎且其計
告雖後而告以日月則固從其實也豈有始經國史

之錄再經仲尼之修而不能釐正其訃告之誤乎其不然也必矣故知周正夏正因兩存而清混不待後世而已惑也左氏在當時故以夏正為周正胡氏居後世故以周正為夏正其為誤一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為四月於商為五月於周為六月夏數得天梓慎周人也其言如此豈可謂周月之不改乎至於程子以為正月非春而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恐未然按書序一月戊午師渡盟津此周之一月也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則亦豈不遂以為歲之首乎蓋三代之改正朔以天統地統人統而別之歲建子之月陽氣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為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舉一隅於此則夏秋冬可以類推矣自胡氏之說興學者於三代正朔之說紛然致疑使不改之說信然則是建寅之常為正月自堯舜以達於三代未嘗變更而孔子作春秋以欲行夏時之故遽然反易以啓後世之惑矣使時王頒之諸侯奉之生民用之而春秋輒改焉則其大者既已失事實矣尚可謂其文則史而求傳信

於將來也哉春秋魯史也聖人假之以立法而時君之罪

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極其謹嚴以示褒貶

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以見之恐其未著故特書正

月以起之即位大事也舜禹之受終載於典謨而顧

命一篇紀康王受遺之制尤備皆所以示後世正始

之法也諸侯之受國於天子先公猶天子之受於天

與先王也無王命與先君之命則無以立乎其位而

撫有一國於是乎無以正其始矣始之不謹且乎隱

公之立有以來譏聞之口啓猜忌之意成篡弒之端

也春秋於人君終始之際最為謹重隱公之即位宜
書而深沒其文者所以見其始之不正也人皆知定
之書即位不可不察又豈知隱之不書即位尤不可
不察者哉隱公之立如穀梁之說則受之於惠者也
如左氏公羊之說則隱之自立者也胡氏
之說舍穀梁從二氏者蓋穀梁雖以為惠公勝其邪
心以與隱而當時事實曾未之考豈若左氏公羊之
有證乎且左氏直以桓公為太子亦可見惠公屬意
必立桓公而當時大臣以幼君不可立拔長君而立
之也程子劉質夫於此皆有所未考故直以穀梁為
斷而謂隱公之不書即位無天王之命耳於隱則貶
其無王命而不書至於莊僖則貶其無父命而不書
其義雖密於事實則未協也或曰然則桓公誠為太
子已乎曰惠公之意則然矣而未知嘗正其名否也
曰惠公之正否何以辨曰自桓公而言則諸侯無再

娶之禮仲子不可以為夫人故桓公非世嫡惠雖欲立之非正也其大臣之舍桓而立隱未為失也自隱公言之則既無父命矣復不請於天王正其嫡庶之分姑從大臣之言而立乎其位焉安得不為爭亂造端乎嗚呼此伯夷之終遜而逃之所以為求仁得仁又何怨者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茂

邾公羊並作邾婁茂公羊穀梁作昧

胡氏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

文而不革者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程氏傳九盟

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

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

高郵孫氏

曰九盟會侵伐重其為首者其事善則首之者善重其事惡則首之者亦惡重是故盟會則以主會為首侵伐

則以主兵為首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內之主則可言
公及某於外之主則不可以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
曰會也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
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公羊傳及猶汲汲也。劉氏
權衡曰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
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
出不專汲汲而已。○杜氏註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

國下縣南有姑城。○左氏傳邾子克也未至命故不書

爵杜云附庸之君未王命。劉氏傳如何則謂之附庸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於
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之君四命。○公羊傳儀父者何字也

○程氏傳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

國也胡氏傳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
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

則有例當稱字或點而書名例
當稱名或進而稱字其變也

○孔氏正義凡盟禮殺

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

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程氏傳盟誓以結

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辜也

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左氏傳公攝位而欲求

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胡氏傳春秋大義以講信修睦

為事以忠信誠懇為先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之事非

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矣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

惡隱公之私也

或謂盟誓者人情之所不免春秋書盟會惡不稟於天王而私爲盟誓耳使是盟而掌於司盟春秋所不惡也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相與之道也忠信不足以相孚而矢誓以相約殺牲以相詛會其所以爲人之道而從事於怨仇相結之術是豈爲人上者講信修睦之道哉春秋之諸侯率多尚此蓋其人無以大相過故也惟其信不由中故怵於利害則遂變而寒之隱公是盟之後卒不免於伐邾則今日之求

好豈非私哉由春秋諸侯相與之道而無變其俗聖人固不能爲也曰然則司盟其可廢乎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爲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耳始襄世之意小康之事聖人立法常關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況春秋諸侯之紛紛乎居春秋之後制其諸侯而欲以盟誓一之是猶抱薪而揀火也故春秋惡盟誓謹參盟誓蕭魚之會知此則知所以撥亂反正之道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
辛丑大叔出奔共○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
之也○胡氏傳克者力勝之詞程氏傳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左氏
傳段不弟故不言弟○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
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賊段而其甚鄭
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穀梁

當時之事失其傳故以克爲殺然論
春秋筆削之旨則此說蓋得之矣

○程氏傳克勝也

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胡氏傳夫君親
無將段將以弟弑克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
不勝其母焉爾何責之之甚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
嘗欲立段矣及公旣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
弟多材居乎外國人又說而歸之恐其將軋已爲後患
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
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
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夫中也養不

三六

志

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乍人之於兄弟不
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
義也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有爲義掩恩也恩義並而中
持衡段錐凶逆何由爲亂奈何以惡養之使陷於罪因
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誅莊公以爲首惡示天下爲
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氏傳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
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伯道

ITIN

--	--	--	--	--	--	--	--	--	--

1111

--	--	--	--	--	--	--	--	--	--

--	--	--	--	--	--	--	--	--	--

王之宰也宰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文公五年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又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其無天道也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胡氏傳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啗位六卿之長而名之貶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六卿紀法之守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閒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贈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天子贈弔諸侯之禮行人之職也而大宰親之侵職曠官雖微仲子之事猶春秋之所譏而況兼嬖妾之贈以行之乎宰之書名為仲子也凡此皆聖人之所深惡而特筆以示之者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氏註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

與盟宋今梁國睢陽縣○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

人外卑者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左氏傳惠公

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程氏傳盟于宿魯志也○胡氏傳其地以國宿亦與焉

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有宿國之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杜氏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左氏傳

非王命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傳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論議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疆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摯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賤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程氏傳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

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

公子益師卒

左氏傳衆父卒

海陵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

○劉氏傳公子曰

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

之尊視大夫。○程氏傳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

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

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

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

臣之義矣范氏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高郵孫氏曰古者遇臣之

禮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爲起疾病則臨問死則哭之君
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
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於薄也或專殺之臣
事君之道不止於欺也而或弑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
道也則於內大夫之卒少見其意焉內大夫之書於經
者四十有七書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
恩之厚薄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
賵之恩及之則卒之不書卒者或弑賊或出奔或君不
見臨或賻賵不加恩不及則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
不卒也亦或出於春秋後也

者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

能益也

蘇氏云春秋以事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

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皆
失之矣故崩薨卒弑葬郊廟之類盟戰敗入滅獲日食
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如此者皆以日成也朝覲蒐狩城
築作毀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
救次遷降追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雪彗孛蝻螟如

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卑不以告也

不書官之說有三官制之紊也大夫之無王命也王命之不重也諸侯大國三卿耳而晉有六卿魯至季鞏之戰亦有四卿是官制非先王之舊也無王命之說當矣然當時王朝之卿士類多世官而不擇賢大國以疆而請命則雖有王命亦豈足為重哉春秋以其不足譏故別立一例以書王朝諸侯之大夫要不失其貴賤之分而已天子之命官則書冢宰見其任天下之重也宋得自命官則書三官見其不失官也此

外王朝公卿書爵而已同諸侯也天子之大夫諸侯
之附庸與命大夫則書字其班大略同也天子上士
及諸侯之卿皆名氏蓋列國之卿入天子之國曰士
也惟有所襲則字進其等也是亦足以見微顯志晦
之體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

在魯之東郊者也

孔安國曰此戎蓋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也

○杜氏

註陳留濟南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劉氏傳戎者何

戎之君也曷為不以其君稱之不與君稱也曷為不與

君稱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

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

名爵外之也曷為外之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夷狄

啖子曰凡戎狄皆不分爵號而君臣同詞○胡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

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小人外君

子為否內君子外小人為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

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

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

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
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矣
○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

其俗以為禮孔氏疏曰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費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言順其俗

以為禮又會據公往戎為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為會禮而言會朝據戎來魯為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

故朝禮不成而不言朝也○左氏傳會早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

公辭○程氏傳周室既衰蠻夷猶夏有散居中國者方

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

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我狄是膺所以容其

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

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

會戎哉。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有此三者而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書戎以外之則往會焉者不待敗而惡見矣會狄會
吳放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杜氏註莒今城陽莒縣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
向城。程氏傳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
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帥將卑師少曰某
人。已上公羊說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人入
詳見五年傳其國也。公羊傳入者何○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
得而不居也

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孫氏曰莒小國以
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小大皆專而行之
也○程氏傳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
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人之境固為暴亂而王法之
所禁况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穀梁駭
作恢

杜氏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

賈逵曰極
戎邑也

無駭不書氏

未賜族○程氏傳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
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

命之世為卿也

劉氏傳無駭者何魯大夫也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

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

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禮也○襄陵許氏曰九大

夫未爵命於天子則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輩

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隱桓以後列國皆

自命大夫非夷狄無不稱族

者矣蓋不復請命于周也 ○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

費卒父勝之○胡氏傳書帥師用大衆也莒魯非王命

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

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左氏傳戎請盟秋

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氏傳戎猶夏而與之盟非義

也

泰山孫氏曰儀父中國也公與中國盟猶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

○胡氏傳韓愈氏

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

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

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

盟于唐而特詳時月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

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

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

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

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氏履緌作裂緌

杜氏註紀東莞劇縣○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曰為養廉遠恥然則曷稱稱諸

父兄師友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

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按紀季姜及齊侯送姜氏之書則言在塗稱女可

也其實婦與夫人皆既至之稱若逆婦姜于齊則又變例以明文公喪娶之罪矣○左氏傳卿

為君逆也杜氏釋例曰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卿自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程氏

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

卿則書歸而已矣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

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

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

常山劉氏曰文王親迎于渭不云于莘且是時未為

諸侯也詩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為王卿士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

男女之配萬事之先也男下於女而親迎而後女從

乎男而合好此聖人制禮所以尤重大昏而謹夫婦

之始也然天子諸侯有宗廟社稷之守不可為逆女

而出疆故必使三公上卿往逆於其國至於所館而

後親往逆焉人君者風化之首也昏禮之不備無以

正天下之夫婦矣逆者男之事也其禮不可以不厚
 歸者女之事也其待禮不可以不至禮不至而遂從
 之則不免於以說而動而陷於歸妹之凶紀以御逆
 猶可言也逆者微而止書歸則內外兩失之矣春秋
 恒事不書而於內女夫人之歸逆一一詳之亦足以

見有國者之所當重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不見於後世古禮之存者獨士昏禮耳

故天子諸侯之親迎後世儒者率無定說如鄭康成
 言天子當親迎於侯國則文王以為證殊不知文王
 親迎于渭蓋諸侯世子之事也豈得以言天子乎故
 天子諸侯之禮不可得而見矣若以義起之則孟子
 以親迎為禮之輕而古之人君以宗廟社稷為重其
 必無越竟親迎之禮明矣故程子劉質夫之說為當

然程子必以卿大夫而下皆不親迎則又悖於士昏禮詩國風之說蓋亦誤矣或曰然程劉氏之辨明矣而胡氏又從而主諸侯親迎之說何也曰胡氏蓋惑於公羊子不稱使之說求其傳而不得是以反程子之說而從之夫大夫來逆女而不稱使蓋昏禮自有主昏者故不得以君臣之例稱之而祭公劉夏皆不稱天王之使也胡氏不察復取親迎之說以實之彼不知天子諸侯親迎之禮若果有之則周禮不應不載今自天子巡守會同諸侯朝覲邦交之外無出疆迎女之禮其他不見親迎女家之證獨記有所謂冕迎於所館故曰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今不詳禮之文而欲令天子之尊下屈侯國諸侯之重越竟而娶使後世如任人問屋廬子之類姍笑先王之禮拘泥無權而不可執守豈非儒者講禮不明之過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杜氏註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穀梁傳婦人謂嫁曰

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
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
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
也○程氏傳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劉氏
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作帛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何氏曰春秋孔子遠害其說口相傳授至漢公

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程氏傳闕文也當云紀侯

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

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也公穀皆作伯

胡氏傳凡闕文有斷以大

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則葬成風王不稱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也闕之而慎言其餘可也必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

范氏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

夫人者隱之妻

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傳隱公夫

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曰小君婦人從夫者

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胡氏傳卒則書

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君在而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

待君薨而合祔也今世后雖先崩必俟祔葬於山陵

蓋古之遺制歟

鄭人伐衛

陸氏纂例曰成公以前侵伐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

者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胡氏傳凡兵

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

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
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疆而能左右之曰
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內書敗曰
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 ○左氏傳鄭共叔

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段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

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程氏傳諸侯舉兵而侵伐人

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於已則當

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

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

道也今鄭聲罪而伐衛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人

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胡氏曰伐而服罪則不書戰此義推之一經皆可通矣

三年春王二月

程氏傳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三月在三月則書
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
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
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杜氏註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
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
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今釋例以

長歷推經傳此食是二月朔也。穀梁傳其不言食之

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杜氏註見桓三年

○公羊傳日食則

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

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

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孫氏曰凡日食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俱失也皆歷象錯亂太史職廢

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故春秋詳而錄之以正其罪。劉氏傳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

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也

○程氏傳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

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

何氏公羊傳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

者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胡氏傳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

有食之災咎之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

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九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

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陰盛

陽微之證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

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呂氏曰日有食之有常度矣而春秋不以爲常度而

不顧也以爲日者人君之象德有不至陰而侵陽則日爲之食遇災而懼日夜修省以塞天變則禍亂可息苟

以爲常度而不顧則殃咎隨之危亡日至其應如響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不

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左氏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

以庚戌故書之

劉氏權衡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

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

戌則天下皆謂直以庚戌崩也以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

欲改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偽者乎○程氏傳崩上墜

且於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胡氏傳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

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

誅不書而自見也也天王之喪不得越竟以奔而脩服

於國卿供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

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王者之喪安得以

為脩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

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征討之事越竟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杜始終存沒之義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氏註不書葬魯不會○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周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書葬者四周告之而魯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在春秋之後也春秋之書葬皆我葬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作君

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呂氏曰左氏以紀子帛爲裂繻以君氏爲聲子凡若此類皆傳

寫之誤而左氏不知從而穿鑿妄爲之說吾知左氏之出其後聖人也遠學春秋者其可以爲據乎然則謂之

尹氏者正也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陸氏纂例臣无外交之礼今死而來赴故

書以 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常山劉氏

曰尹子稱氏者起其世繼也節南山之詩曰赫赫師尹

不平謂何尹氏大師秉國之均然則尹氏世秉周權以

長乱階從來遠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

○程氏傳古者

又以子朝奔楚皆書曰氏其然可監矣

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

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

其卒書曰尹氏譏其世繼也

胡氏傳或曰世卿非礼裳

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

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大

據位而莫除人主孤立而无助國之不亡幸尔。○劉氏傳曷為敗世卿古者寰外諸侯嗣寰內諸侯祿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氏傳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公羊傳武

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

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劉氏傳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其

曰未君何百官總已所於冢宰三年。○胡氏傳夫百官總已以听冢宰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

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

○穀梁傳歸死者曰期歸生者

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

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

可知之詞也交譏之。程氏傳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遣武氏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天王之喪同軌畢至況侯甸來衛之國兄弟昭穆之親哉周之於魯固不當以往來之禮論也然惠公仲子之喪冢宰歸賵而王室之賻至勤武氏子之來求平王之葬不遣一介而往會隱公於君臣之大義廢缺如此固無以訓其臣子矣夫以諸侯之不臣如此而為政於王室者不能困心衡慮輔王修政以討之

顧乃遣使徵求隨體瀆貨以取輕於天下此春秋所以直書而交譏之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君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以著代也不曰薨異內外也名之降於天子也。程氏傳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

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尋盧之盟也

盧盟在春秋前

○程氏傳天下無王諸侯

不守信義數相盟誓將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則

書之

劉氏傳何以書會盟之事告則書曷為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常也於王者之制

則非杜氏註石門齊地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羊作繆後九以為謚者同

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

諸侯五

月同盟至

同在方嶽之盟

大夫三月同位至

古者行殺不踰時

士踰月

外媮至。○程氏傳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
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陸氏纂例五
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

正禮諸侯皆合請王謚

從而書之

以見非禮。○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
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
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
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
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
號而不葬者宋鳩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

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氏註杞國本陳留雍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

婁鄉○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

利兩書伐取以彰其惡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先書伐國後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

也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或是邑或是附庸不當取也

不是其爭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其有本是其邑及

奪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詞請於王而

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詞言之

○程氏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

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胡氏傳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

其惡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陸氏釋文君父言弑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也

○左氏傳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
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立○泰山孫氏
曰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斯聖人教人君御臣子防微杜漸之深戒也蓋以
臣子之惡始於微而積於漸久而不已遂成乎篡弑之
禍如履霜而至乎堅冰也若辯之不早則鮮不及矣○
程氏傳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

人亦以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不可例拘也○胡氏傳使莊公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

位定矣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復使與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篡弑所由作也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矣故春秋書之以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趙子曰簡禮而會曰遇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何氏註古

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陸氏纂例古者遇禮恐諸侯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者故書

曰遇公羊穀梁並是說遇本意○程氏傳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當日遇非周禮冬見日遇之
遇也 ○左氏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

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制廢壞諸侯各逞其欲會盟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無國君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陳今陳國陳縣蔡今汝南上蔡縣○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

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
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擊鼓之詩以為
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是以書衛人○程氏傳宋
以公子馮在鄭與諸侯謀伐之也樓諸侯以伐鄭固為
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
其惡甚矣胡氏傳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請討之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
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
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翬魯大夫公子翬。○左氏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程氏傳：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再序四國，重言其臯。胡氏傳：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誅討亂臣賊子之法嚴矣。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茲逆之人，積其彊惡，非一朝一夕辯之宜。早隱公不能辯，是以及禍。○泰山孫氏曰：翬不

用長判

氏未命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氏註濮陳地水名○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何氏註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程氏傳衛人衆詞也舉國殺之也。○陸氏纂例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者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無所累也。○胡氏傳其殺州吁石碻謀之而使右宰醜泣也變支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

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

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立君非以尚賢所以

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長亂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程氏傳書

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

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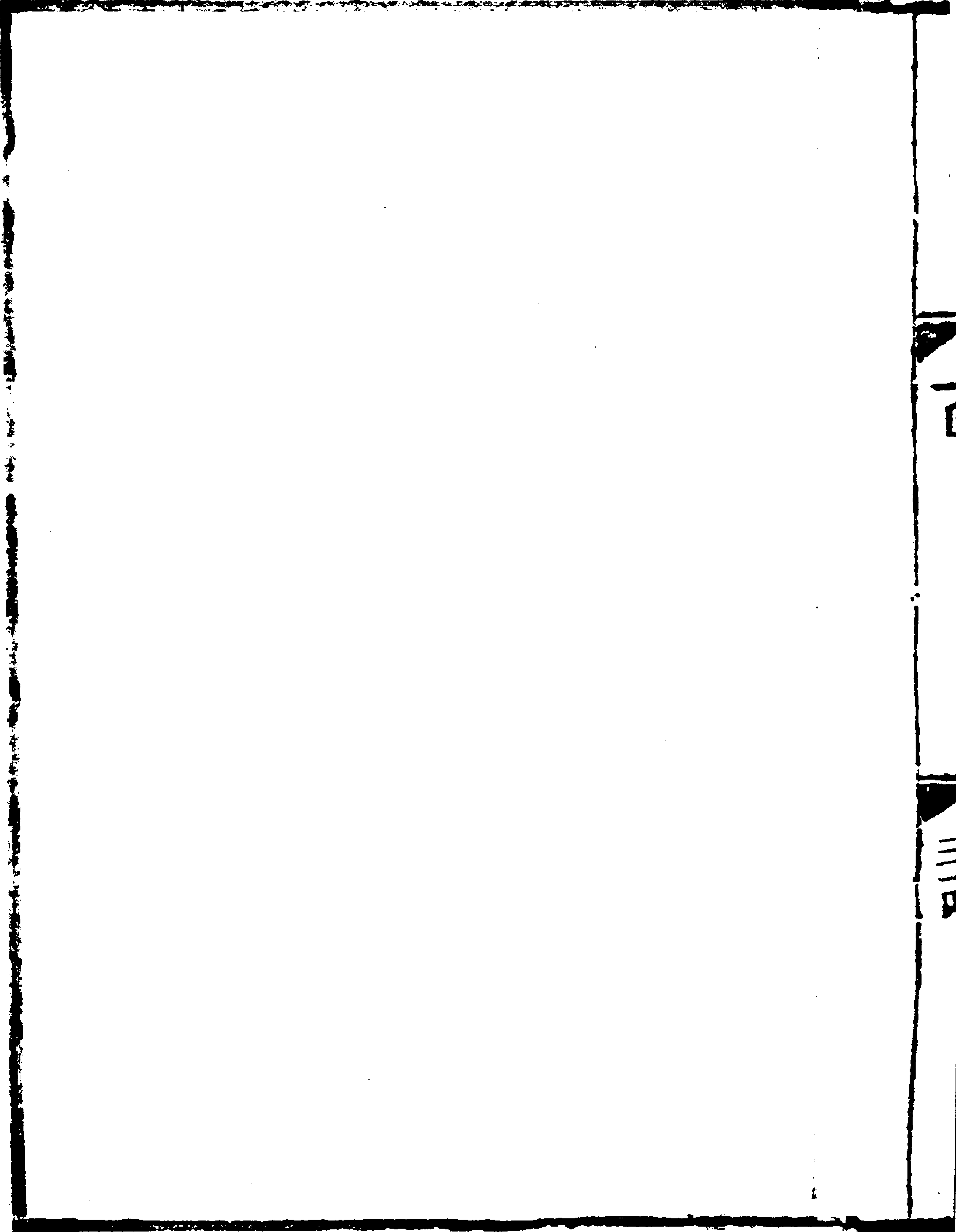
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

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

立也○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疑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衆人以爲功一時以爲善者聖人以必立大中以正之所以示皇極之道而較著一王之法也

春秋卷第一



19

1111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傳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

公羊傳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武棠亭正義曰舊說棠魯地

據公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左氏傳公

將如棠觀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

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

六十三十九

龔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

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

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

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僖伯稱

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穀梁

傳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

非正也○程氏傳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

非道也泰山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

巡守諸侯朝天子曰述職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隱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矣○許
氏曰廢政勤民般樂于
遠蓋公畏天之志荒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傳衛亂是以緩

有州吁之亂
十四月乃葬

○泰山孫氏曰討賊

則書葬○程氏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送終大事也

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箦而沒豈苟然乎

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胡氏曰謚者

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

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
謚爾春秋於邦君之葬從其私謚而稱公所以罪不忠
孝之臣子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郕公羊
作盛

公羊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
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
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杜氏註東平剛父縣西南有
郕鄉○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程
氏傳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

喪爲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胡氏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紀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景氏曰考落而成之

與宣王考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

室同意

杜氏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

其母也志為別立宮也○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胡氏傳

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故為別

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來贈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贈

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

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

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陸

氏纂例曰凡改舊而遂以為常者則曰初稅畝及六羽

是也。○孔氏正義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高郵孫氏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左氏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劉氏權衡曰左氏云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均於六佾無乃同之乎且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舞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以此推之則是衆仲之誤而隱公從之爲非禮無疑。○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

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

者何天子之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

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昉猶始也前此

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程氏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

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

此用八佾之僭也仲丘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

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常山劉氏曰魯僭

天子禮樂孔子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論衆仲言樂之失當以劉氏之說爲正論聖人書初之旨當以公羊程氏之說爲正後世皆以六份爲魯之所當用者不考於周禮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郭以報東門之役

○杜氏註邾主兵故序鄭上

胡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

盟征伐以主者爲先因事之變也

○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

還也

會盟征伐必先主者胡氏之說當矣然以為衛州吁
 告於宋事與此同則豈亦未深考其實哉州吁之辭
 曰君為主推其主於宋也邾人之辭曰敝邑為道以
 主兵自居也豈可謂同哉會盟征伐之先主者正公
 羊所謂其會則主會者為
 之也垂隴之盟先宋公陳侯鄭伯後晉士穀伐許之
 役先鄭伯而後晉荀偃蓋春秋之際名分尚明故王
 人雖微而必列於諸侯之上霸主之卿亦不敢位諸
 侯之先春秋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若胡氏釋四國
 伐鄭之師齊衛圍戚之事左氏以後論滅下陽
 之役皆謂聖筆以意易其主兵之人豈其然哉

螟

杜氏註蝨食苗心者○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氏

傳書螾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天事故書

胡氏傳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

天詩去螾螽害稼也春秋書螾記災也聖經以為大事而書之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氏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

葬之加一等

胡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

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 ○杜氏註大

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宋人伐鄭圍長葛

杜氏註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左氏傳以報入郭

之役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又

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程氏傳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陸

氏纂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皆書之其事輕重等不可偏遺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

杜氏註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者納也。鄭人

請和來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翬會伐鄭之怨也。胡氏傳

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

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

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
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
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
可乘之際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
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
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
人伐宋得郛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
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耳苟以爲利則
爲人臣子者且將懷利以事其君父而大夫士庶人交

征於利不至莫奪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為國者

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劉氏傳輸平猶致成也湯

為致成爲伐鄭故致也然則何致致枋田也其曰來使人也其曰輸有挾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杜氏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左氏傳始平于齊也

杜氏註春秋前與魯不平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

過則何以書四時具然後為年何氏註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

順四時之正也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程氏

傳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註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程氏傳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許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三十二

成

何氏註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

也

程氏傳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

○高郵孫氏曰媵不當

書而書者變例以見其賢也紀侯去國紀季以鄰入齊

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鄰以承紀之宗祀紀之國

侵削殆盡其所存者宗祀而已而叔姬不以國之存亡

易其慮惟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蘇氏曰書叔姬賢之

也吳無君無大夫賢季子而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猶是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獨可以廢賢乎

媵侯卒

杜氏註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左氏傳不書名未

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覺則赴以名告終稱

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劉氏權衡曰天下有道王

岳以聽黜陟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死則相恤朝聘通

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共憂則朝聘

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云同盟則赴以名蓋緣此

也言同盟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陸氏纂例

曰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豈忍稱君之名以赴列國

禮固不爾且禮篇所錄亦曰寡君不祿而已凡曾同會

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春秋諸侯卒不同

盟會凡五十二人不書名餘並書名 ○程氏傳

不名史闕也

趙子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

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

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春秋唯九人卒不書名檢尋

事迹並無朝會聘盟之事所以不知其名耳是其明證

也。○胡氏傳：勝侯卒，何以不書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勝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彊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比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勝鄰竟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杜氏註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左氏傳書不時也

泰山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小大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園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此年夏城中丘桓五年夏城祝立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是也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程氏傳為民立君

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

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閼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陸氏纂例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左氏傳齊侯使夷
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
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
與則何足以講好而修睦哉王室不綱典禮大壞無禮
義之交而惟彊弱之視或附大而結好或畏威而共命
故小國則朝而不聘大國則聘而不朝故來朝於魯者
非邾莒紀薛則郕杞曹滕皆小國也魯侯之如者惟齊
晉楚三大國而聘於魯者則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

魯臣之所如者亦唯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程氏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趙子曰將命國之大事此譏弟也。○胡氏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

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人之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左氏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

也

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宋平故懼而伐邾以求宋

○胡氏傳宋人先取

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程氏傳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子使允伯來聘

杜氏註允伯周卿士允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允城

○程氏傳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我伐允伯于楚丘以歸

杜氏註楚丘衛地○左氏傳初我朝于周發幣于公卿

允伯弗賓又主使允伯來聘還我伐之于楚丘以歸○

程氏傳言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我得以

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允伯有失

節之罪泰山孫氏曰書楚丘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允伯不能死位○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

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
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
使則皆官正治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我
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
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許
氏曰王靈旣竭我索不勝於是夷狄
陵中國而侮王室政刑不修之咎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杜氏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

東北有垂亭○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

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大丘即垂也○程氏傳宋忌

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劉氏傳垂者何吾近邑也何以書接乎我也我未有接之者其曰接乎我何諸侯之遇于我者雖無事焉必以禮交之道也餼牽云乎芻米云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公羊穀梁作那

杜氏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

琅邪費縣東南○公羊傳那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

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

焉

范氏註穀梁傳曰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也魯周

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

○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禘易許田三月宛來歸禘不祀泰

山也

杜氏註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故有周公廟鄭桓公宣王母弟

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禘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禘易許田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廟也○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禘易許

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禘

者地旣輸矣未易許也○程氏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

畿之內曰許鄭有湯沐之邑近於魯曰禘時王政不修

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禘易許田各取其近者

故使宛來歸禘始以禘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

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胡氏傳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
守矣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枋

公羊傳入者何難也○程氏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
而彊入之也○劉氏傳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何枋
非我有也何言乎枋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也有常
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

襄陵許氏曰春秋撥亂務謹名分書我者

以義立辨者也非所有而有之則與物亂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氏傳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伯彊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也

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故楚邲教告喪而伍舉更
其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然則諸侯之名自
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
朝會聘告之有證也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
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
爾豈特辨等之一端而已哉胡氏至謂春秋革周之
制而欲諸侯以名赴此又求之過者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呂氏曰其不名史失之聖人不得

而益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翬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氏註瓦屋周地。穀梁傳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胡氏傳大道隱而家夫天下然後有諸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繁而要約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書參盟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

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譏盟詛以信待人而不疑也凡此類蓋有不循周制者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作包來

左氏傳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程氏傳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陸

氏微旨凡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偃晉處父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言小國也非大夫所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莒之罪也○劉氏傳非公之棄南面而下與大夫盟也

螟
程氏傳蟲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

胙之土

而命之氏

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

諸侯以字

諸侯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

為謚因以為族

或使即先人謚用族

官有世功則以官族邑亦如

之

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稟之時君

公命以字為展氏

無駭公子展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

○程氏傳未賜族稱名而已○啖氏曰魯卿既

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

明非怠慢也俠無駭是也餘公不命之卿無書卒者責

不尊王室

胡氏通旨曰春秋雖尊君抑臣而寵遇大臣必以禮正大夫書卒者示恩禮之有終也其

不卒者或正其分或討其罪也以命則或再或三祿則或四或倍非正大夫其禮殺矣柔溺結之不卒正其分

也者○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

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姓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族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

著治亂之理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傳曷為字下大夫也

天子之下大夫四命○何氏註古者諸侯順軌有德行

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穀梁傳聘諸

侯非正也胡氏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以聘諸侯為非

正何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若是起故亦有聘問之禮焉

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程氏傳

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此常禮也春秋之時

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

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見答失道甚矣胡氏傳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

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贈葬者四

則問於他邦及齊晉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安得不自

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

得已焉爾矣

隱公十年之閒率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得非以魯

為周公之冑而欲親之與公不知尊王明義以正其

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劬而王
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弒萌隱公之惡積不可揜如此
乃欲修區區之小讓以成名後世或以賢君稱之何
哉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而知隱公
之罪不可勝誅蓋不特譏天子之失政而已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氏註三月今正月○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
雨雪志䟽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
目之也○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

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程氏傳
陰陽運動有常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
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震電
不時災也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劉向日夏正月雷未
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
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
也

挾卒

公羊穀
梁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註挾魯大
夫之未賜族者○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

三六

三七

三

爵大夫也不成爲君也

夏城郎

杜氏註郎邑也高平方與縣有郁郎亭○左氏傳書不
時也○胡氏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邑無首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
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
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
城郎皆以夏則妨農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踰時又
當分財用平板榦議遠邇略其址具餼糧度有司量工

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兩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左氏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

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民人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欲中者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九書會者皆譏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存乎其意則直罪其非王事相會聚爾胡氏傳左氏稱宋公不王而謀伐宋則防與中丘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謂之王事可也始則私相會而爲謀于防中則私相盟而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

而深為利取二邑以歸諸己
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非公本期

○程氏傳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

師于營。杜氏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

陳也。左氏例敵未陳曰敗某師。○營宋地。程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

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劉氏傳曷為或言戰或不

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左氏傳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寅鄭師入防辛

巳歸于我。○杜氏註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

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類

進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公羊傳一月而

再取甚之也。○程氏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胡氏曰內大惡其辭

姚小惡直書而不隱夫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甚焉者若成公取鄆襄公取郟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郟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傳蔡人衛人邾人不曾。王命宋也。秋七月鄭伯入

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程氏傳鄭勞民以務外而

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作載鄭伯伐取之。

杜氏註戴國也。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左氏傳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矣
 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
 怒故不和而敗○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
 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胡氏傳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殘民之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魯伐宋也宋以公
 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
 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

假以逞私忿耳

胡氏傳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杜氏註薛魯國薛縣○劉氏傳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趙子曰朝聘諸侯必有媾媵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程氏傳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之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安乎○泰山孫氏曰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朝之齊晉宋衛未嘗朝魯

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疆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奔走來朝而不暇者土地狹隘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

天子之事不得踰竟凡書朝至者皆惡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一經外

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皆在於王所而不在於京師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朝之禮一施於疆國天子名存而已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

○劉氏傳

其兼之何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

非禮也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不待有德而

朝之雖不旅見亦非禮也意林曰隱公之志也已驕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固人臣也魯不敢同日而參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註時來邾也莒陽縣東有釐城○左氏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註許潁川許昌縣○程氏傳書及內為主也非為

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陸氏纂例曰凡魯與兩國盟及用兵而言及者乃是

魯為之主若諸侯大夫會而盟及用兵悉是盟主所召故徃就之非魯起意故悉不言及唯僖四年及江人黃

人伐陳是齊所命以我及江黃同行耳非魯主之也又
僖五年公及齊侯會王世子尊王世子齊不敢爲會主
故不言會齊侯而○蘇氏曰急曰及緩曰會○左氏傳
言及也並變例也○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
螫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旣伏其罪矣雖君有命
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泰山孫氏曰公二
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敗宋取郕取防會時來入許
連兵自恣以爲無道其惡甚矣○胡氏傳隱公即位十

有一年矣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甲兵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防取郕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彊於善豈有鍾巫之及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施

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
理明矣不可不察也而不知方且夏與鄭伯會秋及齊
侯鄭伯入人之國至冬遂及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
劉氏意林曰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
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趙子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
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
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閭幃不脩也故宗嗣素定
之兵權散主之閭幃嚴飾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

受託冑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左氏傳羽
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使營莧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
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
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
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弒
公子寯氏公羊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
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
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
吾為子口隱矣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
弒隱公於鍾巫之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弒君
之罪加寯

四十五

二七二

和

氏而不能正法誅
之傳言進退無據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高郵孫氏曰弑君不地不忍言也春秋之法外弑何以
言弑內弑不地所以辨內外遠凶變養忠孝也

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

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

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

劉氏傳君弑臣討賊猶親弑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
不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

之終事也其義未終
故不敢以急葬也
○胡氏傳致隱讓國方不以正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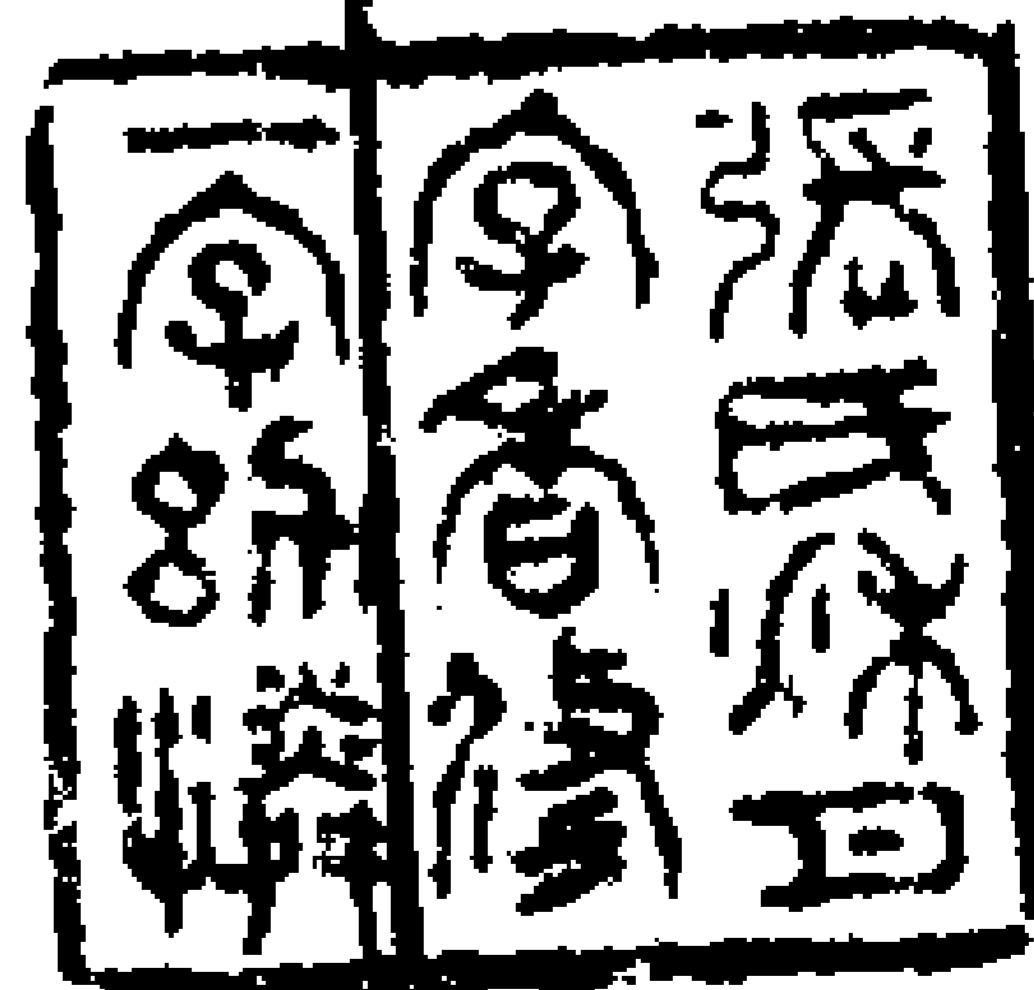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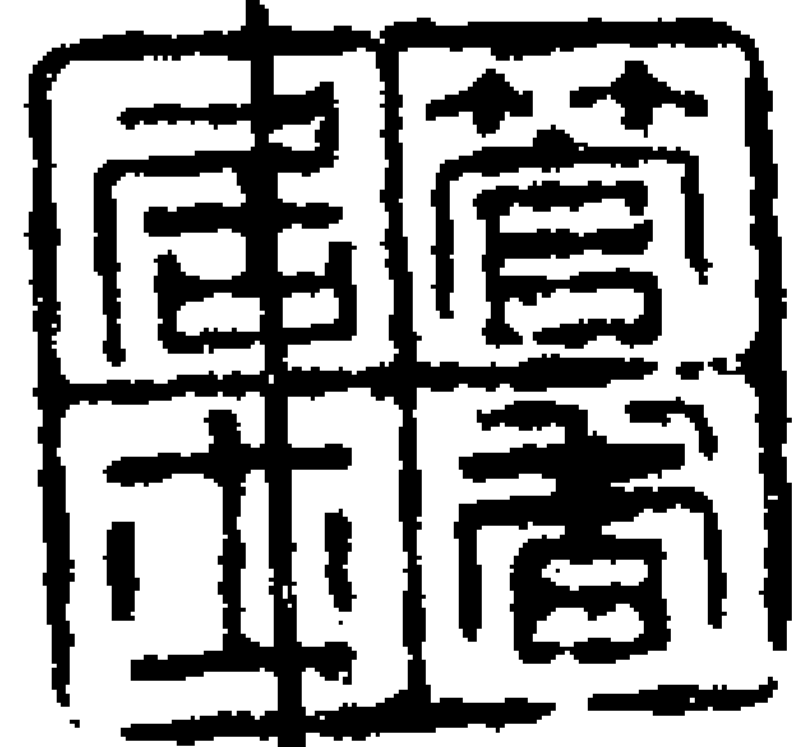
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

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管夷吾將老焉是

猶豫留時辯之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人見弑魯史必
以實書而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
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
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
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
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
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

春秋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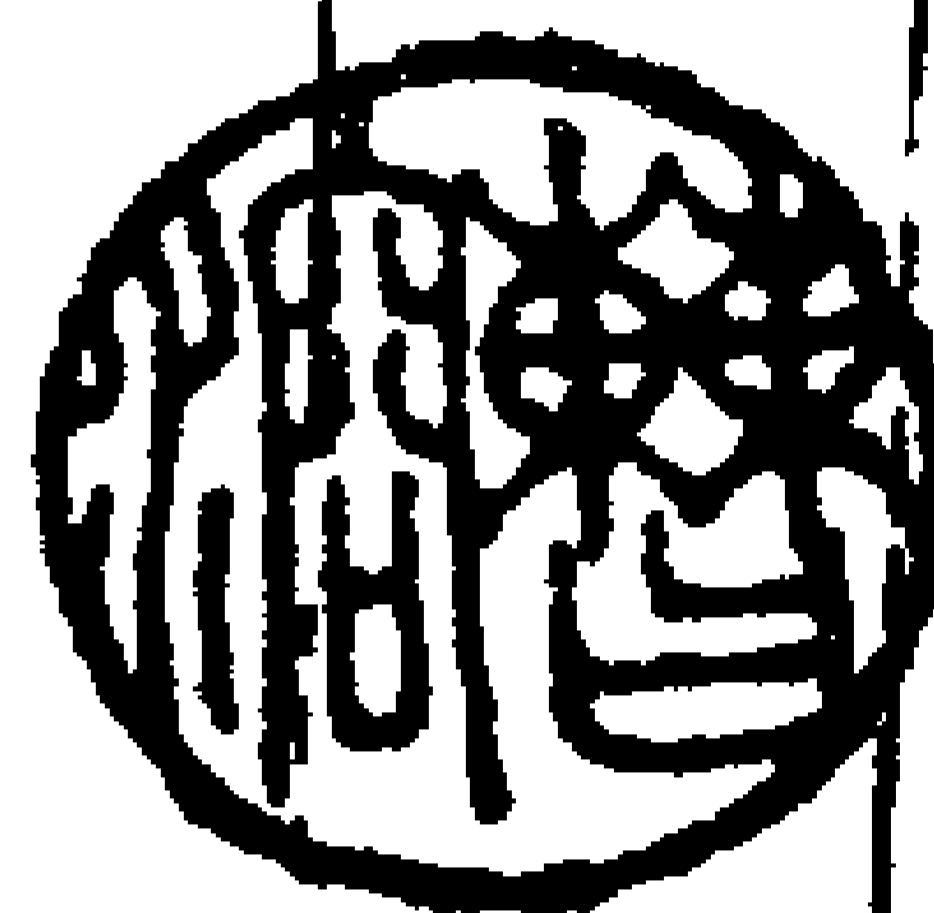
延祐甲寅李教授委戢校正捐俸補完



二二六

春秋卷第三

桓公



張洽集傳

德

德

言昭

嚴氏

修

名執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氏傳桓公弑君而立不夫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弑君

之賊將而必誅已弒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謂王室為弱弒君之賊力不能即誅二年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絕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生當見誅於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

踰年始改元者繼父業成父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

意也

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

服

○胡氏傳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者其弒隱自立

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

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

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又攝而不歸疑

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

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

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

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

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也

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

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

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也

其欲授桓所謂推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

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

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

此據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

欲其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

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其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氏注垂大丘衛地○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魯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公主之許田之為魯自周公始焉易之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為之諱也此蓋魯邑也

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意林曰許田

詩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 ○左氏傳公

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後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

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穀梁傳會者外

為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

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

之邑之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

之不朝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范氏注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

○程氏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

受祊而未與記及桓弒立故為會而求之後加以璧朝
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

國惡禮也

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桓為未足而益之以璧爾

○胡氏傳魯山

東之國與祊為鄰鄭幾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

各利其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

欲之私放於利則必至於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

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

極陳利國之害皆按本塞原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

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不顧是有

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其為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紉成也

杜氏注公以墓立而修好

於鄭鄭因而迎之以成禮

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程氏傳弑君

之人凡民罔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

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居凡為災則書○

程氏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

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程氏傳桓公無王而

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

○公羊

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

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

繆公逐其二子馮與勃曰爾為吾孺生母相見死母相
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致國乎君者以
君可以為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
乎與夷此非先君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先君其逐臣矣
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

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

景氏曰魯公逐子馮而致國乎與夷自以為不廢先君之舉而

不知馮之賢不及與夷非有推讓之誠心也馮之在鄭未嘗一日忘宋鄭之於宋未嘗一日不欲納馮與夷既立而與陳衛蔡與師于鄭者數矣是與夷欲除馮之害而伐鄭也馮安得不恃鄭之援而欲得宋哉督弒與夷為馮故也故公羊於隱三年傳稱莊公馮弒與夷是探其心而言之耳

及之者何累也曰君

弑臣曰殺常也孔父之死不以殺為文而蒙曰及者所謂累者謂是也

弑君多矣會此無

勞

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會荀息仇牧無累者乎

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矣其義刑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

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

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

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左

氏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

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穀梁傳孔父之

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孔父，○

纂例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程氏傳

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權衡曰：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

○胡氏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

弑死於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故春秋著其節而

賢之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擅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心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子首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胡氏傳

隱末年滕侯稱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
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
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
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
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
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
公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愆也已不能
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
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
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
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夫不曰春
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
行交作仲尼有聖德而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
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
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
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
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

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聖王制朝事之禮固曰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耳
滕侯昔嘗朝隱公矣桓公弑之而篡其位今才二年
縱不能請於天子謀於同列聲其罪而討之以正君
臣息亂賊獨奈何先天下而朝事之乎春秋於桓公
之編正月不稱王宰臣來聘則名之穀鄧來朝則名
之邾莒牟來朝則人之及死而錫命則王不稱天蓋
修理三綱之書視瀆亂綱常之人惟恐王誅之不加
而深痛與之爲禮者敗德失刑也滕君首朝烏得而

無貶滕自齊桓盟幽而後自貶其爵而列於子聖人
因其後日之自貶而於此貶之若曰滕之失爵自此
始也與吳楚杞之貶稱子同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注稷宋地。左氏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
華氏也。督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
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劉氏
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為不言平之保
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

亂則不可

任氏曰宋已亂而其曰成者何也蓋宋之亂諸侯皆得討之而有人心者亦莫不欲討也

向使四國未有此會則魯尚無見討之懼而莫之自安

魯與四國受其賂遂華魯之惡以立公子馮而後諸

侯莫之討矣謂之曰成豈不宜哉○徐邈曰宋雖已亂

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

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尊

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

亂昭公之孫○胡氏傳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

皆指事而書

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

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殺其人壞其室塗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

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懟也桓與諸侯會而受賂

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
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
臣子欲盡隱之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
華氏猶爲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
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脅弑嬖般
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
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
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
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

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嘗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其是非也穆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

次然後見其罪矣

纂例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

不俟傳注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復人君此類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見正月烝又五月烝則知黷祀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杜氏注郛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郛濟陰城武縣東南

有北郛城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郛大鼎

之璧垂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論郛鼎之名煩碎無足取焉○穀梁傳桓內絃其君

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

為弗受也○程氏傳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魯鼎賂魯齊

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

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

致也○左氏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饗昭
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紃紼昭其度也藻率
鞞鞞鴈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
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
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
違而真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
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鄧鼎在
廟章孰其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胡氏

時政論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

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華督有不赦之惡四國會稷以

成其亂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正誠自以為利也

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

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豐突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之

亂數十年間四國弑逆皆幾喪亡則以昧於履霜之戒

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於策明

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左氏作杞

左氏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桓

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

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程氏傳凡杞稱侯者

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夫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或問紀侯州公來朝何以不貶曰滕以始朝穀鄧以遠邾牟葛以衆特出三者以示法其餘則從同同

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注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孔氏云賈服以鄧為國言會于鄧國

都釋例以潁川鄧城蔡地其鄧國則南陽縣是也以鄧本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之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疑非國 ○左氏傳始懼楚也

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楚武王始僭號稱 ○胡氏傳楚王欲害中國蔡鄧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
遷僭號稱王馮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
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之懿親爲之服役終
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信
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
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彊弱
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身盛衰之由可
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

之道矣

許氏曰蔡鄭之懼象在震之復矣震遂泥其何以光大

九月入祀

穀梁傳我入之也

不稱主者內之卑也

○程氏傳將軍師少外則

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呂氏曰入祀微者也其事

弗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

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為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

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

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

書勳勞於策。○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至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公至自夾谷。○穀梁傳致四處耳。趙子以為魯地則至以地。此說是。

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見襄二○常山

劉氏曰君行其致必書於法當然也。古者諸侯朝會有

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

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逾歲而後得反觀其

所書而其亂自著矣。然必因其告廟而見於冊書者則

春秋可見而紀其不告者則史所不載。春秋亦不得而

書焉。胡氏傳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爾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

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

程氏傳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

公弒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我盟故

危之而書至我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夫居夷浮

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穀梁無主傳見元年○程氏傳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

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不王也

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

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

矣又有以此為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
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
今二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
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
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耻使
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
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
○左氏傳會于贏成昏于
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杜氏注贏齊邑今泰

山贏縣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劉氏傳晉命者
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

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

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

曰當此之時齊僖公自以為小伯見於國語而狄人迫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防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做此所謂胥命者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東遷以來主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黍苗之

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絲林焚荆楚僭橫莫有任

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

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

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讓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

不以爲異然後彊者乃敢專之故蒲之晉命正齊桓
 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謹書之志王命不行列
 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欲稱王則齊魏會
 于筮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於齊
 僭竊交私百准一揆故知晉命者春秋謹書霸政擅命
 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已見二年公穀並作紀
 至此年左氏穀梁並作杞

左氏傳杞求成也○程氏傳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
 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媯大國服小

國者得意也天下無主而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杜氏云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

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相奄密故月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

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 ○程氏傳既盡為異大也 ○胡

氏曰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何休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氏傳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

無嫌也。○泰山孫氏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為萬世法。夫夫婦婦，風教之始，人倫之本也。可不重乎？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杜氏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公羊傳：諸

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
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妻氏○左氏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
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
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偕行公不自送於小國上大夫
送之○穀梁傳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
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
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
踰竟非禮也○程氏傳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

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公羊傳曠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也公受姜

氏于謹不以謹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謹也故曰夫人

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胡氏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

授受之義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父母兄弟越竟

而送其女者以公子輦往逆矣為齊侯來乃逆之于謹

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

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
矢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
人國之大事故詳二說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程氏傳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程氏傳書有年紀異也
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
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

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惡有聞故大有年則書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大惡是行何道而有年乎書有者不宜有也○胡氏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兩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

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公羊傳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何以書侍有年也○何氏注特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滅人民將去國喪無日賴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

何氏注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虛設故因以捕禽獸

所以共承宗廟不忘其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冬曰狩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

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啖氏曰蒐狩合禮者

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

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

蒐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

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

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周禮爾雅並同此義○杜氏注周之

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

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擇山澤間不殖之地為之若鄭原圃秦具園是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

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魯狩之常也大野是也傳哀十四年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昌間比蒲皆非地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遠也

程氏傳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劉氏意林狩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

謹於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謹其微而後王德全矣○胡氏傳達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其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劉氏傳宰者何官也天子之冢宰也天子之宰通乎天下渠伯者何爵也糾者何名也天子大夫不名其曰宰渠伯糾何譏何譏爾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又不受命

王弗能討糾為冢宰而親聘之是崇亂也意林春秋於大夫莫書其

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也宰天下者莫名

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

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

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

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與也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

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

行當此二者會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賞刑之

柄以御下者士也論賞刑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

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

以誥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

大常也大宰所掌而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

為亂首承命以聘篡弑之賊乎故貶而書名以見宰之

非宰也又曰咺賈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

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

未受封而糾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

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弘因相得封蓋欲倣古重

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
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
意○程氏傳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
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
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云
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
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氏曰甲戌下脫也

巳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趙氏曰

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同州公○程氏傳齊為諸侯而

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劉氏

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為疾之齊侯鄭伯

將襲紀以朝從焉紀人知之而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

尊不朝平卑大不朝平小彊不朝平弱不正其為詐以

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

意林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

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効也故云兵莫憚於志莫邪為下矣○胡氏曰外相如而書者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僭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候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

何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程氏傳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

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知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而使其子代行也○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

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

不以其賢也使之以其能也知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野耕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

吾令力

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道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幕門老而不能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以住拘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范

氏曰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陸氏微旨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不待貶絕而
罪自見者也○公羊傳從王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

臣從君之辭

常山劉氏曰周衰諸侯皆叛莫有尊王而從命者惟此年王以蔡衛陳人伐鄭而聖

人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曰蔡衛陳皆稱人微者乎曰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子者若從王則亦不得以名舉以尊厭卑亦云宜矣○左氏傳王奪鄭

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

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

人屬焉戰于緡葛蔡衛陳皆奔王卒潰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程氏傳王師於諸侯不言

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胡氏傳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哉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

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劉氏傳曷為或言雩或言旱或旱而雩或旱而不雩旱而雩禮也旱而不雩非禮也雩而雨則言雩雩而不雨則不言雩○泰山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

至建申之月失其常則書

左氏傳凡祀龍見而寧○杜氏注寧之言遠也建巳之月

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為百穀祈雨

謂之大者寧于上帝天子

寧上帝諸侯寧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寧于山川百神

禮也寧于上帝非禮也噫是時周室既微王綱既絕禮

樂壞崩諸侯之僭者多矣舉于魯則諸侯之僭從可知

之矣然春秋魯史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

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此年秋大寧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

月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
旨微矣。程氏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
雩大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
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
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
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
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
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
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劉氏意林曰為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成王其感歎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蝻

杜氏注蝻蝻蝻之屬疏云陸機云蝻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似蝗而小般黑其股狀玳瑁

五月相切作聲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程氏傳蝗也既旱

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

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孔氏曰稱公者或嘗為三公

之官若號公之屬也○杜氏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其末是也將有

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公穀作邲

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杜氏注

三三〇

七二

七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大閱簡車馬也

孔氏曰狩于郎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狩于郎禚

主為遊戲田獵從禽故斥公以譏其由私欲勞民也大蒐大閱國之大事它有所譏非以公私欲而行故不書

○泰山孫氏曰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

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胡氏曰以鼓則王執

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綬諸侯下小綬其禮固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

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害農失政甚矣

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程氏傳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言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襄陵許氏曰桓蓋聞齊圖紀之謀周伐鄭之事是以飭城守闕武備蓋其謀國知此而已觀其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陀

左氏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陸氏曰陀雖逾年本篡弒之賊故不成之為君與無知同○程

氏傳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

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

人之公也

陸氏微旨曰淳聞於師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佗殺太

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胡氏傳不成佗之為君

以賊討之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

人知佗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

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

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齊侯納其賂

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及其見殺則書位蔡般
弑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
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
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
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吉負
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間名於申繻命之曰

同。杜氏注同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
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程氏傳家
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胡氏傳適家始生即書于策
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
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
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貴於
得人。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常山劉氏曰立
嫡三代之達禮。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由此道也。周衰名分不明。而民志不
定。是以上惟私愛之拘。下有長亂之階。其禍非一日矣。
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亂。

也子同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配嫡奪正之事何緣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亂諸侯之國如此不可勝紀苟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大居正所以爲萬世法可不戒哉○胡氏通旨憲問子同生公羊謂喜有正伊川謂適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然則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答日記子同生明與子法也按左氏載舉子同之禮即太子之禮也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爲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絕矣配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子亦見殺出姜婦魯其生不見于經蓋仲尼削之耳董氏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正謂是矣鄭忽衛蒯聩出奔宋痤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于大臣皆其君父不知此義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

劉氏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氏傳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胡氏傳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成敗榮辱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春秋卷第三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傳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

盡物故書○程氏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

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

廣之甚也胡氏曰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易稱

心以及物故至於鳥獸若

草木裕焚咸丘淫獵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杜氏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劉氏傳此同時其特

言之何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者也。杜氏云不總稱朝各自行朝禮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

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

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胡氏曰鄧侯相繼朝桓即大惡之黨也故

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

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程氏傳臣而弑君天理滅

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

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

則邾人葛人牟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

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居春夏以長育為事所以生物

王者繼天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王

者繼天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

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獨於

四年七年闕焉者大司馬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及冢宰下聘恩禮加焉

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去秋冬以見天王之不復能

用刑也田恒弑君夫子沐浴而請討以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及穀鄧自遠來朝則

天下諸侯無可望者矣故七年去秋冬以見諸侯

不復能修其職也其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氏注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見瀆

五十七

二

二

亦

也胡氏傳按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陸氏纂例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春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烝高郵孫氏曰不書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失禮者猶釋也祭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

己卯烝丁丑烝之類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

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乃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或世字叔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程氏傳魯桓公弑立未嘗朝

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家宰於

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重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
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臯陶賡歌以元首股肱為喻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贈仲子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聘桓公錫桓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黷黷

三 示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程氏傳正月既烝矣而泚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呂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程氏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

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

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遂繼事之詞

也○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

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何氏注

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逆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天下之母逆后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

○穀梁傳不正其以宗廟之

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注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也○公羊傳其辭成

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

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劉氏傳自

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

也意林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

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
觀群臣也則不敢以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直之道

王化之本也。○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通行曰王后歸于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食亦反

左氏傳曹天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穀梁傳朝不言使

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孔氏曰天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稱朝也○意林曰古者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坐不主與享食不為粢祭祀不為尸不敢乘父之車衣其衣所以示民有尊也如之何其以諸侯朝哉此後世之所以多子海

也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
 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
 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已曹伯使朝之命則父與魯皆免譏是有爭子○常山
 劉氏曰九年冬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
 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
 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
 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
 來世子之非也交譏之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魯桓當以滕子穀綏

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
則人道滅矣○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何也十者盈數
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
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
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注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穀

梁傳弗內詞也

劉氏傳不者正詞也弗者遷詞也○范氏曰倡會者衛魯至桃而衛不來故書

弗遇以殺耻

○趙氏曰書弗遇者乘衛侯之無信○呂氏曰

公與衛侯為會而衛侯弗至其無信可知春秋之世專

討利害不顧義理如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魯以周班後鄭鄭

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

來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 ○程氏傳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常

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為不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于文則彼曲我直其

義坦然我則有詞彼及悖道從以興我故特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 ○劉氏意林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

已而應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 ○劉氏傳戰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

何以不言耻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

3

禮故徵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
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旣不以
道盟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
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
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
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豐突之際
其禍潛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

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
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
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傳昭公之敗北我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
從夏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

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子于鄭莊公
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
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劉氏傳
曷爲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自討也稱
人以執者非自討也○春以厲公自宋公執人權臣廢
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號稱字者莫不命大夫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程氏傳突不稱公子宋不可以

有國也。○胡氏傳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
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
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之不當立也。○穀梁傳歸
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難臣道也今立惡
而黜正惡祭仲也。范氏注傳例曰歸為善此傳曰歸易
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
兄之位制命權
臣則歸無善○劉氏傳其曰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
祭仲之為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
勢廢正以立亂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
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

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

交惡之

意林曰鄭突內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茲黜之

才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

也○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

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大夫而稱字非賢之

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

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

而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

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

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殇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諱其變唯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鄭忽出奔衛

程氏傳忽國民正也不能有其甚也故不稱爵。劉氏傳

此鄭子也何以名貶曷為貶忽不子也忽不子者何遠

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放乎五世亂鄭

者忽失為子之道也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

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

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

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

辭執禮以當晉楚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

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杜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

杜氏注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蘇氏曰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 ○纂例趙

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

言特者明更有公侯則不兼大夫也言公侯者

可以會子男也

○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

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屢盟而

長亂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弗削於以見屢盟而卒

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氏注夫鍾邠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杜氏注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

杜氏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傳

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入伐杞自是遂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注燕人南燕大夫

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欵出奔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燕矣言北

燕則亦有南燕也杜氏於此解燕人為南燕大夫蓋北燕限於山戎自莊公二十八年齊桓公伐山戎之後始

為燕開路得通中國是於此穀丘之盟燕燕猶為穀丘
山戎所隔未能自通則杜氏以燕為南北是也

宋地○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

丘杜氏云即穀丘也宋以厲公立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注厲公也不書葬魯不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邾

杜氏注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注龜宋地○左氏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見下文。杜氏注武父鄭地。呂氏曰此等書

盟會之數如此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

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君子有意於

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為急以合聖人之意乎襄陵許氏

曰王迹既熄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

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實予桓文故伯統興起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姜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以伐宋
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蘇氏傳宋多責賂於鄭公三
爲會而平之宋公不可故與鄭師伐宋伐而言戰伐而
又戰也不言及宋人戰何也以國地則及宋人戰可知
○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
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

伐夫宋人之罪固可伐矣然取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曰此既書伐又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魯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

愚按胡氏之言固得之矣孔氏之釋亦不可以不考也此其書戰于宋者莫適為主兩皆有罪之詞使春秋而專罪魯則當書及宋人戰于宋專罪宋則書法又必有變於此者今欲見二國無以相尚故以戰于

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

也。○常山劉氏曰會者外為主主在紀侯也。○穀梁傳

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

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

○胡氏傳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主是戰何也彼

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

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

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

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之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劉氏傳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志

親胡氏曰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

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冰堅無冰者温也

○胡

氏傳豳風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周官凌

人之職頒冰於夏藏之周用之徧亦理天地陰陽之一

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

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

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筆削損益以成大法豈其自
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
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

程氏曰使來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趙子曰盟彼

欲之也

欲之故來此與外為志同義

不書其誰敵者也

不書內盟者位敵無譏嫌

簡辭也

若書內盟者又須書來者則詞煩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書內大夫蒞盟於他國皆盟

其君也

愚按既書來盟則或君或大夫與之盟皆不可得而詳此年鄭語以為敵者與盟可也僖公豈能使大夫與高子盟哉春秋書來盟者所以紀其要言以為信耳其或解怨或結黨則隨事而見得失焉敵與不敵春秋既不以文明之不足深辨也

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胡

氏傳春秋之凡第例以字書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

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梁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

災也

胡氏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梁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

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敬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禁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爾譏嘗也○穀梁

傳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用火焚之餘以祭宗

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

天子親耕以共梁盛王后親蠶以

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

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

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之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泰山孫氏曰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

六月其言八月壬申御廩災之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

餘而嘗此桓之不恭甚矣胡氏曰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

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胡氏曰師而曰以能用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

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

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

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

民者君之本也使入以其死非止也

不以謂本非所制今得以之也刺四

國使宋得用其師輕民也

○胡氏傳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

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左氏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

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榑歸為廩門之榑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

傳古者諸侯時獻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微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氏傳遣

使需索之謂求主畿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

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

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金求車皆書曰求

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

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

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然唯恐不足未

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車與求賻求金義同蓋命使以須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著諸侯之罪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注桓王也

襄陵許氏曰桓紹文勝之弊不反其質而欲詐譏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以兵從之至於覆敗不暇而王之威靈盡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

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厲

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陸氏曰淳聞

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曰逐

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

乎端本清源故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

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杜氏曰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

造盜賊之計故以
自奔為文罪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程氏傳稱世子本當立者

不能保其位故不爵。蘇氏曰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於其出

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唯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劉氏意林曰忽之出無鄭者

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失道固君之世子矣若側庶因

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劉氏傳曷為

或言復歸或不言復歸復歸有二道有諸侯之歸有大

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何以可

言復大夫何以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
世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未絕復可也大夫
之言復者位絕矣復不可也諸侯位未絕歸而不言復
已絕者也大夫位已絕入而不言復未絕者也忽之爲
可復奈何忽正也意林曰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固不可舉
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
其竊取之意也○高郵孫氏曰忽雖未善比之不善有
甚於此者不得不少進以見彼之惡也忽之得稱
世子復歸非以其德而見許也蓋亦突之不正爾

許叔入于許

杜氏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

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穀梁傳許叔許之
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
也范氏注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叔之宜立又無與
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同之惡入○啖

氏曰字之善興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常山劉氏曰
許叔蓋因鄭亂以竊入于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
申正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及厥邦復先君之宗
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罪亦可見矣因亂竊入故

難胡氏曰入
難者難辭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今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胡氏傳其狄之何

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氏注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左氏傳鄭伯因

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申無字對楚子夏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

子豐十八年齊人殺子豐蔡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

昭公弟

子儀也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也鄭亂

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

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鄭突使析鄭

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夫枝葉使世謹

夫亂之所生

胡氏曰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

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

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

乎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

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

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
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杜氏注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左氏傳會于袤謀

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

也非其疑也○胡氏傳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

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

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彊諸

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

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

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注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會于

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疆弱目

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

時之亂無復禮文也

胡氏傳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

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
亾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彊弱相上下
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
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程氏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王氏曰突

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又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
以鄭伐宋及突已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
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春秋之世弑逆公行固有
自而然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
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則
黨其邪聖父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
自突入據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焉賄故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氏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孫氏曰助

篡奪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啖氏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
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
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
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

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叔子
 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
 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
 齊○杜氏曰朔護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公
 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注黃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任氏
 曰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
 以釋前憾乎

二月丙午公會及邾儀父盟于雒

左氏經作公會公穀並作公及

杜氏注雒魯地○左氏傳尋蔑之盟也

蔑盟在隱元年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

杜氏注奚魯地○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

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

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
 蔡蔡人嘉之也○何以注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
 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反歸奔蔡卒
 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劉氏傳蔡季者蔡侯之弟也何
 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
 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
 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偏者也其言自
 陳何陳有力焉爾意林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
 鍼無以異鍼以富權誅季以賢見疑
 俱不安其身而季為顯矣晉大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
 不去以稱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

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
權者也明於權者莫如法舜舜之事瞽叟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菽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
分因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無陷其父兄於不義之名
豈不益
賢乎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曰按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
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告王

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啖氏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
請謚於王也此言凡諸侯請

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
西周諸侯紀傳皆因本爵春秋諸侯則皆稱公夫子因
而書之以明其
不請命於王也○劉氏傳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

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

誅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于天子者也賤不誅

貴幼不誅長天子崩誅於郊諸侯薨誅於王大夫卒誅

於君意林曰諸侯之國亦多矣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吾以此考之蔡季請

之可知矣人亦有多愛其君者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氏傳或曰葬未

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

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華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

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曰魯

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

稱公志其失禮之實欲以正其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宋志也

杜氏注邾宋爭強魯從宋志背楚之盟

○襄陵許氏曰正

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為楚之盟而

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其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范氏注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胡氏傳是年

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子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所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

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

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

齊故曰遂○左氏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

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蘇氏傳濼之會

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不會也○劉氏傳何以不言

及夫人仇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胡氏傳與

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

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乾者夫道也

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夫不夫則婦不

婦矣意林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

以伉言之微而顯志而晦之意也公子遂季孫行

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弑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則以

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構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

慮患於微除禍

於早之情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人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杜氏注不言戒諱之也○胡氏傳魯君弒而慶者則
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
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
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

葬君子辭也

何氏注時齊疆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雖而不復乃責

之穀梁傳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胡氏曰夫桓公之雖在齊則外也隱公之

雖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

○趙子曰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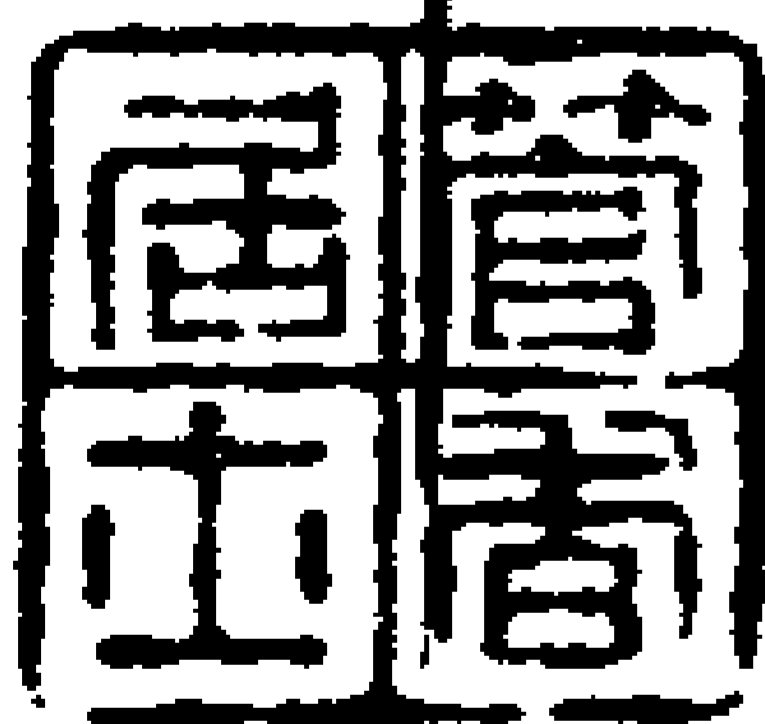
稱我君舉其謚也

將葬方作謚若只言桓公則恐涉他國君故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

也臣子之敬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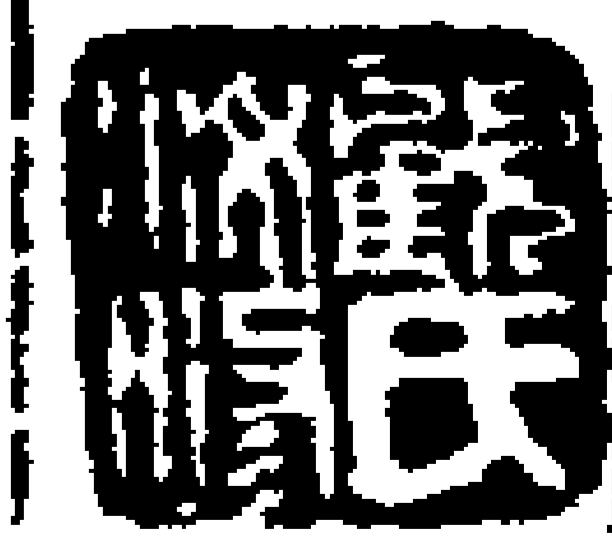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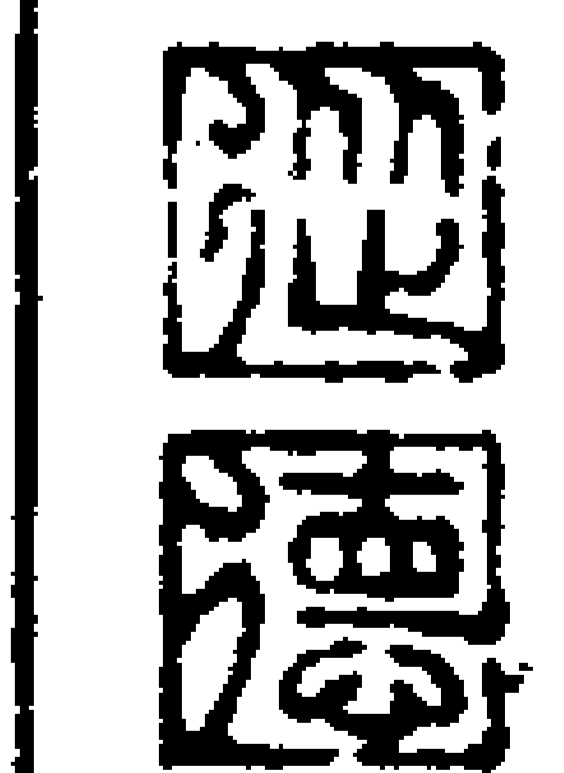
若不然則詞不順敬也

春秋卷第四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傳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

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

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祢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詘

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六一六三

杜氏注魯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公羊傳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左氏傳不稱姜氏

絕不為親禮也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

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

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因論之所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

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夫者而其

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

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

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

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殺梁

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

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

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夏單伯逆王姬左氏逆作

送誤也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

名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

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

同姓者主之何氏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義則廢婚

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穀梁傳其不言如何宜為父道為所適敵体者主之

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

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臨江劉氏曰單伯者何附庸之君周禮所謂孤也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

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庸南面稱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胡氏傳忘親釋怨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主姬之館于外

穀梁傳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

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也

於廟則已等於寢則已卑為之築

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之為正何也仇雠之人

非所以接婚姻也義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劉氏權衡穀梁以謂變之

正也非也魯本自當以仇讎不可以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不當默然受命此乃春秋譏其捨大卹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禮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為而不為以傷札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
麗澤呂氏曰魯之於齊絕之而邪矣未見變於正也
不與主婚義也而莊公外畏齊之疆而不敢絕內畏清議而不敢與其君臣之間謀為兩不相妨之計故欲築之於外也夫不知其不共戴天之讎不可與者猶不足責也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則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親天屬之恩莊公讎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委曲安排而使之兩

不相妨哉。○陸氏微旨言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泰山孫氏曰魯主玉姬非一也玉姬之館固有常處此言築玉姬之館于外者知齊讎不可接婚姻也。知齊讎不可接婚姻故築玉姬之館于外與其築之於外不若辭而勿主也。夏單伯逆玉姬秋築玉姬之館于外此公之惡從可見矣。○胡氏傳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氏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

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蘇氏曰錫命者命之

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陸氏纂例

趙氏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微旨曰言不能

天字以示貶也○劉氏意林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

予善奪惡而无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而王不能討

反追命之此无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

風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

所刺譏於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

會葬成風而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

至大也不及小事不任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弒

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

少列

巳五

口

深

王姬歸于齊

胡氏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邾鄆郚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營

城○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
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彊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己屬也○
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爲己屬也不曰滅者
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
兄○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卒邾

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劉氏權衡公羊謂於餘
丘邾婁邑非也公羊見

邑不繫國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辨疑啖子○秦
曰案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爲國

山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
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似是也於
發語辭若曰於越然○襄陵許氏傳當莊公之初魯未
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畜德修政以俟有聞今舍堂
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
○胡氏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
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
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

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
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
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
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爲氏不能明其
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
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
所書爲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

主之也

杜氏曰魯為之主比之內女。○孔氏疏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

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泰山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

其嫁又主其卒木子之甚也

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特卒

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公羊作郚後同

左氏傳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

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

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

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

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
哀戚之不至云爾○胡氏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
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
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左氏傳疾之

也

任氏曰衛侯朔得罪天子出奔于齊齊侯當執以歸于京師受而為逋逃主焉固已有罪今乃又為之具

師以內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疾溺所以疾莊公也

○公羊傳溺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

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胡氏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穀梁傳鄆紀之邑也

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公羊傳魯子曰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胡

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
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奔有罪者
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
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
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核之命矣
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
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
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
作即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左氏傳將會鄭

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凡師一宿為舍再宿

為信過信為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

能也○胡氏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

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媾之好當恤其

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

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

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

作饗

穀梁傳饗其矣。○杜氏注祝丘魯地。○陸氏微旨曰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於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其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

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

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為

之服大功九月其適大夫則不書卒

○泰山孫氏曰為夏紀侯大夫其國

六月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襄陵許氏傳齊與陳鄭遇垂善謀取紀是以紀侯身難而去也。○蘇氏傳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公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儀之

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
春秋因其實而書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
以篡術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術在焉
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
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
亂不止胡氏通旨蘇子由以莊公四年鄭伯會于垂為
子儀而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
發春秋之意者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
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蔡入于櫟會于垂皆
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于鄭出奔蔡入于櫟皆書
其名春秋於此子忽猶不書爵而况子儀之微者乎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真紀侯大夫去其國違
齊難也。○程子曰紀侯大名也國君死社稷雖死之可
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
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杜氏注以
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任
氏曰大夫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胡氏傳
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
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
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
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媿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
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
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
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
歸鄫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
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

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殺魯君滅
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
可以為禮乎陸氏微旨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作部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則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
傳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俞則曷為獨於此為讎
於讎者將壹讎而已矣故擇其重者而讎焉莫重乎其

與讎狩也

胡氏傳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軋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

宜於此

於讎者則曷為將讎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

通通則為大讎不可勝讎故將讎讎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氏曰言齊師則齊侯在焉。胡氏傳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師者眾多之地

秋邠摯來來朝

邠公羊作倪摯公穀作黎黎例不載黎字之異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郟城黎來名其

後數從齊桓以尊內室王命以為小邾子公子譜云郟

邾國夷父顏有功於周別封其子友為附庸居邾友生慶慶生犁來 ○公羊傳倪者何小

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劉氏傳未

成國謂之倪既成國謂之小邾 ○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泰山孫氏

曰名者以其十地微陋其札不足也 郟黎來能脩朝禮故書曰朝其後數

從中國之會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

矣若介葛盧白狄唯以夷禮不能成朝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死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
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順
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
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况其下乎子突不
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尔矣幸不
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
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詞也○程氏傳朔構其兄
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
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胡氏傳入有二義
難詞也一逆詞

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无難者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著其惡

秋公至自伐衛

任氏傳去年冬伐今年秋歸逆命殖惡老師三時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穀作室武夷胡氏曰按書稱遂伐三
媵俘厥室玉則知俘者正文也室者釋

詞也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胡氏傳言齊歸

衛寶卽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
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正位上逆天王之
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
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
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
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
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
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

杜氏注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費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

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无雲

日光不以昏沒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劉氏傳如雨者何

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言衆多不可為

數也○范氏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

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矣

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

○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也而當世君

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

高郵孫氏曰按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為災故書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杜氏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

出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日禾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

災也○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

年又伐鄆于鄆邾鄆皆小國其相讎之迹不能悉見
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者記之爾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
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
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
後動○胡氏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
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

自肯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
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
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
橫議而黨錮興唐玄宗劫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爲
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
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遇
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者何則莊公此年之師尤爲非義上既不稟天王之命
復無故而興師自正月又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
至可謂無名矣甲午復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
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
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
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秋師還

胡氏傳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
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者重衆

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之不稱公
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
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莽義
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
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
權衡此類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
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及徒人
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
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
遂弑之而立無知○胡氏傳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
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
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
年者僖公之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
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

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
古者親親與尊尊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
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
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
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按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皆死
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法有特書其不見于
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
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
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

朋鮑叔皆沉於下察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
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
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
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
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溝瀆
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
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雍廩殺無知○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

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胡氏傳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
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者眾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
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公穀作暨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春秋之義明尊卑定內外內大

夫可以會諸侯外大夫不可以敵公今齊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盟納子糾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納讎人之子自損禮而盟大夫故

書公○杜氏注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既魯地○劉氏

意林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大義明德怨之處以

謂德不可報怨設之詭其理則去王遠矣故怨莫甚乎
父母之仇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質易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穀梁作納糾左氏作納子糾按正義左氏舊本

亦有作納糾者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桓公自莒先入

范氏注春秋於內公子為大夫者乃錄其奔重非適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畧

故子糾不書來奔

○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

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胡氏傳左氏書子

糾二傳曰伐齊納糾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強
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
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
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
公殺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小白長
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
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
故管氏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

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

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

故曰乾時○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

為伐敗復讎也○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

納讎喪師以惡內也。○胡氏傳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然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敗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糾殺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

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愛之而已糾錐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
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
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
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論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

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
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伊川程氏解曰子路以不死為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
之不仁未如以九合之為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
為仁人則不可也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
者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薄昭尚淮南厲王書云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時相去尚近
當知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
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
之以爭為不義將自勉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

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匹夫匹婦執信知有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
 復能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
 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

齊

左氏誤多子字
公穀之言是也

納糾後齊書人取子糾言子者蓋罪

齊人也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其不正而舍
 之也直反覆而背之爾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
 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讎
 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

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冬浚洙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洙之爲齊備○公羊
傳曷爲浚之畏齊也○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
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
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
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氏注長勺魯地○左氏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

曰可矣齊師敗績權衡左氏曰戰于長勺曹劇請見云杜氏曰齊人雖成列魯人以權譎

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雖復鼓之有先後亦何謂之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乎要是傳所據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劇及戰事耳

不足以
為據

○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
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
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
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
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
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
皆已亂之道寡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穀梁傳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也○

纂例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凡師稱罪致討曰
伐無名行師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者也襄陵許氏傳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盡亡也

至僖文以後有滅國无迁國矣○陸氏纂例啖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

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

公羊云遷人者非其意也此說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

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強遷皆猶為列國故不

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爲附庸也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此說是也趙子白凡非所遷而遷之其惡著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注乘丘魯地○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冢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諉之也何謂諉之齊師宋師次于郎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公子偃自雩

門竊出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敗者不以道交

譏之意林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圖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魯人

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无辜

陷没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子貴道德而

賤功利上禮讓而鄙爭奪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

奉辭令雖以膏沐整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

止乱安國便民不亦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

長世之慮此小人釁於勇奮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也

襄陵許氏傳齊桓始入未抚其民

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彘穀梁作武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

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

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荆敗蔡

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初見於經左氏載楚事始於桓二年蔡鄭懼楚為鄧之會六年

年侵隨盟之楚實始大九年敗鄧鄭十一年敗鄧盟貳軫十三年為羅與盧戎所敗莊四年楚武王卒文王立

六年伐申至此始侵伐中國 ○劉氏傳荆者何楚也楚則曷為謂之

荆荆者其自名也楚者中國名之者也其不曰荆子何

也夷狄之夷狄之者何有君有大夫中國也夷狄無君

無大夫夷狄云而已矣吳楚徐越以國稱君以人稱大

夫畧之也曷為畧之有王者則後至無王者則先叛其

禮與其號不可以通乎天下意林論者以吳楚徐越為狄乎不然也吳楚徐越有

狄之名无狄之情聖人者謹絕人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矣與中國冠帶之君一矣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之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此聖人謹絕人也庠序之間不率教者左後之右右後之左尚不變則移之鄉尚不變則屏之四夷及其屏之四夷也天子編素為之不率樂吾以此知之王者亦謹絕人也○杜氏曰荆楚本号後改為楚○纂例趙子

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奔也言楚之易所以云以蔡侯也○常山劉氏傳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與復之志言其君位已絕故以匹夫名之也○胡氏傳春

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左氏傳齊侯之出

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

師滅譚

胡氏曰若譚子者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

○趙子曰凡覆邦

絕祀曰滅其惡著矣○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

無所出也○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

楚子滅蕭衛侯滅滅邢之類是也

言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有書其

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書

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滅罪已昭矣

胡氏曰書爵者

已无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緣隨敵人歸

至於出奔亦不幸焉尔矣其義蓋未絕也奔者所以不名

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

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

楚滅頓以頓子牂歸楚滅胡以胡子豹歸之類是也

無興復之志也奔所以不名

者位或未絕也以歸者位必絕矣國滅而君奔者四其

三不書名唯徐子章禹書名傳以服吳後乃奔楚故依

以歸例書名以罪之隨之以歸者皆名之變字不名變

例也

注言不復為人君也

○胡氏曰春秋之法雖在於抑強扶弱

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強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〇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杜氏注鄆魯地○左氏傳宋為棄立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

陳曰戰大崩曰敗績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

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梁盛若之

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

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

庶乎○劉氏傳此宋大水也何以書弔焉爾王人告災

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

異者夫所以譴人君使脩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者告為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郵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弔弔為得禮得禮則書由此觀之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已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之也此一天下之道也○胡氏曰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 ○胡氏傳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主姬歸于齊

左氏傳齊侯來逆其姬○泰山孫氏曰群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

婚姻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創巨痛深之際於仇讎者之婚也而使人逆之

築館待之故詳書之以重其罪於此王姬之歸非無逆之者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已易世於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 ○胡氏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
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陰
和夫先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
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
爲匹夫妻帝之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
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雖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雖王姬之
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
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
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

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公羊傳其言歸于鄫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胡氏傳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鄫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旣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

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鄗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
 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者夏
 侯令女曹瑛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
 而弗許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
 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紀侯去國而死

叔姬因紀季自定於齊而歸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

襄陵許氏傳春秋之法與時借

行莊公以前自衛州吁至於宋萬弑君之賊皆貶其氏蓋是時大夫有氏有不氏也故貶其氏不與其貴也自霸統變正大夫無不氏者則氏輕輕則去之○左氏傳不足以誅元惡雖弑君之賊亦以氏書矣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欒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鍾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宋萬搏
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手劔而叱之萬臂擻
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胡
氏傳君弑而大夫死於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
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
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
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
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
哉夫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

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惠伯亦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
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不肯死之
而君子不以罪平仲者齊莊公不爲社稷而晏子非其
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
見君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不死聖人書而
弗削以爲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
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常山劉氏傳內外大夫出惟卿則書國政所寄以重而錄

五

五

--	--	--	--	--	--	--	--	--	--

127

128

乎舉人衆之辭也

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

出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迭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首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社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傳遂國也○杜氏注遂在濟北蛇丘縣

按漢地理志蛇丘漢

屬泰山郡注云

隧鄉故遂國

○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齊人

滅遂而戍之○何氏曰齊桓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

滅人之國書以見其惡○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

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貶絕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

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
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榘會伐
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
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
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
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以為釋怨而平可
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
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
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公

傳桓會不致信齊侯也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乎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而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然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氏傳春秋

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

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
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
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胡
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爲敗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
不期魯魯自畏桓故夏使單伯會伐宋○胡氏傳隱公
四年諸侯伐鄭鞏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
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

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
黨逆賊也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合諸國伐之者齊桓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
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
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入蔡○泰山孫氏曰荆
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氏傳宋服故也。○杜氏注鄆衛地今東郡鄆城。○泰山孫氏曰此桓既服宋會單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于鄆也。經以單伯正會爲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以魯主會爲文春秋魯史故也。內不與則曰某人某人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之類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劉氏權衡曰非也凡伯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

秋伐邾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之時也

自此始為諸侯主矣

○襄陵許氏曰始伯在十三年而人諸侯微

之至十四年以宋服會又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

矣齊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

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

卿寧○襄陵許氏曰鄆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

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于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
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弛夫人復
啓越境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使人倫失正而風俗相
化此先王之興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公羊作兒

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郕

郕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郕

○杜氏注宋

主兵故序齊上○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主兵者也諸
侯無專征有霸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
而先諸侯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為霸者

猶未成乎霸也。○意林明年會于幽為九合之始始乎幽終于淮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鄭人侵宋

左氏傳鄭人問之而侵宋。○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六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以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春秋卷第五

八十五

--	--	--	--	--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傳

莊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杜氏注宋主兵班序上下以國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秋荆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左氏无曹伯

杜氏注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疆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

地○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
同尊周也○劉氏傳同盟者何毅同之盟也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毅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儀禮覲禮詳矣桓非
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
伯也○程氏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
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伯天下
與之故書同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下同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公始伯

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疏云僖七年傳

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最貴齊以鄭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纂例曰

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胡氏傳書齊人以

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

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

已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春秋待齊之意也
○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為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為使及非行人者也○襄陵許氏傳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權反之是以為霸道者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虐則桓不為矣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殲

左氏傳遂因氏領氏王妻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胡氏傳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遺民能殲強齊之成。則申胥一同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襄陵許氏曰。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誦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

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杜氏注：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常山劉氏曰：詹為鄭卿，見執於齊，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賤也。○蘇

氏傳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
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
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
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
所常有冬則為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
以有為災則書有蠶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冰是也至
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為異惟其多而害五穀

則書之矣。○呂氏曰：麋多為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致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泰山孫氏傳：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我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
 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
 而明政刑

秋有蠶纂例云或作蟻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蠶射人者也

孔氏疏云蠶短狐也一名射景如蠶

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殺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曰淫妒蠶亂之氣所生也○左氏傳為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

允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蠶陰物也麋亦陰物
 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

而陰厲長矣此惡氣之應也。○胡氏傳春秋書物象之
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程氏傳鄆之巨室嫁女于陳

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
 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
 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杜氏注結在野聞齊宋有會
 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以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
 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
 者陳大夫也。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
 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
 國之大事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
 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

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
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
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
有此命得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
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
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部

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爲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泰山孫氏曰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

閔衛之云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穀
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注來告以火故書。劉氏傳
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耳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戎穀梁作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後起是故攘中國
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畧定蓋自是始伐
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也篡而實君也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也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子儀也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君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婦人无外事君有常所故薨不目其地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羊作省

泰山孫氏曰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

辭也○胡氏傳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常山劉氏曰舜典曰眚災

肆赦臯陶曰宥過无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

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慝俱肆之辭也上廢天

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无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

不可况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周官司刺掌

宥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

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

皆肆則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

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君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為得禮恐此不特為私謚著譏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

則議小君之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禦作御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范氏注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

○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劉氏傳公子非大夫

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

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

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為貴貴成

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為病之禦寇之

爲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意林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

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未誓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魚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亂此之謂禮之情

○泰山孫氏曰春秋

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

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

殺大夫者四十七也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

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

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

無小大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氏從而錄之以誅其惡觀其稱君稱國稱人雖書法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胡氏傳殺而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

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自見矣
夏五月

泰山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傳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

大也胡氏傳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

待取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啖氏曰魯往他

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

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泰

山孫氏曰按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

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其年三十七歲始得成昏于齊

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常山劉氏曰莊公於齊義不共戴天乃娶仇讎之女奉宗廟母喪未終復忘哀而圖昏親如齊納幣親如齊逆女不孝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程氏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

谷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劉

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為氏邑而字天子之

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

意林祭非无臣也不達於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

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

○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

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丑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

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

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

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

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

外傳曰曹劇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

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天子祀上帝諸侯

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劉氏意林觀社與觀

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

魚一也觀社稱如觀

公越境觀讎國之社不待譏而惡自見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杜氏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

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劉氏傳穀者何內之邑也○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之曰遇○呂氏曰公不肖人也初未嘗有怨齊心公羊柯之盟公謂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為不能忘齊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以圖婚於齊納幣

三
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
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為萬世不
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蕭叔朝公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

正也於外非正也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劉氏意林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

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郊人年人萬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正者也

秋丹桓宮楹

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舍士甞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胡氏傳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
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
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
可以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

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
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
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
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
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
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
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
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
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

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注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左氏傳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

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

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胡氏傳自常情觀之

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

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

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言

春秋謹札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

為後○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龔之加密石焉諸侯之

楠斲之龔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楠非正也夫人所以
 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
 也刻桓宮楠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

齊也

胡氏傳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
 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

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
 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
 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
 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

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
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穀梁胡氏以親迎為恒事諸侯越竟恐不得以為恒
事而畧之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

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約遠勝妻也杜氏云蓋以孟任

故

○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

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

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

三十一
亂何待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

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
成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胡氏曰男女无別公子
牙慶父之乱兆矣春秋

詳書正始之道也

○胡氏傳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

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觀此而知所以戒懼則危亂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為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杜氏注羈善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

能自定

蘇氏曰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

○劉氏意林赤之為

言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

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

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

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

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失故下得也

赤歸于曹

杜氏注赤曹僖公也蓋為我所納故曰歸○劉氏傳赤

者何曹之庶公子也曷為不繫曹曷為繫曹非赤之

言公十八
所可號也則其曰赤歸于曹何易也何易耳易乎戎也
○胡氏傳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怒出突歸權在
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

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

胡氏曰於傳有

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
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孰亡之蓋齊滅之

齊滅之則其曰亡何邪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左氏傳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也

杜氏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故月錯

唯正月

之朔慝未作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六

幣于社伐鼓于朝

權衡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倘夏

禮與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者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謬矣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穀梁傳鼓禮也用

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

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拚言充其陽也○胡氏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

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

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

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穀梁傳其不言逆何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冊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冊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言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失常凡天災有

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之類祈請而已不用牲○疏云天之譴告人君而見異欲令改過修善人君

唯當告請而已不當用牲以飲食求免唯旱則有祭祭則有牲詩云靡愛斯牲祝祀群神求弭災沴故祈禱用

牲非日月之膏不鼓管猶災也○疏云日食陰犯陽為逆故鼓之周禮太僕職云凡軍旅

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月食皆有鼓穀梁所

謂充其陽也○程氏遺書曰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

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公羊無
春字

襄陵許氏傳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曷為或稱人以殺或稱國以殺或稱人而不名或稱國而不名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稱人以殺者殺有罪也稱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衆殺之也稱國而不

名者大夫無罪君殺之也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于京師亦非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洧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五霸三王之罪人而

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晉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與或奪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毅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劉氏意林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

則人自爲政與諸侯無霸矣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胡氏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注洮魯地○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列守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陸氏微旨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

心於齊今始服也

○程氏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穀梁傳同

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

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氏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劉氏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曷為字卒從正葬從主人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

夫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
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呂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
會祀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祀伯姬來喜慶乘
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世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
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祀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

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纂例合礼者悉常事不書豈
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

度歸寧乎益知非
礼而來故書云尔

○胡氏傳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

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者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
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劉氏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其言逆叔姬何自為逆也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越境逆女非禮也然則嫁女於大
夫書乎不書不書則此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
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

意林曰莒

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
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怒哀樂愛惡

者人情之所不免也人情之所不免而無禮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爲之防使人乃廢情而任禮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
○胡氏傳叔姬莊公女也何以其間未始有物者也

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

杞伯來朝

杜氏注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石氏曰杞公爵也或稱侯或稱伯亦猶滕之或稱子或稱侯皆聖王不作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數國者力既不足禮亦不備或進而侯或黜而伯孔子從而書之以見周衰禮籍不存高下之爵列由時君之所升黜而王制不復與班次失

叙之旨同也杜預謂時王所黜非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類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孫氏曰前年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不地者戰于衛也○公羊傳伐不日此

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胡氏

傳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纂例凡外

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又戰之道以主及客也

主人服則不戰凡戰不書及迭為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

是也○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

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

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

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討者

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

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齊稱人將軍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有邾人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枳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穀梁傳其曰荊州舉之也善救鄭也○胡氏傳楚子元無故興師陵弱暴寡故狄

之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
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

冬築郿公穀並
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

權衡曰築者作邑耳詩云築室百堵
百堵皆具藝鼓弗勝

杜

氏注郿魯下邑○胡氏傳不視年之豐凶而輕用民力
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火而書大無麥禾劉
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

有之苗稼雖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鬪竟皆然連歲不巳○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胡氏傳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抄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 ○劉氏意林曰此言為國者

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
作臣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魯語曰魯饑臧文仲
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固國之艱急長為鑄名器藏
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
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鄉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
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
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

天

其玉而予之糴○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

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

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

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

其国也古者稅什一凶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

齊則其詞緩告糴○劉氏曰君子之為國也恃已而不

于齊則其情急

恃人貴義而不貴名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

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

廩實不知為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歟魯人悅其名而

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為罪此
王政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

公羊傳新延廩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廩者何法廩也其言新有
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
百事廢矣又築微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孫

氏曰無麥禾而告糴則民飢矣延廩雖壞未新可也莊公
春新延廩不愛民力若此。胡氏傳此屈宜曰所謂時

天ヲ大カ小フモノ

三三二

志

出舉羸者也。○劉氏意林曰：張瓌問於劉子曰：昔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弼其上，為法而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異也。夫春秋之記畧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桓之伯，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來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左氏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

異也惡臭之蟲南越所生非中國所有○劉氏意林曰鸚鵡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螽蟴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可言多而言言災此制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矣

城諸及防

杜氏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

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

○

左氏傳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

也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

大火心星

次角亢見者

水昏正而栽

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至

致築作之物

而畢

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疏云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

權衡曰若言諸防則以一城故以所先成記耳。陸氏辯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

辯疑趙氏曰據齊伯已成魯為之弱何敢議救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耳然疑而無質但

當存而

勿解爾

秋七月齊人降鄆

杜氏注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造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鄆蓋小國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人降鄆鄆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為之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人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弱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高郵孫氏曰邾降于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邾邾不降我而獨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附邾自降耳齊人降鄆非鄆欲降齊人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劉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何賢乎叔姬紀

侯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鄆婦人從人

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也

胡氏傳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鄆所謂秉節守

義不以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先儒謂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之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蓋魯地○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

謀難燕國今薊縣○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我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故其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以胡氏曰何

將軍師少以齊侯來

獻戎捷則知之矣

○胡氏傳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

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

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

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豈開後世

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憂國吾民之力

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

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

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兵交而強楚自服乎觀

於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通旨曰楚頻侵

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戎遠地齊桓為燕而伐山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俟天地諸侯有時臺以俟四時

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

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主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

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秦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

穀梁傳

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穀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
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氏傳一歲三築臺明年城
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左氏傳齊侯為楚

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

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也則其

先宋何宋主齊也宋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也席則有

上下室則有與隙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

主賤○襄陵許氏傳隱莊之間凡六書遇以其去古為

未遠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閔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公羊傳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

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
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召季
子曰牙謂我曰魯一主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
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
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殺者同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
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
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
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疏云杜氏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

慶父叔牙皆莊公母弟計其歲未能統軍公羊之說殆非也今推按傳桓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才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理當然也 ○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

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其無譏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意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者乃此之謂矣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亦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纂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闔帷不飾也。
詳見隱十一年○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

左氏傳初，季孫講于梁氏。
季孫也講肄也 女公子觀之。
梁氏魯大夫

大司九小九五

子般子般圍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圍人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呂氏曰圍人戲公子魯

之家法自文姜壞之至此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

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呂氏曰為國君不能誅而謂子般之言

如此莊公八月公薨子般即位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

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

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

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

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

則不書葬○杜氏注子般壯公太子不書殺諱之也○

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
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
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
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
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陸氏微旨啖子云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此
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如齊
以見其罪溥聞於師曰齊爲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

惡可知也。○劉氏權衡慶父雖弑子般未敢便取其國
利閔公之幼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胡氏傳子
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
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
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
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
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
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
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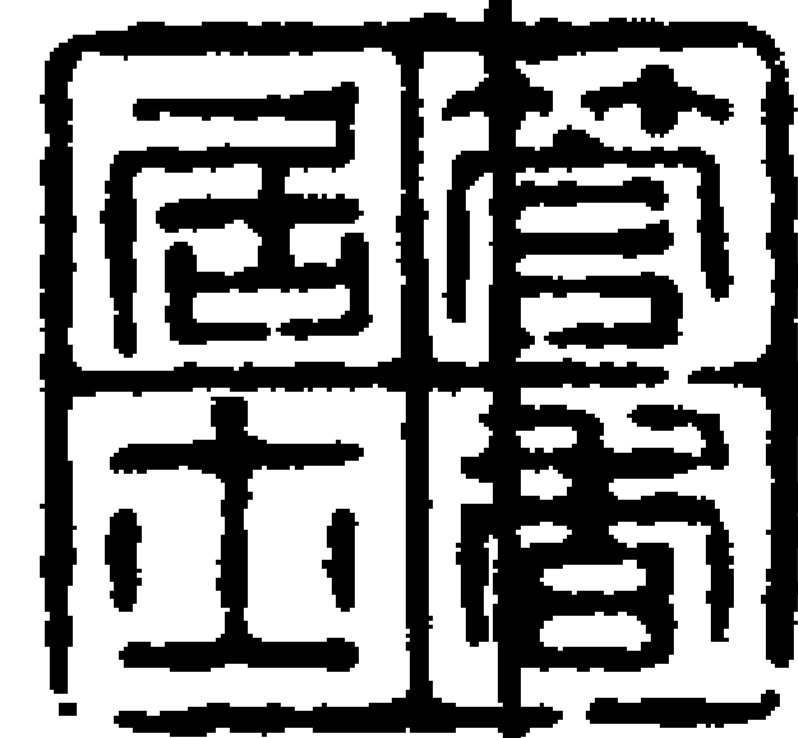
流至此故於餘兵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求嘉薛氏曰其言如齊何自託于齊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陵許氏曰春秋我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我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卷第六

四一



春秋經傳第七

閔公



張洽集傳

泗水

張氏

言昭

嚴氏

修

名啓方莊公夫人哀姜之姊叔姜之子謚法在國遭難

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于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泣

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養至人
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
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
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劉氏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孰繼繼子般也孰弒
子般慶父也無公存之時圉人渰渰于官中子般執而
鞭之子般即位慶父將弒君以取其國使謂渰曰般之
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渰殺子般于次季友奔陳
閔公者莊公之子也生八年矣慶父立焉討渰而歸獄

焉不知慶父之意利其幼與國人不從與閔公既立慶
父以君事聘于齊不知慶父之意自釋于國人與慶夫
國之討與然而所立閔公則慶父之力也所以繼子般
則非閔公之志也出奔者曷為或書或不書書者治之
也不書者予之也季友奔陳其為予之奈何莊公死子
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
以易死季子存則可以易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
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穀梁傳親之非父也尊之
非君也

未踰年

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去冬狄伐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叔仲言於齊侯曰我狄豺狼不可

厭也厭一蓋反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

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

以從簡書同惡相恤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

邢也○武夷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

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

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

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

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公穀作洛姑

左氏傳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友忠賢故請於伯主而

復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即以待之

非師旅事故不書次

○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季子來歸則國

安故喜之變至加錄云尔○范氏穀梁注曰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返今得其還故皆喜

曰季子來歸○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

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聖

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為召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國

人外聞於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爲說與不得已與抑將
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百姓歸焉殺公子牙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
能也○武夷胡氏傳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
不書莊公薨季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
討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
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
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
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

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
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

已時慶父已還魯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

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

能重固則

當就成之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劉氏傳仲孫

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曰來何齊侯使之也齊侯使
之則何以不言使譏何譏爾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勿慶
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設以齊正魯猶反手
也桓公使仲孫來省難仲孫反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
桓公曰去之奈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桓公
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苟憂之何問焉
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苟親之何
待焉交譏之

意林曰桓公不務脩霸主之義計有罪挾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規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之

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爲者矣豈嘗沮其君
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胡氏通旨曰不稱齊侯使
仲孫而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
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
是以書字春秋奉法有輕重若不書字則當時假有
勸齊侯因魯亂而取其國者則無以貶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蓋齊人逼遷之○陸氏纂例啖子曰移
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呂氏曰聖人春秋功過不
不相掩齊人於陽強以兵力劫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吉禘于莊公速也○公羊傳其言言何言言者

未可以言也曷為未可以言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

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

曰士虞記日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
吉祭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不數禫

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官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官廟

在二年之中矣趙氏曰必若不合於官廟行事而今行
之則當明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

不配文王故斥言
莊公以明之耳○趙氏曰禮不主不禘禮篇大傳及
喪服小記並

云魯曷為為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王業武
大興武

王成之周公康治之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公也曰

崇之宜乎非宜也國之所以樹者法制也法制者所以

限尊卑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

又僭也成王今魯得用禘禮已為僭矣本止施於周公之廟今又僭於莊公之廟行之非禮之甚用其

豐備之禮而不能配文王也不稱官不及于祖也若言吉禘于莊宮即似于莊廟祭及

文王今既不爾故指言莊公以明之凡祭而非者稱祭祭而失禮則書祭名以本下

者稱事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者則不書辨禘義曰禮祭名大事于太廟路僖公之類辨禘義曰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

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

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

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

夏后氏亦禘

義同

商

契出

自周人亦禘

義與商同

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未盡其

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

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

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

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

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求亓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閔配祭

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

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

四冊六

四冊六

四冊六

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祭邑王肅之徒疾之如讎
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靈甚矣或問曰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
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
之禮社為
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
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
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
公之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
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
也問者曰左傳云祫嘗禘于廟何也荅曰此為見春秋

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
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
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
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
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
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若非
弟子及漢初儒者始著不應差互如此也見春秋唯兩書禘一春一夏閏二
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
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

云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

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

陳之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升者明自本廟者來升也

禮記

曾子問篇云禘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

明毀廟之主素在太廟故

不迎也

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義與公羊同

並無說

禘為教祭處則禘不為教祭明矣

教重大之義也

問者曰若禘

非三年喪畢之教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

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

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

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

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爲
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
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
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
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雖知也若能知
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
是禘禮至難知故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
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

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
郊特牲云既裸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
裸然後設位乎問者曰王制所云約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約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
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
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
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
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
云夏杓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

其著明也。谷曰：禮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劉氏意林曰：說者以禘爲諸侯之禮也，何謬與？不王不禘，禘之爲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

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
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
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
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
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先禘後郊此
以祖考之遠近爲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
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
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驗也左
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之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傳奪卜齮田

杜云齮魯大夫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

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

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武夷胡氏傳慶父使卜齮

賊公魯史舊文必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丘親筆也

觀於刑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

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

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

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

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益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之所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劉氏
推衡

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國惡矣諸公稱薨者皆時史之文仲及因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為職者也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宮史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

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於朝仲尼
以為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本當諱國惡者董狐不
應明趙盾之罪以示朝衆也董狐書趙盾之罪以示朝
衆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國惡也崔杼弑其君太
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
然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國惡者齊太史為繆妄輕死千
禮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為左氏者皆以齊太史非
繆妄輕死千禮之人守職之士也是史不當諱國惡也
齊晉皆大國其史官皆良士見稱於聖賢以不諱國惡
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魯之史不諱國惡則所
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之舊也謂之史策舊文仲尼因
之非也竊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竊殖出其君夫竊殖所謂諸侯之策則
諸侯之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
秋實不言孫竊出君而古衛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復
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史實書公弑仲尼改云薨魯
史實書孫竊出君而仲尼改云衛侯出奔矣魯史一官
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

○劉氏傳曰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而葬慢也

非臣子之事也

權衡所謂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此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

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

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

于邾○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武夷胡氏

傳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

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

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志父子之恩
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
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
不諫百姓安之而無忿嫉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
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於後圍人
牽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
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
亦憐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
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共仲奔莒成季以僖公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

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

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

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聞乎兩社為公

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之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成風莊公母故

成季立之○武夷胡氏傳慶父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

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

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必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

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
反手然大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
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
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
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經書莊公志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
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
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求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
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
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
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更門者是也魯人至今
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程氏傳高子來省難然後
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常山劉氏曰不稱
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
劉氏曰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陸氏微旨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詞也○武夷胡氏傳齊侯之命

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久而不絕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故不稱使特稱高子以善其善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車將戰國

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元和郡國志云滑州

長垣縣有鶴城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

衛懿公養鶴處澤當在河北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死國散曰滅

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甯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

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

共滕衛別邑廬舍也漕衛別邑戴公各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武夷胡氏傳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

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

載諸王淫亂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

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

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

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溘
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
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讀者殊失聖經之七日矣

鄭奔其師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
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
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也

常山劉氏曰觀此詩序則鄭奔其師灼然著矣

○微旨淳聞於師曰夫人臣

之義可得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
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
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
師失人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焉○胡氏傳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
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
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
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
奔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
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
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
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蕃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
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
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
何政之爲書曰鄭奔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卷第七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傳

僖公

名申莊公妾成風之子閔公庶兄謚法小敬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也閔公薨夫人
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
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
年即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喪服已畢而
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

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
 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
 於天者也有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
 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
 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公羊傳繼執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啖氏傳凡
 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伊川程氏傳齊未嘗
 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

不保其國也

杜氏曰次于聶北者按兵觀變以待事也

○胡氏傳春秋大義伐而

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

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虜分災於禮為

急而好攻戰樂殺之者於罪為大○杜氏注聶北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而還之無所私取○閔二年傳曰邢遷如歸見齊侯委任得

人用兵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

其意自欲遷時邢割畏狄故遷

遷之

者何非其意也

若宋人遷宿非宿意

○杜氏注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

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胡氏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

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

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

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

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

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蘇氏曰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不言殺諱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杜氏注荆始改號曰

楚。常山劉氏曰楚稱人侵疆也。蘇氏曰荆自此改

號曰楚。文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

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

泰山孫氏曰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莊十四年入蔡稱荆三

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反狄之今
 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
 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用兵侵伐皆稱人焉○常山
 劉氏曰楚自此侵疆矣故稱人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
 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疆也至十七
 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
 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耳至
 是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
 而書爵矣○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疆矣然獨
 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號正其夷狄之名
 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
 年伐鄭惡其猶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

豈許其伐國而人之平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公羊作打

左氏傳盟于牽謀救鄭也注榿亦作牽杜氏注榿宋地陳

國陳縣西北有榿城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左氏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服虔注魯有亂邾使兵伐虛丘魯邾無怨因其將歸

要而敗之○胡氏傳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

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

三十一

此見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而義

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杜氏注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羊作犂獲莒挈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

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入齊

○杜氏注鄆魯地○公羊傳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

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

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

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

奚斯之聲耳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胡氏傳：罪在莒而以季子主此戰，不能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却去，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疆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故以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劉氏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弑二君，死不以

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為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
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僖公請而
葬之則是于命也君子以為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

也意林曰哀姜與於亂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以復配宗廟復臨群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討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弑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然不可以子故離母唯伯主得行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滅君死故傳言封○閔二年傳曰齊桓公封

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先年華車三十乘
季年乃
三百乘○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
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
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
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胡氏傳楚丘衛邑桓
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木瓜美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
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

四
又
七

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饋司几筵設黼衣
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也衛
人渡河野處漕邑其國嘗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
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
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同惡相恤以
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
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
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海陵胡氏曰齊命
魯同往城之然以

魯自城爲文而不言齊城之者蓋孔子略之也。○劉氏
意林曰不言齊者以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
以爲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異於常諸侯
耳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
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
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此之
謂也陸微旨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魯城之非正也曷
爲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爲伯主存亡繼
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
不書齊命爲桓諱也不繫於衛示無譏也若言城衛楚
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四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下作夏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必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皇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穀梁傳公曰此晉國

不惜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彼不惜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

取之中廐而置之於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對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遂借道以伐虢。

○穀梁傳：虞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公羊傳

虞公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之焉。胡氏曰：以璧馬假道，則晉人造意以虞首

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疆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

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

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陸氏微旨曰：晉侯貪而志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虞公貪人之賂，遂其疆暴，自取

滅亡，其惡至矣。故首之。○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

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一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胡

其地險要，故一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胡

五十五

曰下陽之於虞虢猶秦有潼關蜀有劔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則虞虢亡矣。襄陵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杜氏曰下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陽在河東大陽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嬴姓國今大陽縣。左

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胡氏傳荆楚天

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

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

人共為犄角之勢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言不雨者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

經一時

雨憂民之

至閔憂也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氏曰每時而一書閔雨也歷時而總書

四令三

不憂雨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正義

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地相接思啓封疆今據杜注下邳廬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傳注不可考不知所以也

○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

祧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

絕其祀也

襄陵許氏曰魯頌僖公曰荆舒是懲則舒蓋荆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

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平桓公之志。杜氏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胡氏傳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竒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竒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執陳轅濤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春秋書之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穀並作蒞

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及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來尋盟魯遣上卿受之

○公羊傳存盟者何往盟乎彼也

○穀梁傳前定也

任氏曰有夙戒焉往莅之而已

○襄陵許氏曰公蓋

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盟用見桓之寬政優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既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陞

杜氏注陞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陞亭○左氏傳齊侯

以諸侯之師侵蔡

前年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

絕也蔡人嫁之

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遂進次于陘楚不服罪

孔融曰齊桓次楚唯責包茅賈誼所謂投鼠忌器也○胡氏通旨曰唯弑逆事則可先發而後聞故管仲引昭

王不復之○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左氏曰

上曰潰○余氏曰潰如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

也○余氏曰蔡楚之與國也必先侵蔡者伐其援一也震

其威声二也潰而兵強三也然後遂以伐楚其得用

法矣○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榿二年

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彊盛勢陵中

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俟其兵震威行然後

四六

東

大舉祭既漬遂進師至于敵境○劉氏傳此伐楚也曷
為次于陞止師以脩文告之命古者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不祭則脩意不祀則脩言不享則脩文不貢則脩名
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故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次
于陞義矣杜氏注楚疆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
于陞○蘇氏曰次于陞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
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眾而不用蓋伯者之
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

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爲天吏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疆暴僭逆憑陵中夏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爲左袵者乃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於春秋之世可謂善矣○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竒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

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陞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陸氏辨疑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
不言卒于師耳若實卒于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

歸國乃卒即如何爲文乎

劉氏權衡曰召陵地屬潁川
潁川今許昌郡也許昌許國

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
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

○劉氏傳古者君即位而爲

禫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禫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
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意林曰春秋褒不失實貶不

違理新臣之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諸盟故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

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

求盟故不稱使以屈完來盟為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文齊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

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成之為大夫也劉氏傳楚之大

者也其曰屈完何進之也曷為進之服罪也陸淳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

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何以不稱使權在屈完也陸氏曰楚

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微旨曰不曰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

山劉氏曰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

來求盟于我也如成二年表婁之盟則異於是齊雖疆

大數侵諸國而未若荆楚之暴諸侯為復私怨而無桓
公之義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疆而賂
晉也晉受賂而與之盟我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春秋於
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公羊傳其言盟
于師盟于召陵何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
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墜病中國南夷與北
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穀
曰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僅矣○胡氏傳來盟于師嘉

服義也盟于召陵序威績也

劉氏傳來盟于師則其曰盟于召陵何來盟于師屈

完之志也盟于召陵桓公之事也還師召陵以成屈完

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

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彊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

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以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

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公返師召陵以禮楚

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彊公能以律用

之而不暴楚人已服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

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

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劉氏意林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

問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已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贊禹班師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彊則暴服則懾今齊彊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拘其私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不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遠也○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得或躍在淵之象者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言於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

之中顧而執濤塗

左氏所載濤塗謂申侯之言大畧雖同然左氏謂齊桓用申侯之說則已

經陳鄭而歸矣諸侯之師既經陳而歸則何必執者曷

魯與江黃伐陳諸大夫復伐陳乎當從公羊傳執者曷

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

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而

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

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吉人

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陳討不忠也○程氏傳齊命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會為大事伐為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

楚疆莫能伐故以伐楚為大事

○孫氏曰出踰二時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茲公羊作茲後同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塗○胡氏傳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斃昔者周

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
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
足而才有餘方楚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
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
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
以進善則桓公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楚方受
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
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
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
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
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
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
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蘇氏曰
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

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妻生秦穆

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姬生重耳小戎

姬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君爵男姓

也姬氏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主則啓戎心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

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姐之子在絳閔之元年公將上
軍使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魏還為天子城曲沃士為
曰天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其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及僖之四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中大夫里克謂優施曰如
之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

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優施起舞
且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
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對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苑也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枯也枯且有傷優施出

三言小言十五

十一

里克辟奠不饗而寢夜半使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將有所聞乎曰然君既許夫人立奚齊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平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許立奚齊矣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日中立固其謀也里克曰往言不可及矣且人中心唯無忌何可敗也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此所謂與中大夫成謀也

姐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姐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姐泣曰

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

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理也大子曰君非姐氏居不安食

不飽我辭姐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入誰納我十二月

戊申縊于新城陸氏微旨曰申生進下能自明退不能

俾護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與○公羊傳曷為直稱晉

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孫氏曰世子世君位者也稱君

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

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妾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

此者其誰乎獻公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

滅天理以敗其國家故申生雖有罪而目晉侯斥殺專

罪獻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辛

左氏傳公孫茲如辛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公穀並作首戴

左氏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

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大子以定其位○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

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何氏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列於諸侯故殊

也○程氏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

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傳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

扶弱主撥乱世而反之正特書反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

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前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則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

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下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申其敬則

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
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而班位
定矣
○杜氏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
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
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
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
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

則變之正也

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

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
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
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
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
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劉氏傳此一也曷為再言
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
率諸侯會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
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

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

王為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

臣之道皆得焉胡氏傳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

美之大者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
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
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誘鄭伯使
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

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逃其師而歸○常山劉氏曰桓公會世子而盟諸侯于首止在春秋之盟斯爲善矣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內奔中夏外交夷狄逃歸不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焉八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於逃歸而終於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趙子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胡氏傳或曰

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
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
夫義者權名分之中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
衰世之事而春秋予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
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
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
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
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軼縣東南○左氏傳楚闞穀於莒
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
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士○泰山孫氏曰此言
楚人滅弦者蓋惡桓公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
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常山劉氏曰凡諸侯爲
入滅其國或見伐而出於己非其罪則於國未宜絕于
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虧固可直於天子而求復
也焉可遂絕之哉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滅
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

出也國未滅者書出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三十
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於吳而後奔
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
年公子庚與來奔皆奪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
出奔齊以王命絕之也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昭三
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
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絕故
卽名之若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八月歸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

奔其爲可絕明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陸氏纂例曰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孫氏曰稱人以執

惡晉侯也○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護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都

在弘農陝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

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程氏傳書執不書滅自
取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
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劉氏傳此滅也何以不言滅地之緼於晉又矣非一日
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緼於晉又矣
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意林曰春秋之記事原始
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
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
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下陽而
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
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
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好存而惡亡莫能固亡
而保存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胡氏

傳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二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傳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師

曰伐而又言圍以見鄭伯之不即服○襄陵許氏曰圍

三

七

七

七

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矣。杜氏注新城鄭
新密今發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
救許也。○胡氏傳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
是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
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胡氏傳善之則何以致久也孫氏曰出踰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

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有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復治之

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並同

杜氏注邾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因而書之見以當時之爵或升或降惟霸主者所欲

爲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諶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旣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
下齊以救國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申出也有
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女專利不厭後
之人將來多於女旣葬出奔鄭○胡氏傳稱國以殺者
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
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

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

○致堂胡氏曰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鮮不有以致之故聖人交貶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作寧

左氏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

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齊侯
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文鄭伯使請盟于齊。杜氏

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審孫氏曰審母魯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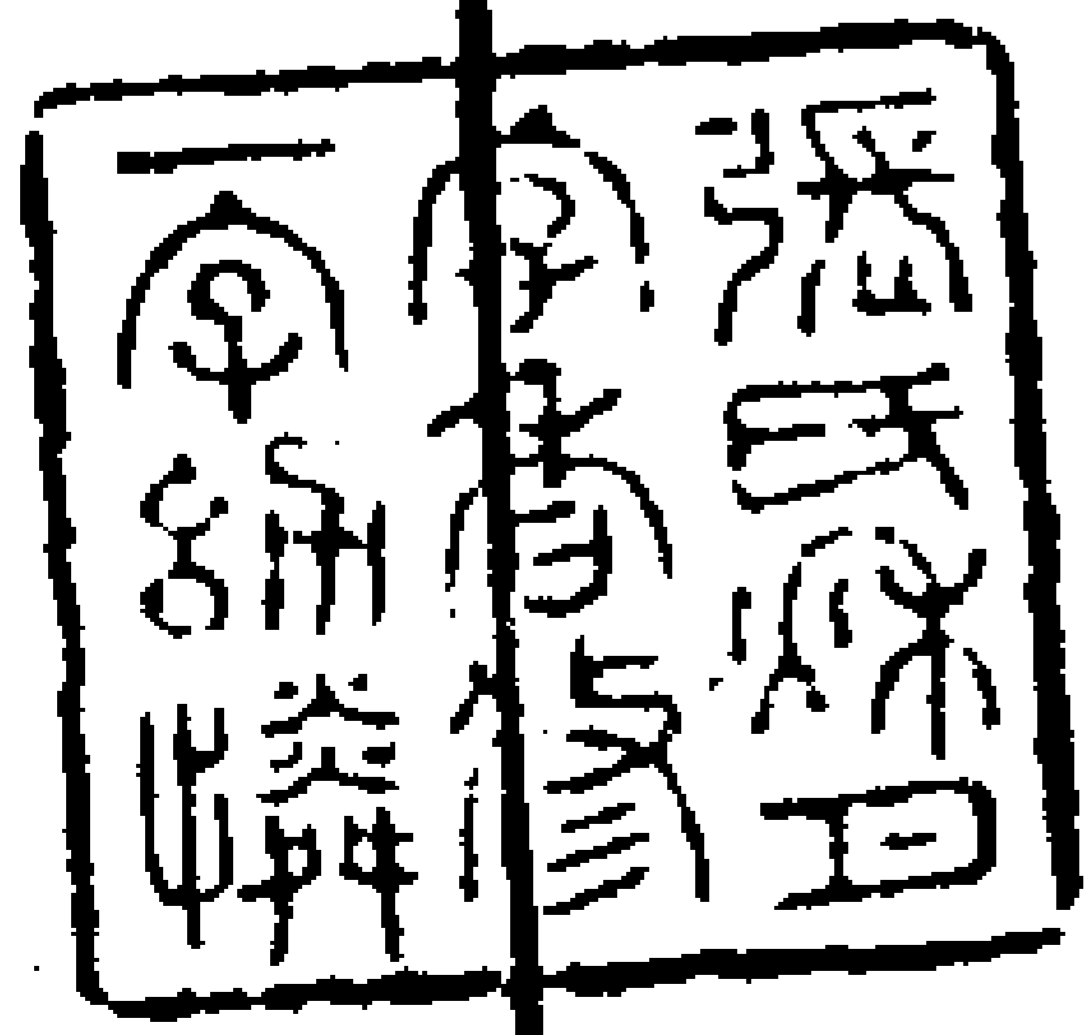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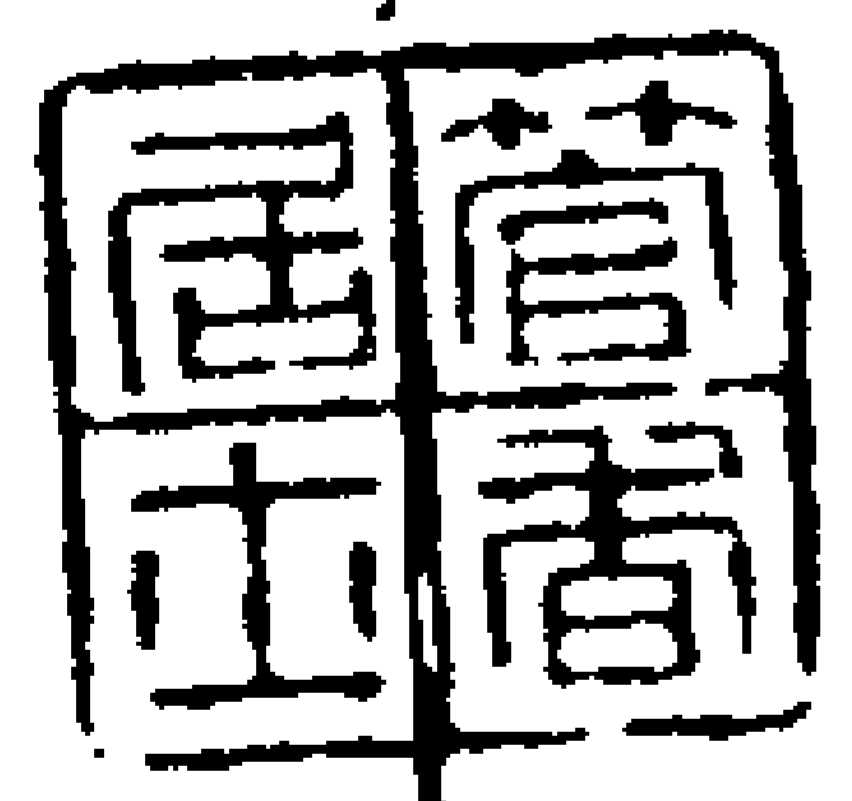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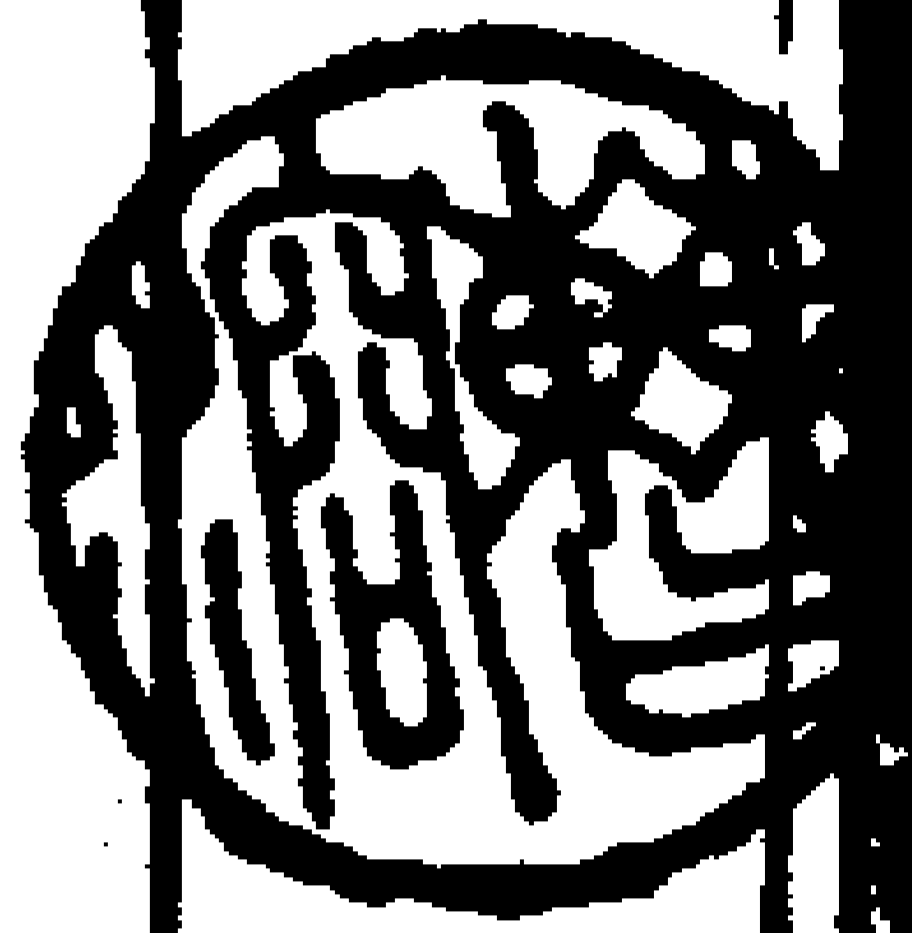
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卷第八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傳



僖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于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享款盟于泚

公羊傳王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

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穀梁傳兵車之

會也。纂例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杜氏注泚曹地

鄭伯乞盟

四ノヲ八

亦

左氏傳鄭伯之盟請服也

孔氏疏云鄭伯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今始服從桓公

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得序而乞盟彼既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別與之盟也

○胡氏傳乞者

卑讓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疆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與故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胡氏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此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陸氏摹劄此譏禘又譏致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

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
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非正也夫
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孫氏曰
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
夫人成風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
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
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
氏以貶之按文姜孫子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
可知也○劉氏意林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
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

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至乎無父無君何以言之耶已之母父之妻也今背死而使之妃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夫子命之者也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者王法之所禁也而天子未能正是王無天也故召伯來會葬榮叔來會皆以王之無天爲譏也○胡氏傳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鄉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

而嫡妻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何氏曰惠王也○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書葬故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穀御作禦

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杜氏注葵丘宋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

公陳留外黃縣有蔡丘。○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

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范氏曰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胡氏曰古者三公無

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

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

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程氏傳天子之宰

與世子禮異。

胡氏曰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

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

辭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

無哀矣。

劉氏傳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正也不三年者其以凶禮行則稱子其以嘉禮行則

稱爵以嘉禮行者非也以凶禮行者亦非也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也○微旨趙氏曰在喪而出威稱子或稱爵志惡之深淺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曰內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

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

歃血穀梁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
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左氏傳秋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程氏傳諸侯盟見宰不預陸氏微旨曰
淳聞於師曰
盟稱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之義且明周
公之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劉氏傳此一
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為善之桓公之五命

四十二

以是為素養矣諸侯咸諭乎桓之志蓋東牲載書而不

軟血也

胡氏曰觀孟子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實信矣○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

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甲戌晉侯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甲戌左氏穀梁作甲

子危公穀作詭殺公羊作弑

左氏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

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

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

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孫氏曰奚齊未踰年之君也其言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者奚齊庶孽其母嬖獻公殺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以惡之也○胡氏傳

人君者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

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大子宜四子伯服矣而犬戎

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

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大子而立趙王如
意致夫人為人彘者○謝氏曰晉獻公以嬖寵殺申生
立奚齊國人皆不欲立故里克殺之里克固有罪矣稱
君之子又以罪獻公之感於嬖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
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內惑
女子外昵小人天下紀綱安得而不壞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

五年如齊同此

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周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

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杜氏注蓋中國之狄滅而
居其地○余氏曰八年狄伐晉今又滅温桓不能救也
故温子出奔不名以國小力弱不克有支故怒之而畢
齊侯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
作卓子

左氏傳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權衡曰去年十一
月里克殺卓子此

亦据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矣采獲
兩書誤其前後耳杜氏云從赴非也荀息死之君子曰

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
有焉○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而曰里克殺其君卓

何也是里克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庭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天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

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

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為人臣而

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克之謂矣劉氏意林曰里克能

不聽優施之謀竊喜能不從孫林父之辭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感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无嬖

華之變矣患皆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正其篡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

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

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言矣其不食言

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國色也
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
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
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
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
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
不可與謀退執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
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

胡氏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

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歆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劉氏傳荀息之智則未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荀息之義則盡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注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陽門師會秦師納晉惠

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陽門立晉侯晉侯殺里克

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

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

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

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羊傳里克

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

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

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
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呂氏曰里克弑君殺之宜也然稱國以殺罪累上者何也晉惠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於已也故殺之爾春秋推見至隱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公羊作雨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傳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異芮實
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

我也遂殺平鄭邾舉及士輿大夫

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於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胡氏傳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公與之俱會齊桓皆非禮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襄陵許氏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雩後平陽穀之會爲大雩盛陰之極其反爲陽信賢君也不能禮佐齊桓倣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特齊故冬楚人伐黃○胡氏傳滅

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旣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

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襄陵許氏
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怠矣是以楚
人伐黃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晉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
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
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左
氏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胡氏傳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旣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受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志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彊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彊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榘卒

公羊作庚曰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為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至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

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進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自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其事其義則遊于聖門者默識於言意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避淮夷遷之
覩於緣陵

○公羊傳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傳齊桓

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立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

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

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

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

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自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

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
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
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
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
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
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沒楚丘之迹責其王賤霸差稱桓文
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
之說矣。杜氏注緣陵杞邑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穀梁作
增後同

公羊傳鄆子為使乎季姬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

已也使來請娶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與鄆子相遇然後

使來請已非所以遠別故○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

甲鄆子使於季姬以賤之○胡

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鄆子也

氏傳內女適人者明有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

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

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明矣及者內為志焉爾內

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

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

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
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非所以厚其別也故稱遇稱
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杜氏注鄆
國琅邪鄆縣今沂州承縣地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傳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

也襲者黑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沙鹿崩何以

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

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何氏注鹿山是也。杜氏注沙鹿晉地山名平陽元城縣有沙鹿土。○劉氏傳沙鹿者河山也山則曷為不曰山有號有名以之口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胡為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為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隕晉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華也

狄侵鄭

冬蔡侯用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齊
余氏曰公十年如齊今再如之上不朝王而下數如疆

楚人伐徐

左氏傳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羊作率後或同

左氏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

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兵車

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注：公孫敖慶父之子，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何氏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夫君已自故臣凡內，獨稱名氏，詳內別單單。○胡氏傳：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刑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

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
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
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
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
卒欲有國者持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
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厲蔡僉國義陽隨縣

北有厲細

八月螽

公羊作螽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何以致父也

又暴師過三時

季姬歸于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辨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耳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

于宋五成十五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

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

證疏云杜氏以長歷推
證已卯九月三十日

○公羊傳震之者何雷電擊夷

伯之廟者也○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責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杜氏注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程氏遺書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
道如石墮于宋而言墮石如夷伯之廟震辰而言震夷伯
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
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

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霸德方衰荒服窺伺至是而諸侯浸以貳也威靈之陵夷可不儆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氏傳徐恃救也又十六年夏傳齊伐厲不克救徐而

還杜氏注婁林徐地

○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呂氏曰諸侯

之救徐者亦無能為也見齊桓亦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曹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悉於曹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慶鄭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僕徒爲右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拒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潁而止公虜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辛未桑伯歸之而質其天子必得大成十一月晉侯歸○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
晉侯爲志乎爲戰也云爾○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
書伐專罪晉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
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
施幸災貪員愛怒隣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
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
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
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
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

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
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天下命禹必稱元后為
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
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弄君親而不顧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隕公羊作霽後同
鷁穀梁作鷁

公羊傳曷為先言霽而後言石霽石記聞聞其碩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
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君
子之於物

無所苟而已石鷁猶且盡其辭而况於人乎

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高

郵孫氏曰書是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不書日者所

不可知闕之也○程氏傳隕石于宋者自空凝結而隕

六鷁退飛倒逆也必有氣驅之

杜氏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杜氏

注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

劉氏意林曰同盟有分灾救患之義故水火兵

戎之為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

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

○胡氏傳宋人不當告春秋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

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
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三國之餘欲圖霸業
五石墮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
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
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
爲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
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爲鄉也季子忠賢在僖

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友何譏也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胡氏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

則必記其葬然而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共姬在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信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左氏傳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

蘇氏曰淮夷病郟故也師氏曰淮夷嘗病杞

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齊侯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左氏謂之東略而穀梁謂之兵車之

會意皆

在此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

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注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為討而止公。杜氏注項國汝陰項縣。程氏傳
 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
 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胡氏傳事有隱諱。臣子
 施之於君父者也。故鄣鄣鄣言取君夫執政之臣擅
 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
 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氏注卞魯地。左氏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陸氏纂例曰參譏之。杜謬謂曰夫以夫人而會齊侯雖曰齊之女非正也齊侯會之亦不

可公又不當使往
故趙子謂參議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

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

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惠公元葛嬴生昭公潘密姬

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

公雍人名巫即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

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會云云公羊作宋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說以

宋○穀梁傳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責之○劉氏傳伐齊以納

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

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實者享

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公子昭非正也意林曰宋襄有

夏中國之心霸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率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力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凡人之情以謂仁有置武有置德武置服自公孫枝而有此言是故莫勉於為正而皆勉於為不正此乃其所以失也秦穆宋襄既不遂霸而臧武仲又因以奔其身吾以此觀之順事恕施王事之始也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胡氏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

善則伐者惡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曰春

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以宋主齊者不與宋襄伐齊

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程氏傳宋及曲

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

也○胡氏傳或曰齊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

鄭伯以從楚春秋猶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

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
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
明矣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傳書狄救齊者許夷狄也許
夷狄則罪中夏矣許之易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
罪也。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恃兵力亦以禮
讓恩信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者以見公之遺烈
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云八月無丁亥日

杜氏注十一月而葬亂故。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

之事然而不能謹終如始付託非人極方在殞四鄰謀

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

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

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圍兔圃衛侯以國讓於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衛狄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伐衛所以救齊也功
近而德遠矣○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
齊桓死未逾年而衛人與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者
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
之春秋書曰邢人狄人伐衛中國則夷狄矣而狄則人
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人理泯玉而夷狄爲人
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孫氏經社曰齊桓之盛樊大王室尊強中國置之安地雖江黃之遠猶能斂衽向盟而滕之微弱由幽盟之後凡三十七年有兵車衣裳之會而未嘗列其間至歿之後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其執僅不亡滅春秋以爲滕之危弱甚矣故以名罪之宋人藉桓公之後非有大義來服諸侯反肆已之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以陵轢諸夏春秋以爲宋公之彊暴甚矣故以人退之夫以危弱不

可以保國非正也強暴不可以綏眾亦非正也春秋不

以不正治不正此其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胡氏傳滕既有罪宋

何以稱人不得為霸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會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羊作宋人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曹人在焉其曰曹南何君

不出而大夫行故曰曹南也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魯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大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而虐三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蘇氏曰鄆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

於邾故書曰會盟于邾

○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

之社欲以屬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
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之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
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
貶而見矣本社說○高郵孫氏曰邾鄆世讎之國宣十八

左氏傳衛人

冬會陳人蔡人

左氏傳陳穆

于齊脩桓公

氏注楚與此

傳盟會皆君

必有君與貴

蔡楚鄭之君

與其大夫諱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
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
彊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
齊脩霸業能制其彊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
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
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
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
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彊傷中
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

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覲

前年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
秦取之今年春遂城而居之○杜氏注多築城

邑而無民以實
之故為秦所取

民罷而不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

溝塹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

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何氏

注魚爛自內發○胡氏傳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畫

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
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

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長不違職食用咸和萬民者文
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
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者月漸如火銷膏以至
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
昏而出惡政者乎○穀詛傳自土也酒於酒淫於色心
其士可立而待矣

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

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如書伐而滅亡則淫酒不足記著其自土然後

其惡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

惡正也正謂政教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微旨淳聞於師曰

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疆暴取

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其惡易見也

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
聖人所以明微也

春秋卷第九

李欽撰相傳補宗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傳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繆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公。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固。貴。如。之。何。何。必。改。

小字一
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
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
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
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
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
意深矣

夏郤子來朝

杜氏注郤姬姓國

五月乙巳酉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
宮則有東宮矣曾子白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
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
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何氏注狄稱人者
能常與中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薳伐隨取成
而還○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矣而
宋欲盟之其能誑乎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衛決民被其
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急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解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
後敗。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
在齊人上

夏大旱

左氏傳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聚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公羊傳何以書

記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公羊作霍
穀梁作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傳諸侯會宋公于孟孟為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其其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蔡季期以乘
車之會公羊自夷讓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
之會往宋公自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
之自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微言趙氏曰此楚執其其以諸侯執之之辭善何以南面之

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

主故譏之

程氏傳宋率諸侯為會蠻夷執會主而諸侯

惡於諸侯也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

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

猶不取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

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

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矧

南面之君也哉其不勇於義甚矣

○胡氏傳春秋為

賢者諱宋人自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

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

與楚會盟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

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以深貶之

趙氏曰宋公德不足

小可下

懷慮不及遠而求諸
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冬公伐邾

杜氏注為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

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言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

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魯為魯諱者拒其使而不

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主

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
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以致討不
患無辭曾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
不曰宋捷為曾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傳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之○

胡氏傳書盟于薄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
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會獸將逼人而

食之矣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
大義以抑疆暴使宋人自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
較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變夷出其事
已真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也○
蘇氏曰宋公亦不言歸而言釋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
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公羊作胸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太皞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
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四國封近濟
故世祀之

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

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

夷猶夏周禍也

邾雖曹姓迫近戎狄雜用夷禮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

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胡氏傳審如

左氏之傳則公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

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

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

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〇〇八

左氏傳鄭伯如楚夏宋人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泰山孫氏曰鄭即楚故也按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
 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伐鄭三年楚
 人伐鄭鄭不即楚而此即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
 仇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之維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雖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彘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曾縣諸魚門。杜氏注升陘魯地。程氏傳公戰也。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胡氏傳記稱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二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禁暴誅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人公孫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公爲志乎爲此戰也云爾○穀梁傳責宋襄也泓之戰以爲復讐之耻也率之耻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率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且曰

以報其耻哉○胡氏溥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
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
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
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
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
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
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
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仲

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

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

貶之也

意林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

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分均為仁出後

為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師氏曰宋

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

之業志大謀淺妄意要功以自取敗觀其敗齊師執滕

子圍曹伐鄭連年暴師毒民以逞其欲其於仁義蓋亦

遠矣及戰于泓方且以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為辭則區

區之意不足以濟事

而適足以自敗矣 ○師氏曰楚人稱人惡夷狄也

蘇氏

曰宋公被執見釋猶列諸侯楚以夷狄而干

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辭無所予

十

七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泰山孫氏曰楚

人敗宋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

書以誅其惡胡氏傳或曰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杜氏注緡

宋邑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

左氏傳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余氏曰楚連得志於宋故又伐陳者以其

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杜氏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經稱

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其終貶之○胡氏傳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

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

為禽獸人道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
然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然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主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
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酈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

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
此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
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龔
從昧與頑用器茲之大者也棄德從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
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龍首不別五色之
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
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
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
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王弗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皆卒
為禍蓋不講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
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然我遂奉大叔
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
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類叔桃子奉大
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二十五年秦伯

師于河上將納王孤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

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

城○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居

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

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嵩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

於境內才出畿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陸氏纂例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不言出襄王

獨書出者自絕天位始居于鄭猶君出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雖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

其地但不
得其所耳

○胡氏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

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
之未順也忍小忿睚眦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女嫁遂出
狄師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
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
周降于列國旣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
寄生之君爾豈而書出以爲後戒唐資桑榆之兵以代
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
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

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
曰居者若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王存天理之
意也

晉侯夷吾卒

左氏傳晉惠公卒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
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
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嚭餐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洽
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
橐鞬以與君周旋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
之不書不告入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
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卒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徐邈曰諸侯有赴告之命所以厚交好通憂虞若鄰國
相望而情志否隔不通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
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缺此蓋內外
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冊所錄不失
常法其文獻足證故孔子因而修之事仍本史而辭有
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
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之多少此蓋修
春秋之本旨也晉自莊公以前不書于經又不言文公

之入誠當有不
告故不書也

二十有五季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燹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

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燹滅邢○穀梁

傳燹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劉氏曰春秋滅國多

矣惟衛燹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絕先祖之裔喪骨肉之恩故生以匹

夫稱之示王法不容誅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燹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劉氏傳婦人不專行嫁無爲婦逆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爲見經吾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婚是自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者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凡歸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在於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其重則專在於納之者矣蓋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彊有力者專之皆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興師槩有罪焉然罪惡淺深則又各存乎其文矣

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胡氏傳圍
陳納頓子也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
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
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
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
頓真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泚脩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

魯莒元年
有鄆之怨

○杜氏注洮魯地○纂例曰子

在喪之稱○辨疑趙子曰凡以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

書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傳公會莒莒子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杜氏注向莒地○師氏曰譏屢盟也

齊人侵我西部鄆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羊
作雋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部鄆討是一盟也○穀梁傳弗及者

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帥

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杜氏注鄆齊地濟北穀城縣而有地名鄆。劉氏傳追之者何遂之也。其言弗及何弗及者遷辭也為畏其弗敢及若不及然

意林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夫又不敢乃是幸百姓而棄之者也豈為民父母之道哉於是乃使公子遂遂乞師於楚以自防耳從此揆之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蘇氏曰侵

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築室趾將

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父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
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
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
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也九年而棄命廢職
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師氏
曰於春侵魯而夏又伐之尋怨勞民以逞其志書之曰

人以微之也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羊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言其不臣事周室可
以此罪責而伐之

○公羊傳

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
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
自相請師非札也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大意故辨

之○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之師夫國
 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主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
 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胡氏傳衛人報德以怨
 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
 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
 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
 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
 以蠶夷錢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之師惡
 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夔
作隗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
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氏注夔
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胡氏傳春秋滅國以其君
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
者而夔祖能摯是不得祀祝融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
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
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大二百九十七

劉氏意林曰楚
祖鬻熊能夔祖熊

小五

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能是變之不得祀者也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鬻

之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滅楚即晉及楚令丑子主

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

公卒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接楚申公叔侯成之○

泰山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伐中國固

其不可而又取邑焉此公之惡可知也○胡氏傳楚強

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皆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

公至自伐齊

穀梁傳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何氏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卒

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致伐以危之

○胡氏傳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其

失正其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任氏曰以夷

狄之師伐中國夷狄之心何可保耶危公之行所以書

至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余氏曰杞子來朝節節來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
也卒也以夷禮卒之來也以夷至之所謂中國夷狄則
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
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閒楚

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桓公禮下宋桓魯
莊之意正相反有以知其功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顯矣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禮也。任氏曰僖公不省己之不當受
朝而乃責杞之無禮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

于彼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穀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

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

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

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微旨曰四國申夷狄之威屈

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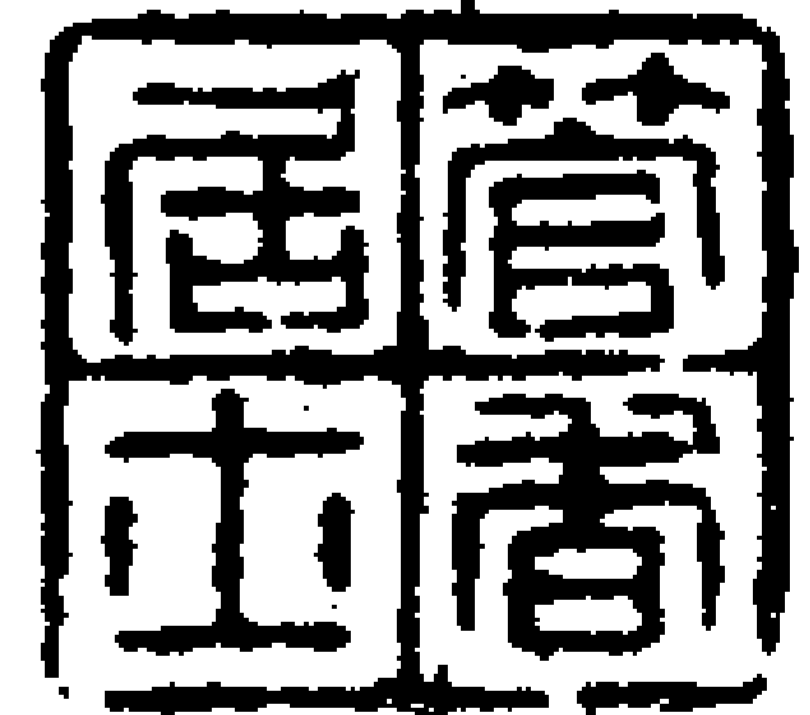
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

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

圍人楚子以敗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卷第十

十一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卷第十一

禮記

禮記

僖公

僖公

僖公

僖公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侵曹

左氏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

侵曹伐衛○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

鄭嗣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

念舊惡故再稱

○胡氏傳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

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

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

小比五

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晉華
即夷於是乎致武彘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
蔡鄭許舉兵而國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而新
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
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乃其
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既忍於奄楚里鳧須矣何獨不
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甚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

不卒戍也。○杜氏注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

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未枉濫也。疏云周禮司

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

內殺大夫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及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以示不枉濫。○胡氏傳稱刺者若曰

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陸氏纂例曰內殺大夫謂之刺

避惡名也。唯有二人皆非卿而特書明是公子也。上言

晉人伐衛下言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不斥

言無罪申巨禮也。凡惡事須書者則避辭言之猶公夫

人奔則曰遷殺大夫曰刺是也。○蘇氏曰刺未有書其殺

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胡氏傳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救衛不克。○胡氏傳春秋樂與人改過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書楚人救衛譏晉深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左氏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
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今無入
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
圖報於何有藝僂負羈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
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杜氏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
宋所謂譎而不正○蘇氏曰晉侯以不禮故私討於曹
既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其稱晉侯以伯討書
之何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
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胡氏傳古者觀文歷武
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
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

晉文不修辭命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
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界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
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
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
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呂氏曰此一年記晉
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其有意
於爲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知難而退子玉使伯楚請單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屠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死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
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

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
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車七百乘韃
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季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
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季玉收其卒而止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二十七年傳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畿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意林曰當是

之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是為得臣

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必原

情之義也○胡氏傳楚稱人貶之也得臣雖從晉師然

初告之辭則未有必戰之意及先軫獻謀陰攜其營而

陽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故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

晉侯所以誅其意也荆楚恃彊憑陵諸夏滅黃帝而霸王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侯之大夫不能救執中國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傳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焉官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師之道也胡氏曰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故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泰山孫氏曰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不名者以見晉文逼逐而去○胡氏傳諸侯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

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
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
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
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斲者乃能處大
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者不勝任者
惟斲者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
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外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

三

左氏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

作宮五月丁未獻楚俘于主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

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六轡之服戎輅之

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白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

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

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樊

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

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注踐土鄭地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高郵孫氏曰齊桓之興始致世子晉文之霸遂召天王。胡氏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昊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
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
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子者立以
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
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氏注陳本與楚楚欺懼而屬晉來未及盟故曰如會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施會受命也○襄陵許氏曰
鄆子會盟後會也陳侯如會後盟也宋襄使邾用鄆子

而晉文受陳侯霸圖宏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劉氏意林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胡氏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

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狩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怨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羊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武受盟于踐土

故听衛侯歸

蜜武子與衛人盟于死濮曰天禍衛國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

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

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

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

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傳言叔武之忠衛侯所

以書復歸

衛侯先期入

不信叔武

寧子先長特守門以為

使也與之乘而入

長辨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

公子款犬

華仲前驅

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備大夫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接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款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公羊傳文公逸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

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

出 ○劉氏傳衛侯鄭何以名敗曷為敗殺

叔武也衛侯曷為殺叔武叔武治反衛侯驅而入

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叔武在內

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襄陵許氏曰志入杞之怨釋也歸寧常事不書者也中國有霸則諸侯弛兵而室家緩帶於是族姻之恩始錄而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爲晉侯之澤也故書伯姬莊公女也莊公夫人以二十四年入而伯姬二十五年歸杞知伯姬非哀姜出今其來也蓋寧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

襄陵許氏曰志伐齊之仇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

絕比相侵伐昭公元年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修舊好焉禮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温

穀梁無齊侯

左氏傳會于温討不服也

許討衛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也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

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胡氏曰以尊周而全

也晉言非其地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公羊傳不與再致

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杜氏注今河內有河陽縣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

史闕文○啖氏微旨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於臣禮

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

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以為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秋之作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用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

以君

在因親以衣食為已職橐衣之
褻館廩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公羊傳衛侯之罪何

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
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
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劉氏傳曷為或
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此
其為不正柰何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則
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
已頗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
程氏曰凡言歸者易
詞歸之者強歸之詞
也 ○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

小甲、二、五
殺叔武則執有罪也何為不得為霸討天子在是而擅
執諸侯軋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穀梁傳自晉晉有奉
焉爾。劉氏傳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
已絕復惡也其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之主也
諸侯逐圍許

左氏傳丁丑諸侯圍許。杜氏注會溫諸侯也許比再
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胡氏傳諸侯再會天子再至

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
古者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
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
遂繼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得從晉
何也按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鄭人侵許服
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蓋使失其所係如此之難也
宋襄之興紹桓遺緒逮晉文時則許既離中國而合於
楚矣國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莖史使曰以曹為

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

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借命而不與借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

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劉氏傳曹伯襄何以

名貶曷為敗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意林曰衛侯以殺

得國名其惡不同其敗○胡氏傳夫以賂得國而春秋

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

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呂氏曰晉侯執曹伯罪宋人既赦之使歸則遂會諸

侯圍許晉文之於諸侯殆以奴役之也曹伯不能感激
自奮以乘合於義而遂委靡不振以死亦君子所鄙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介葛盧來朝會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禮也疏云芻米以周禮掌客及聘禮準之則此當饋之麥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六十車

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

朝也

公至自圍許

余氏傳圍許踰年而還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狄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涂秦小子款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

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

大倉西南池水也 ○程氏傳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

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

侯貶稱人惡之大也。○劉氏傳皆諸侯之大夫非微者也。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內，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于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其餘從同同。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而列國盟是謂上。諸侯大夫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胡氏傳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止其本也。

秋大雨雹

左氏傳大雨雹為災也。○胡氏傳正蒙曰：凡陰氣凝聚

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電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時僖公即位日冬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氏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胡氏傳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却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俞醫使溲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治堙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

是為訟君也。

衛侯雖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詣正鵠

反求詣身衛侯不思改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

衛侯在外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胡氏傳凡稱國以殺

者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元咺者兵莫潛於志鎮鉞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然則大臣何与焉

○胡氏傳公子瑕從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

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

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

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

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
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高郵孫氏
曰公子瑕嘗立為君矣於是殺之猶曰公子者瑕見立
於元咺耳非受命於天王傳國於先君者也不曰其君
非君也元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元咺立之元咺
存則公子瑕存元咺死則公子瑕死咺立之為君咺見
殺則公子瑕死也

衛侯鄭歸于衛

胡氏傳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
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伎害我本枝古
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閒
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
族之軋已至於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
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
是焉藹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
戒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
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
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

與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
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
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孫

曰翟泉之盟
鄭不至故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

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
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亦去之○王氏集傳箋義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
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
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杜氏注周公天子三公兼

冢宰。○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
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疆
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胡氏傳大
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
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者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冢宰
上公其職任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
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美周室於

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駭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高郵

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

田嘗見侵入于曹魯於是而取之○常山劉氏曰趙子

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

無異辭其有本是己邑及我之附庸以彼所奪之後取

疆理但專自以兵甲爭奪按此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

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據經爲合義春秋
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
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業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
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

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杜氏注諸侯

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常祀龜

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胡氏傳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

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

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

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禘嘗不卜郊

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

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三卜吉也則用之謂之郊者天人相交際之意也不言郊天不

敢斥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

之事

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無兩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何氏云凡三十六所無

所不通

盡八極之內無所不至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

故魯郊非禮也

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

魯卜

吉免之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自省責

○穀梁傳免牲者

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左氏傳四下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

而卜其牲日

卜牲與日知吉凶

牛卜日曰牲

得吉日則牲成而牛改名牲

卜郊上怠慢也

怠於古典瀆慢龜策

○纂例啖子曰凡祭常事多

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上帝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皆用辛日故以十二月卜三郊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稷則以凡牛可也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劉氏傳郊用正月上辛則曷爲卜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
丑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王者
必以其正月郊則曷爲或言免牲或不言免牲免牲
禮也不免牲非禮也免牲何以禮不免牲何以非禮
郊者歲事也六月上甲始禘牲十月上甲始粢牲帝
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曷爲或言牲或言牛
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何以則中禮何以則不中禮
夏后氏玄牲商人白牲周人騂牲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胡氏傳揚子曰天

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美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褻矣祀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而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其祖非列國諸侯之

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
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
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為
等衰蓋不易之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
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猶三望

左氏傳猶三望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
也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

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

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

下所宜禮祭天牲角廟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岳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

縣水沈風磔兩升燎者取翅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柴上燒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側手為膚按指為寸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

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澤潤及于千里郊望非一獨祭其一曰三魯郊

非禮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者尊

不食而卑者食書者惡失禮也○杜氏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

因郊祀望而祭之疏曰楚語云天子編祀群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

山川注因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其分野星辰山川也魯於十二次降婁魯地在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三望公羊以為泰山河海鄭玄以為非其地則不祭魯竟不及河三望謂淮海岱也禹貢徐州魯地

○劉氏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星辰山川曷為祭星辰山川星辰所瞻仰也山川民所

取財用也猶三望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意林曰謂猶者可以

已之辭何其不知春秋也春秋貴正貴備安有廢大存小而又教之曰可以已哉是猶逐其父而養其母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亦誨之孝而已矣王介甫曰春秋內魯諱其惡而褒其善此內辭也曰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也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也然則春秋之義非致其至者也愈乎已則可矣是猶紆其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以全吾愛云耳則可乎亦誨之悌而已矣故以猶為可以已者逐父而養其母之說也以猶為愈乎已

者終兄而徐之之說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以爲猶愈乎已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以謂猶愈乎已故非之君子之道致其至者也當其必爲不曰可以已亦不曰愈乎已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呂氏曰以

求婦而來父母之困非禮也故書春秋之書凡以使人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耳毫釐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不自得者唯能自克以義以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千萬人吾往矣其終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春秋所由作也

○胡氏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

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見

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主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
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
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
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昌武之禍矣中論曰易稱
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運而不停者乾也是故男子有四方之志取其
動也靜而不動者坤也是故女正位乎內不與闔外之
事闔外之事且猶不與況出境乎由是言之伯姬之求
婦可謂正乎應靜而動反常也婦之反常則亦何所不
至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胡氏傳帝丘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齊桓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彊盛衛侯不能彊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捷

杜氏注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胡氏傳再書衛人而稱
及者所以罪衛也盟者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
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
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

左氏傳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杞子三十年秦伯圍鄭使戍鄭

者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

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

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及孟明西乞

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

拱矣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

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人聞吾子將

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
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
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
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
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杜氏法滅而書入
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
以敏藏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

左氏殺梁有師字

左氏傳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天秦我也必伐秦

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一

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敗秦師

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師

公許之先軫怒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

鬻寡鼓使歸就戮乎秦實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
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龍襲鄭百里子與蹇叔
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罕上之木拱矣師出晉人
與蹇叔要諸穀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蹇叔
何蹇叔微也其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蹇叔之微先軫
也或曰襄公親之蹇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曷曷爲是君
在乎殯而用師也○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去乎戰也○程氏
 傳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
 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共憤故稱晉人其
 稱姜戎亦然今按晉人似當作一秦字○胡氏傳按書序秦穆公伐
 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而經書晉人敗秦于穀是晉仲
 尼親筆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
 勸善其辭懇春秋備書晉秦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
 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紕不稱君者俯逼葬期
 忘親背惠累綴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

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
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
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
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
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
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
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劉氏傳秦之所以為狄與人之
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
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地
而棄其師者也○今按程氏劉氏胡氏皆從公羊作秦

癸巳葬晉文公

左氏傳晉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

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作取叢穀梁婁作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在二十二年

邾人不

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杜氏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白狄子○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
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
故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懷也○杜
氏注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秋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以乙巳日在十一月

左氏傳薨于小寢即安也。○胡氏傳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爲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薨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襄陵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孰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曾子曰易筮是也。

陰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羊
作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注書失時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卷第十一

延祐甲寅李教授改正補完

春秋卷第十二

張洽集傳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

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傳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羊傳其言來會葬

何會葬禮也。○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終始之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余氏曰五月而葬內葬雖得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氏傳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

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

子亦非禮也

胡氏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懷則有錫敵見圭璧因

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敵見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放矢因其敵懷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初非繼朝而獻功也遣使錫命是輕恩而瀆典也安得不啓諸侯驕之心乎故穀梁子以謂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伐綿些言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

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于
温先且居晉侯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
取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
高郵孫氏曰天王賜命魯公而魯公使得臣拜之恭禮
之甚者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
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孔達不共盟主稱兵報復故人之

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

左氏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教會之○杜氏注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公穀作覓

何氏注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故兩見之又責臣子當討賊也○左氏傳初楚

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讒目而射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宮甲大子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胡氏傳世子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

人情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觀此而察所由
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春秋左氏至此廢書歎曰經籍
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
爲勸戒故商臣十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
故亦耳不可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
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亦
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在後而不避顧謂身後
惡名足以格其邪志而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
可謂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醜矣傳者按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妻必正而楚顏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饒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

憾而能恥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
死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
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頡偃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
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
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春秋書世子弑君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
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傳報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
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復使爲政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
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程氏
傳越國襲人秦之罪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

國以襲遠雖憤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胡氏傳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孟明伐晉報報之役此所謂憤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爲主何哉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論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忿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

用桑禮平明而葬練主用栗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用栗

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尔不時也○穀梁

傳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

十五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擔可

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任氏曰主

所以象神也孝子之心以親既葬而不得復見也於是

作主以象神故古者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未

忍一日忘其親也。僖公薨葬踰年而今乃為主忘其君

親矣。胡氏傳十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

不敬積惡之源也以為無傷而弗去至於惡積而

不可揜此春秋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虘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虘父盟以厭之也適

晉不書諱之也。○穀梁傳不言公虘父仇也為公諱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義抑高舉下虘父云者君臣詞

也以抑晉也。○杜氏注虘父為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

而親與公盟故舉其族不地者盟晉都○胡氏傳諱不
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
晉不書及國不致爲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
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隴公穀
作飲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殺孔達以說○杜氏

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襄陵許氏曰元年衛
人伐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

成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患秦楚遵養中國罪苟有可
委斯受之可也

自早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氏注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

收○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

志乎民者也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文公不勤胡
雨故歷四時乃書以見其無恤民之心胡

氏傳書不雨至秋七月而不曰至秋七月不雨者蓋後

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

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

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數為憂樂也

通旨曰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七月

者猶言有雨亦可無雨亦可

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

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

五年而再殷祭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劉氏傳禘則曷為謂之大事諸侯之大

事也無人薦而不享大夫享而不禘諸侯禘而不禘又意林曰時祭禘有事禘祭禘大事大事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夫有善於其君則于禘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周之未造也非大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
○杜氏曰時未當言祭而於大廟

行之於閔二年譏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又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公羊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

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劉氏曰此非祖祫也其謂之祖祫何臣子一例也

○左

氏傳於是身父弟已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穀梁傳先親而後祖

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胡氏傳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故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任氏曰父終弟及其名號雖不同其爲世則一矣

子者一家之私愛也世統者天下之大義也僖公雖閔公之兄然繼閔之統則昭穆之序嚴不可亂以一家之私愛而汨天下之大義文公於是不可智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氏曰秦以憤取

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取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猶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乎己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董氏繫露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謂

之喪娶曰春秋之論莫重乎志今納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早春秋不譏其前顧譏其後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乃在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疾也緣此以論禮禮所重者在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與之居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常山劉氏曰昔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

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爲也由此觀之則諸侯守邦豈可致民之潰哉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其可知矣蔡潰沈潰皆潰之類是也○胡氏傳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王子虎與

傳同盟
于翟泉

○胡氏傳王于虎不書爵讓之也天子內臣無
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矣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胡氏傳其稱人何也聖人作
易以懲忿窒欲為損卦之象其辭曰德之修也春秋諸
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其名為貪其是
欲而不能窒也及敗於穀作秦誓言庶幾能改將窒其欲
也復起彭衙之師以報穀圍之役其名為憤其是忿而

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忿而後悔自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其故於此取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彘于宋

陸氏纂例曰自空而下下又多似雨也○公羊傳記異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公如晉

及晉侯盟○陸氏纂例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蘇氏

曰晉懼其無禮故請改盟雖親盟於其國猶可書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桓公周卿士不書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

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亦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

為護也其為護奈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傳以者不

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

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
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
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
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
之罪晉宜大合諸侯聲罪致討庶幾楚震恐而江圍可
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疆國豈能濟乎故書
以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呂氏曰自是公朝強國晉致者事近得詳事遠不得詳

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傳納幣在喪中與喪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劉氏傳何以不言姜氏貶喪娶者公也曷爲貶夫人夫人與有貶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貶何父母與有罪也○胡氏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而

思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爲成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者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以譏之以爲後鑒

秋侵齊

許氏曰秋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聞會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氏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胡氏傳晉三敗秦師而穆公報之則貶稱人秦雖取王官及郊未至如晉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亦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若襄公則忘親誓

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責矣然晉襄伐秦而秦穆至是不復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穆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此秦誓之書所以列於百篇之末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傳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杜氏注僖公庶母也○陸氏纂例曰自成風之後妾母

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胡氏傳風氏莊
公之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
若夫妾勝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沒
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勝爲夫
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
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
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
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書

不為異辭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贈○胡氏通旨曰言

來歸者彼自來也言歸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程氏

傳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

已明稱叔存禮也

劉氏意林曰不知者乃以謂天子贈人之妾小過耳而譏之深求車殺母

第大惡也而譏之畧是不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父子也夫婦也君臣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執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生成之於三綱廢矣是去人之所以為人也王之無天不亦明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氏纂例曰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

禮也蘇氏曰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為之宮

也魯禮之變自此始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穀梁

程氏傳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

此尤謹其戒胡氏曰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

以謂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既不稱

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數何也歸含且贈施於妾

母已稱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

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贈而又葬則其事

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

其戒而不敢略也○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

爲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一體不敢私其親也服問曰君母非夫人也則群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也此禮之正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

左氏傳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

杜氏注六今廬江六縣○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麇臧文仲聞六與麇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哀哉○師氏曰秦楚晉夷狄也秦入都楚滅蒙晉夷狄之盛疆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來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羊作謹

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盂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梁作夜

左氏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右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

軍趙盾佐之陽處公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
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
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
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
胡氏曰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
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
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夜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與
殺焉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劉氏傳然則處父之罪
奈何處父之為人臣也華而不實好剛而犯上興事以
自為名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重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頒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劉氏傳閏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爲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

非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句公羊作胸

杜氏注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及其君之後邾復

滅之○左氏傳公伐邾聞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實

文公子焉邾文公之子也

遂城部

杜氏注部魯邑下縣南有部城城部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毅梁作主

左氏傳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

樂豫爲司馬麟曜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
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昔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斤焉者也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獲貳若之
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
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會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
位而葬○劉氏傳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昭公欲
去群公子而反爲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

宮蓋僕然後勝爾○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殺之也大夫不名義擊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先蔑下有以師守其說無

據今從二傳
蔑公羊作昧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安實此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及重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虜也不
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
先蔑奔秦○劉氏傳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
大夫專廢置君也○程氏傳晉始立公子雍既而悔
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
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胡氏曰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
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
其偶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故河曲之戰其貶有如此

者使後世臣子謹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

敗績敵也常山劉氏曰戰必有勝敗故諸侯之戰必書人其敗曰某師敗績唯此秦敗不書者晉欲

甚故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出明自軍中而去也

狄侵我西鄙

左氏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

鄆舒且讓之○許氏曰狄懲箕之敗間一侵齊而未敢

肆至是始復侵宋侵衛侵齊晉襄既沒莫之忘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
書所會後也○杜氏注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程氏傳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
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
遂再往與晉盟也○胡氏傳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
會也文公怠惰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其大夫盟者唯二例耳莊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及此年晉大夫是也春秋之法內
臣而盟我公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

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君薨嗣子少君靈公之在抱則晉大夫得免焉善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者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穀梁傳蒞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傳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魯趙盾盟于衡雍

左氏傳晉人以苞之盟來討襄仲會魯趙盾盟于衡雍
報苞之盟也○范氏注衡雍鄭地○任氏曰二國之用
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雜戎公羊
作伊雜戎

左氏傳遂會伊雜之戎○許氏曰戎醜在雜亂華甚矣
稱公子遂兩之也兩之也者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春秋
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雜處晉既大亂不救唐亦

幾危方悔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胡氏傳春秋記約而志詳

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維戎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廼有與雜處而不辨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七年穆伯娶于莒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

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

穆伯公孫敖也文伯其子戴也惠叔難也襄仲教從父昆弟

穆伯之如莒泣盟也且

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

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

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其若
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
弟如初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莒已氏焉○
陸氏纂例曰還者事畢若師還之類是也善辭也復者
未畢若公孫敖仲遂皆事未畢而復也賤辭也○泰山
孫氏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而反也
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然也案公子遂如齊
至黃乃復者以疾而還也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沉敖如
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此敖之罪固不容誅矣而又使

之自恣得以奔莒此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
舉京師為重也謝氏曰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文公不能奔天子之喪
而使其卿行已不恭矣其臣安得而恭哉此公孫敖所
以中道而反也○胡氏傳敖之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
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
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
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
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相氣肆行淫欲而不為之帥至
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
其事於敖何誅將使後
人為鑒修窒慾之方也

春秋此書記通喪之禮至是大壞也魯文公無哀戚
之心而所遣大夫復淫亂回邪尊君之心無有而淫

放之愆必行所以見魯君之不敬而遣使之不得人
君臣之綱至此盡廢胡氏之說蓋昔聞之於上蔡謝
氏者其言切於學者之修身而非大義之所繫矣

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夫夫

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擢節以死故書以官言
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

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陸氏纂例啖子云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又曰內外大夫奔御則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之凡奔皆惡也有非惡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劉原父以爲稱官皆不能其官非也如不能其官則何稱其官之有然而不名者其人他無可稱獨能死其官得其職爲可錄爾故舉其官不繫於人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襲未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

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未忍當也毛

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傳此非王命則曷為謂之王者無求古者君沒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固王者之道也○胡氏傳

不稱使當喪未君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時也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秉國政託於王命以號令天

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
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
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觀魯文弔喪之使披倡至此天王之爲政者不知行
法又來求金春秋特書以爲毛伯之私行嚴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陸氏纂例七月而葬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
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正
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注告于廟○劉氏傳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或可
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爲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不

以禮則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此其為有禮柰

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孔氏正義曰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年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

縱不告廟○胡氏傳致非特以告廟書也夫人初歸寧其不

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以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

至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二國之

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妻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

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鄭父

左氏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常山劉

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志均故也
若晉之二趙三卻蔡之二公孫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
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于某也若元咺信不臣矣而
公子瑕不見其辜衛侯遷怒而并殺之故書曰及以志
專殺之中又有輕重者也士穀及箕鄭父倣此○胡氏
傳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殺人擅
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
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
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

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
若欲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平而皆殺
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
去其官而箕鄭之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
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
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廙及樂耳鄭
及楚平○孫氏曰楚復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

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作荻

左氏傳楚子越椒來聘○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

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

楚進也楚進又矣曷為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

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為之者也

意林曰前此者楚不與中國通

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來聘其號詞順其禮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矣故一諸侯也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樂上慢下暴則謂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

力爲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
得以爵通今使叔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
義而反得編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爲貴力爲下矣○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
之始特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
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
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
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
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
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
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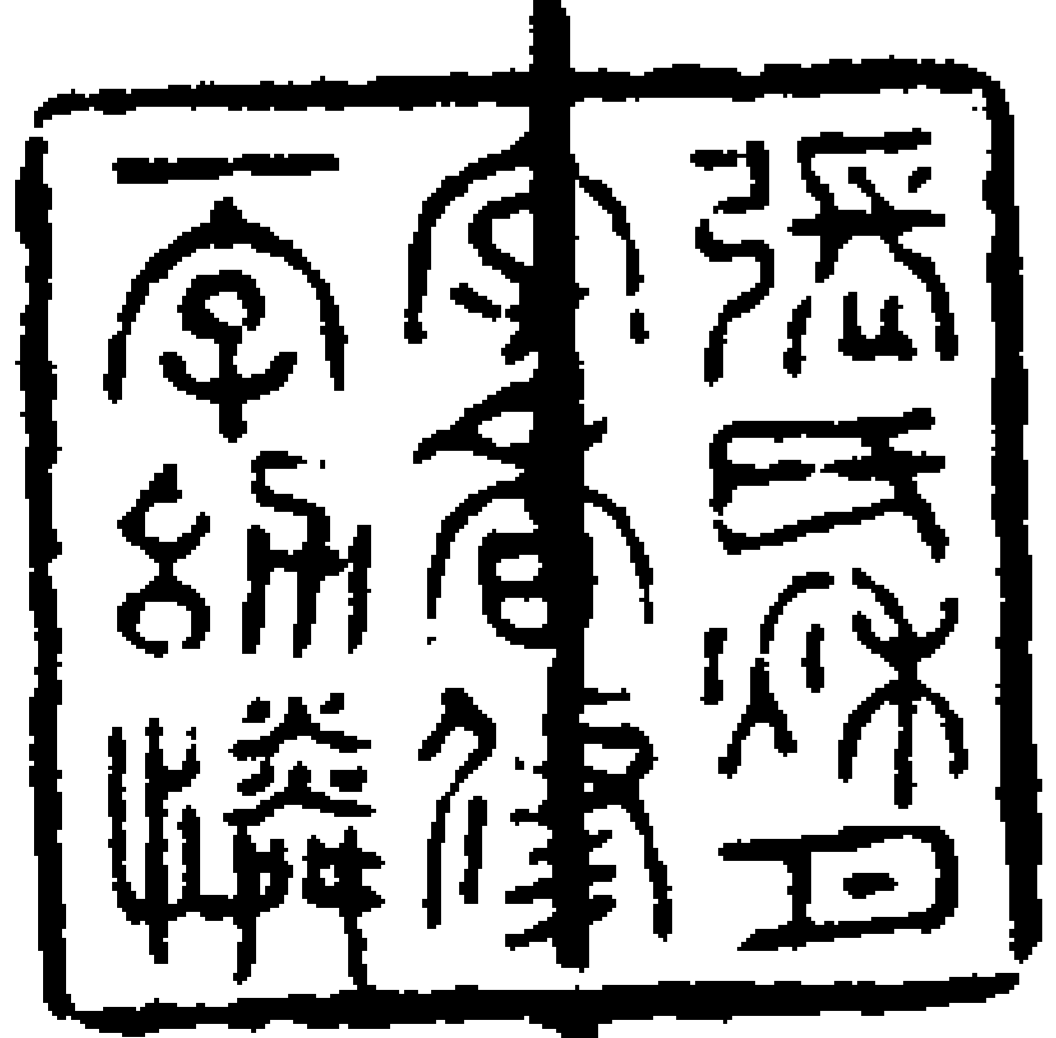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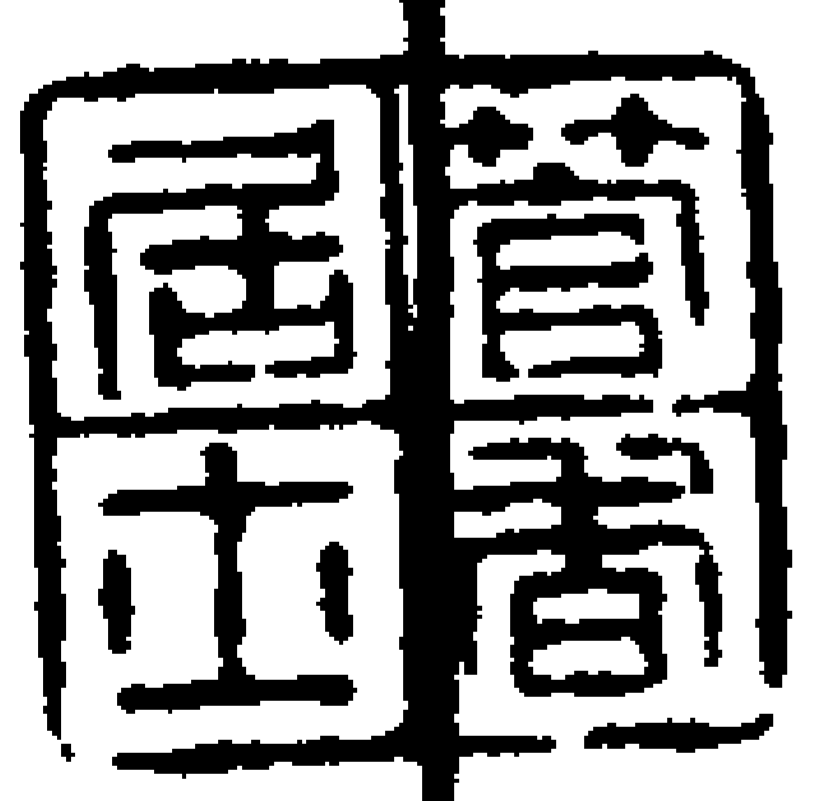
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鬼善悔過鄉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杜氏注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襚僖公并及成風

葬曹共公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卷第十三

張洽集傳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氏傳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趙子

曰戎狄舉號賤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程氏傳晉舍

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

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孫謀復事戰

爭故反其夷

穆公悔過見於
誓言康公不紹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子西為工尹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
殺闞宜申及仲歸○胡氏傳宜申謀弒穆王而誅則是
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
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
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

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親諸侯也

○陸氏纂例曰

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

呂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

與之盟

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羊作屈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

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

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申無畏扶其僕以徇○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首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敗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敗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棧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其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

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圈

左氏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

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許氏曰楚侵伐書

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

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

縣西彭生叔牙之孫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前年即位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

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鄭肅侵齊杜氏注鄭肅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

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生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杜氏注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邠伯來奔邠公羊作盛

左氏傳邠天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春邠伯卒

邠人立君天子以夫鍾邠邠來奔○常山劉氏曰天子

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即書其爵以其當立

為君也邠人豈可絕之哉春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

亂乎○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

自失國也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邠邠降于齊師自是

入為齊附庸此郟伯來奔為齊所逼爾故不名

祀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陸氏纂例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左氏

傳群舒叛楚

群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

夏令尹成

嘉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平舒君名宗巢群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作遂

左氏傳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史駢曰

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

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

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

輕者肆焉而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
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
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
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
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
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復侵晉入瑕○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陸氏

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爲主也○程氏傳凡戰皆以主人
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
亟故略之也○胡氏傳秦伯晉趙盾其稱人何秦納不
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
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
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
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
詞令以止之也故賤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公羊
傳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作運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杜氏注鄆魯所爭者城

南姑幕縣南有負亭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成公也不書葬魯不魯

邾子濂蒞卒

穀梁作濂蒞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言莫如之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公羊作世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某共也

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不恭

公羊

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魯公伯禽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

室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

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
以爲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
騂剛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壽群
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又不修也○穀梁傳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宗
廟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爲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爲國至使大室之屋壞其能有以及物乎○胡氏傳何以知其久不修乎自正月至
七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

恭甚矣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

之由垂戒切矣

通旨曰旱甚矣宜不興土木之工矣而書大室屋壞者見宗廟之不可不修也

徐時動問旱乾水溢

切工作自宜報罷自正月不雨

至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答曰居處猶欲完葺況宗

廟乎此又與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

秦冬不雨三十八年築郿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脩而

春秋不書

意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羊會下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還公穀無公
字棐公羊作斐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
侯盟及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黨所○杜氏注棐鄭
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夫伐人之喪其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從楚者陳鄭宋謀邾

晉欲納
捷菑

○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陸氏

纂例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其曰會某侯盟于

其此即行會禮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曰以謹之

程氏傳
始會議

合而後
盟也

○胡氏傳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

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

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

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

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國是將

伐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孛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何以書記異也中者○穀梁傳孛之為言猶弗也其曰

入于北斗斗有環城也○左氏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

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且之君皆將死亂漢書五行志云

劉歆以為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也宋齊晉天子之方伯中國綱紀等所以除舊布新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亦明矣

公至自會

三六六小又三十二

十三

乙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羊作接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

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驪且長宣子曰辭

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傳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

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

薛魯人千里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

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

出也驪且齊出也驪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劉氏意林曰卻缺聞過而

改見義而徙矣為不免於貶曰春秋之所謂賢者非賢於人之謂也必致於仁聖之域然後止矣今卻缺之事不耻過作非以堯舜之法論之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謀於義動必順於道不逆寡不雄成是以無過舉奚有用賤陵陸○陸氏纂例貴用少陵長傷財害民以力為之者哉

曰自以為為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陽生邾捷留莒去疾所以不氏也○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淳聞之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帥皆有名氏書曰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

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爲善
○胡氏傳盾以義之不克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
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
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
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
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爲
之諱也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
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
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
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
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
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
於外也○劉氏傳大夫出奔莒爲或卒或不卒或可以
卒或不可以卒曷爲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大夫去其
宗廟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

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

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意林曰

循法度自絕于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爲非以謂君臣

之間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則臣可以死可以

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

而不怨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

之父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以多奪也滅將免我乎爾爲之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穀梁傳舍未踰

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殺也○陸

氏微旨淳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
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弒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
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宋不正又里克不
代其位故異於此○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
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
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

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食其祿而去之出奔
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保其貴之也○胡氏傳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
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
若偷生辟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劉氏意林曰君
子貴見微者大

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冬單伯如齊

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

齊人執筆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以執

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者以已執也

劉氏傳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

稱行人者非其所為使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者也

○胡氏傳齊

君會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已忌魯矣魯使筆伯如齊齊

人意欲辱魯故執筆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

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

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曷為執之商人弒其

君而暴其母筆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

人怒爲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殺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胡氏傳商人驟施於國是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意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於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鞏伯與子叔姬故也。○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刑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辱而因晉以請爲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怠豫僭差政刑不勅卒困於齊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

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
辱君請承命於亞旅。穀梁傳司馬官也。陸氏纂例
曰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
者皆有義。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閭亂國事廢弛而
賢臣外奔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來
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大夫之見於經者多矣其以官
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世
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呂氏曰不言使自請
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車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
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爲孟氏且國故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
夫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上不
行乎下非齊也○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
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

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爾尚羞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
聖人以教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
道也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
大夫也○胡氏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

宋使于齊曾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今言異者無所書而不尊主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何也欲治齊而後不能也欲治齊而後不能孰惡惡晉也惡晉則其言諸侯何晉固為諸侯長矣亦諸侯之罪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胡氏傳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于扈者公惡於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郊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

名別賢不肖使勿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尊則直郊伯
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辭不
教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者也魯雖
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罪
之在也○泰山孫氏曰商人既弑其子又絕其母○胡
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
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杜氏注郭郭也○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許氏曰魯盡禮於晉
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
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矣無道皆
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
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劉氏傳其言弗及盟何弗
者遷詞也非弗及盟也弗肯與盟也齊侯曷爲弗肯及
季孫行父盟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其義固弗可與

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
此弗肯也其謂之弗及何所恥也爲賤而弗肯及使若
弗及然

夫國之興衰也有徵強明而不息者興之兆也昏惰
而不事事者衰之符也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伯主
爲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
數年今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
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旣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
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不惟邊鄙被患而與

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
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比矣

○穀梁傳天子班朔于

諸侯諸侯受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

為厭政甚矣

胡氏曰又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
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

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
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立

公羊作犀立
穀梁作師立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立○師氏曰

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

則嚮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却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姜夔○杜氏注信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信公十七君

秋聲姜夔毀泉臺○劉氏傳何以書譏毀也曷為譏毀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既而夫人夔魯人以為祥非明

民之道也○公羊傳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戎山夷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麇人帥百濮聚于濞將伐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百濮夷也於是申

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我能往

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何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

往振廬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饑次于句筮楚西界使廬

戢黎侵庸及庸方城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楚西憲三

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儵魚人實逐之

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胡氏曰庸人幸楚之弱帥群蠻以叛之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從而焉賈誼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羊
作麴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食之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
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
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
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郊
甸之師司城蕩意諸死之○胡氏
傳此襄夫人使甸人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
人之所欲殺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
當其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況於

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
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君臣之義也
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
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
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
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
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
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

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氏傳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杜氏注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羊作聖

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其

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杜氏注西當為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神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不能救曹故

請服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

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

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瑩卒

孫氏曰秦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初歆之父爭由弗勝及

即位乃搆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駟乘

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弒懿公納諸竹中歸會爵而
行○何氏注商人弒君賊書弒者齊人已君事之殺之
宜坐弒君○胡氏傳卯歆閭職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
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
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
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莫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
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有為禽獸而莫之
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財誘濟國之人齊人貪一時
之私施不顧君臣之大倫弒其國君則覩面為之臣執

其君母則拱手以聽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益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按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討之○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舉介不正其同倫

而相介故列數之也

胡氏曰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則見禍亂邪謀

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左氏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陸氏曰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出崩。死而書曰卒先君未

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內也。趙氏曰不書地弑也。子野非被弑而亦不書地闕文也。○胡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不書日闕文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

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存適母其罪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襄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齊與季孫之罪皆可見矣

言弑其君庶其

陸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

呂氏曰其責在大臣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之內也

○左氏傳言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

春秋集傳卷第十三

春秋卷第十四

張洽集傳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妾敬嬴之子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

高郵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於十八年之間書王有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書王以爲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

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
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
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道猶有可望而宣公之時竟
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
王以討之也

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是亦聞乎弑
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
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

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迎女

杜氏註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惡明也○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羊遣卿迎女何墜乎天子亦齊出也仲遂殺之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訂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羸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

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
為賤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
劉氏傳曷為賤夫人夫人與有賤也婦人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賤何父母與有罪

也

胡氏傳有不待賤絕而罪惡見者不賤絕以見惡夫
人與有賤焉則待賤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

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
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以免矣

○胡氏傳凡

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子齊病文公也以
婦姜至自齊責敬羸也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
兄弟出主君夫人接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

焉在衰經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
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妻母當
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
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呂氏曰君母不正孽
子篡立而國之大臣

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
若是先王之澤盡矣○胡氏曰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
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
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晉放其大夫昏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胥甲晉下軍佐胥臣之子于衛

文公十二年與趙穿沮軍謀

○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

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

云爾○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

而捨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恭

山牟縣西○胡氏傳宣公篡位踰年與國臣子既從之

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

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
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
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夷狄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
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
曰會者所以絕齊侯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
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婚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胡氏傳宣公篡立

仲遂主謀爲首惡叔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
罪叔務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
矣然則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
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
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終始成就弑立之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
宣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
取不能保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疆取故不諱不能有

而失者皆諱○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
田者所以著齊罪也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篡弒
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利其為惡而助之中國胥為
夷狄人類滅為禽獸矣其禍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
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極言利國者必至於
篡奪而後厭食其得經書取田之遺意也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弒以
許田賂鄭宣公既弒以濟西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
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
擇至於弒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
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
俱行自然之
符可不戒諸

秋邾子來朝

胡氏通旨曰宣公弒立邾子來朝而無與文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胡氏傳楚書爵而鄭稱

人者敗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
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
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自為侵暴非能聲宋
罪而討之也既止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然傳稱師救陳宋而經不書
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敗
而書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則典刑紊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欒林伐鄭

欒公羊
作楚

左氏傳會于欒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

晉解揚晉人乃還○杜氏注裴林鄭地○胡氏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者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穀梁傳于裴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為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杜氏釋例崇地關

○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護己甚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謀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汙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胡氏傳宋人弒君而

晉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敗而人之也以敗書伐者若曰釐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三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

棘在陳留襄邑縣南○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
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
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
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
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
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
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敵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
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
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
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

氏傳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
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
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宣子當
國其智豈懵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穿與盾之情見矣春
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
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胡氏傳初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于楚何避乎闞叔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能討遂至於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謹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

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公羊作律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盪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闕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

山而復大史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

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

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竟即無罪也○胡氏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

於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

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

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醜於君見弑不於其

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是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

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
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
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
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
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
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
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
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
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微天子書此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
知如史大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
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石氏曰春秋以趙盾首惡而三傳皆以趙穿為弑君
此近儒所以信經而不信傳也夫春秋誅竟不誅事

弑君者雖穿而其意則盾也何則出亾則必趙竟聞難
則必討賊今盾之亡也以諫不聽而去其至竟也聞弑
君而人又知穿之弑也而釋其罪使之逆公子于周豈
非盾之意故春秋原情定罪無毫釐之差趙穿弑君盾
不與聞而加之大惡聖人之法不如是之私也以此坊
民後世之臣猶有身弑其君而歸罪於其下以逃天下
之謗如司馬昭之誅成濟
朱全忠之殺蔣玄暉者

○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為大

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

數矣族人弑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于朝然則弑君者誰歟曰盾也若盾者蓋陰殺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謀而穿受其名也春秋弑君多矣不必其身弑之他人弑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皆以弑賊書之弑隱公者翬也而桓公被弑君之罪弑子赤者遂也而宣公受弑君之名必待其親弑然後罪之則亂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之人常當其實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范氏曰匡王也在位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公羊傳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帝牛一卜帝牲

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慶

於稷者惟具是視視体無災而已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胡氏傳乃不郊者為牛之口傷

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

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

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寔廢有不
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
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
其所由來者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
不臣其情薄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
公穀無之字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自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傳戎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兵

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夏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書夏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中國大過棟撓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胡氏傳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

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
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
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平莒取
向

左氏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劉氏傳何言平莒人
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鄭義也莒人不肯

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

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

求諸已而已矣也與夫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

之者惟已有道也此仲由所以稱政事矣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於是

謂子路子路不可謂能以言信人者矣推子路之心居郊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胡氏傳心不偏黨

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

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郊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

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正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

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高

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及郟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秦伯稻卒

共公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字

歸生字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貪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況君乎友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常山劉氏曰公子宋首謀歸生從之歸生為國正卿歸

生不可則夷不得弒故歸生宜為首惡也

胡氏傳夫亂臣賊子欲動

於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歸生特畏死而從公子宋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又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得兵權矣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罪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

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
不至失身爲賊所制矣
○陸氏微旨曰子公殺君之

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
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
明微蓋謂此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
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
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

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此年如齊而
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
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鄭未服也○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
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
楚又微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
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
二稱入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強而已稱人

者二非加取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強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以惡夷狄之橫爵之人之其意一也

五年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

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

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書其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

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曰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胡氏傳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
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
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
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
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

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越禮恣行

而不忘則人慾已肆矣凡昏姻常事未書而書此者

則以為非常為後戒也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乎高固之來則

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譜為其双双而俱至者與注云言其双行匹至有似禽獸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帥師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傳按傳稱陳及

楚平荀林父伐陳而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

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
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
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
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
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止晉人所以主
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傳傳謂螽為穀於虐取於民之
効也先是公伐莒

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民氣響應之矣
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
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
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
螽蟴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
可誣當謹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

盟者前定也。○胡氏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與歃血固結之耳。是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至公會晉卒以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氏傳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郟，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

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
羊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
大旱書者或不暈或雖暈而不雨也不暈則無恤民憂
國之心暈而不雨則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
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
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也公不與
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止
之辱故諱之也

○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爾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公不事盟主而比歲朝齊是其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外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廣臣子愛敬之心故觀其有所諱而不直之在己者亦可知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
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
母之喪徐行
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
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劉氏傳大夫以
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胡氏傳有事言時祭也 ○劉氏傳大夫稱名仲者字也

其曰仲遂何譏也卿也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胡

傳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
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
其後尊札權臣寵過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
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仲遂殺惡及視援立宣

公而公深德之故越礼賜氏俾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左氏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

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

東萊呂氏

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以萬舞為干舞公羊

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

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

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其言萬人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耳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存其心焉耳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

者何通可以已也

明其心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

○胡氏傳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是故康陸益尊而臣節厲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以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

杜氏注宣公母也。○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始卒凡四取之。稱于大廟去其姓氏秦人歸繇不稱夫人榮叔舍鼎贈召伯會葬王不稱天是也。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接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後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泯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楚人滅舒蓼

穀梁作鄆

左氏傳楚為殺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

盟吳越而還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傳言楚強吳越服從

○胡氏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

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

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

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

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莊王遂強

諸夏大國唯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遂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命敗晉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折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

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胡氏曰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霽飯于牖下小飲

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壙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沾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可不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而不能為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喪

○胡氏傳敬羸以其子宣公屬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諸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羸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着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之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羸拂天理逆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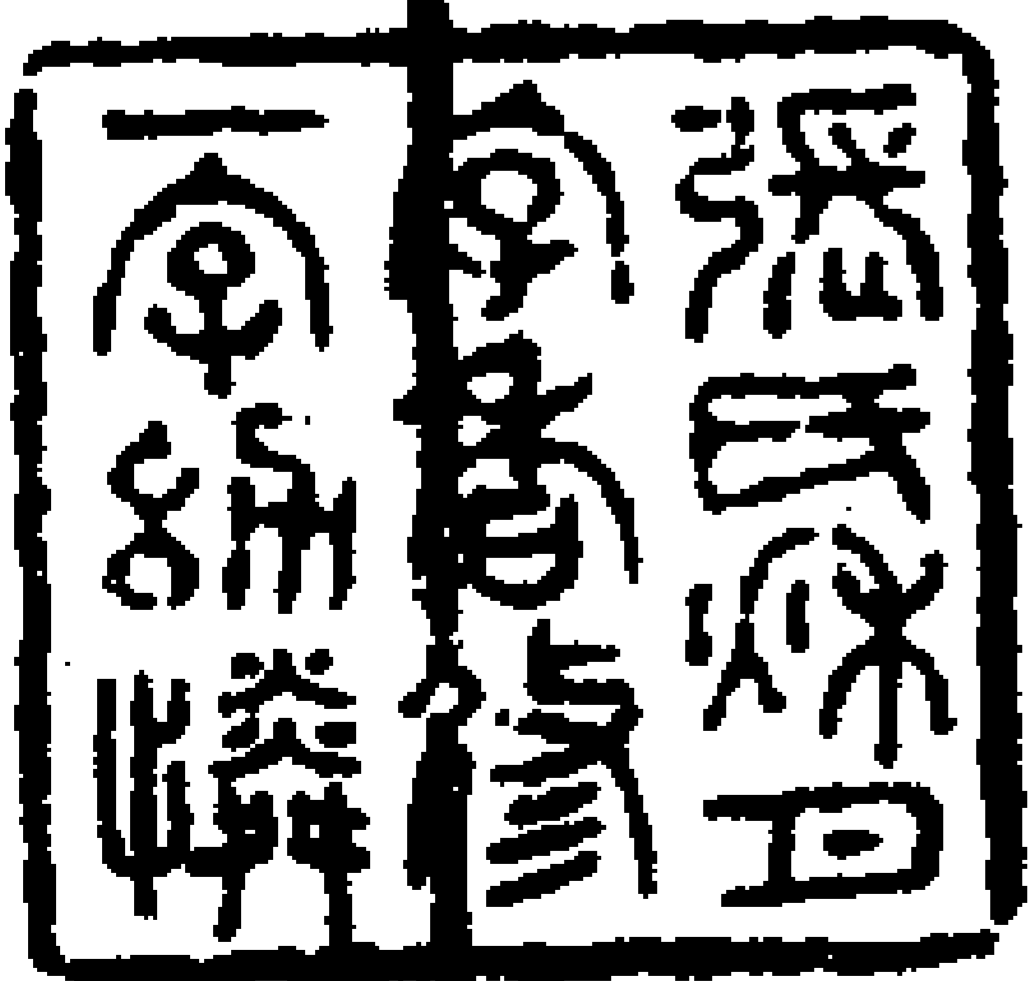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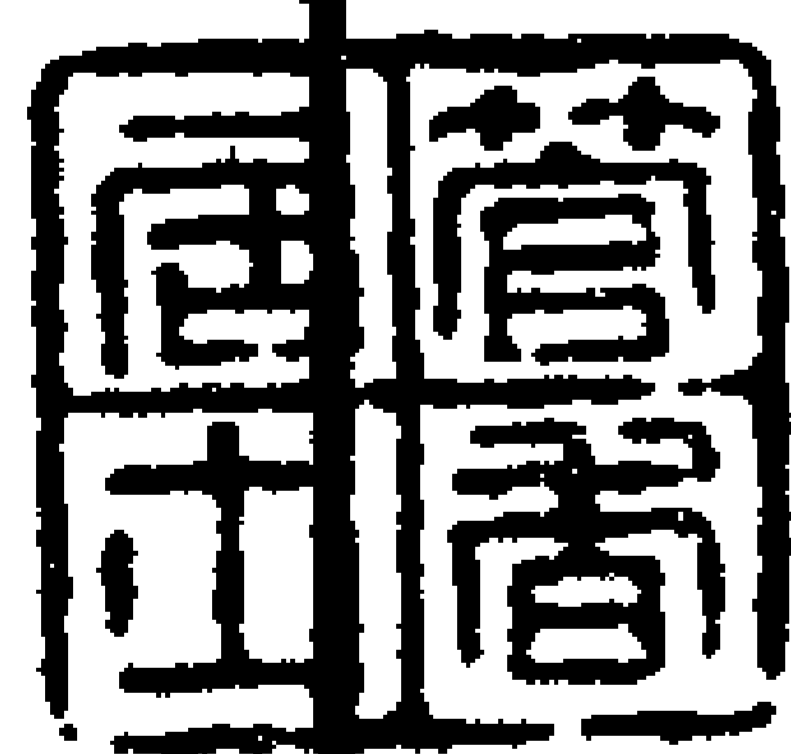
華著各證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
理之不可誣者也

城平陽

杜氏註今泰山有平陽縣○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
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心親愛矣不
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春秋卷第十四

春秋卷第十五

張洽集傳

池德

張洽

宣公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

賄之○胡氏傳以淺言之此事屬詞春秋教也當感首

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

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其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

二九
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
戰國周衰甚矣齊桓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
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
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
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畏衆強而陵小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卒東夷國也琅邪陽都縣東有阜鄉劉氏曰根年附

庸之國。寰宇記今為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謀齊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葬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葬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於黑壤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葬。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故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志親之罪見。

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旣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旣成鄭伯逃歸見十一年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焚國人皆喜唯子良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傳楚加鄭數矣
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
也楚人爲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三年書侵罪之
也次年鄭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
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
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
人再敗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下書晉卻缺帥師救
鄭則知非與之也蓋見其陵暴中華親以重兵臨鄭耳
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

字爲獲賤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字從公殺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襄陵許氏曰書殺泄冶張陳亡之本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泄冶大夫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泄冶無罪而稱名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弑君亡國之禍

故書其名爲微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泄治諫死何獨無褒詞人之死生語默當其可而止爾泄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傳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

足爲善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惡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蘇氏曰如齊奔喪非禮也○胡

氏傳春如齊朝夏後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泄冶所為不憚斧鑕盡言於
其君者正為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
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此萬世
之大戒也書泄冶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弑君於後以
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
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石氏曰君雖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雖無道而從大夫弑君之
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胡氏傳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弑
逆宋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所當恤之小邦且
滕不事己無乃已德有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
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
之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
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

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考左氏傳則三師皆非微者而春秋人之何也曰陳
夏氏之亂赴告踰月矣陳與鄭隣鄭雖背晉豈若夏
氏之當討乎得諸侯有道大義著明斯服其心矣陳
恒弑其君孔子請討魯非伯主齊非魯之與國也君
臣三綱之大者弑逆之事人得致討况霸主專征而
以宗諸侯攘夷狄爲己任乎當是時霸主之師不興

則已興師討罪不于陳而于鄭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哉晉主諸侯十年以來叛服二三紛紛不定非諸侯之罪也齊弑其君晉不治而失魯宋弑其君晉受賂而失鄭今陳又告亂矣聲罪而致伐捨大而責小卒使楚人奉詞以合諸侯于辰陵轅徵舒于栗門踰牟圍鄭荀林父救之大敗于邲圍宋九月晉不敢救舉中國之事擅於楚者十有餘年皆此役失幾會之所致也春秋人三國於伐鄭所以謹事幾明大義著晉人失伯之由中國不振之始立

法垂教宏且遠矣可不察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左氏傳劉康公來

報聘即王季子也其○胡氏傳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

奔周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

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

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

亡王聘益輕春
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羊作繹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

氏傳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

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

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以妾悅之可以免討也

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

乎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諸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

則敗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稱晉救鄭逐楚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按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梁作夷陵

杜氏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無父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櫛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窮
兵于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杜氏注欒函狄地。左氏傳
晉卻成子來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
會于欒函衆狄服也。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
同分類也書會戎會吳會狄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
夷狄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四鄰之責
也而齊會魯伐莒晉來成于狄不亦慎乎此直書而義

自見者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恃齊與晉而伐莒會狄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為伯者之事

此反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子陳

寧公年作寧

左氏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

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踐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歸之無乃不可乎主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

裴駰曰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州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

○程氏傳人

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陸氏微旨楚子之討正也故

書曰人許其行義也○泰山孫氏曰與楚討者傷中國

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

胡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微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程氏

傳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穀

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陸氏微旨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呂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誅賊之詞且衆所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泰山孫氏曰上言殺陳夏徵舒下言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惡楚子行義不終也。胡氏傳按左氏入陳殺夏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

之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
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
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爲惡
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
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
之說而復封之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敗之何也
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而又納其亂臣使不得其君臣之道存亡興滅其
若是乎公孫寧儀行父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

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亦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爲楚莊者宜奈何猶徵舒之官封泄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納

程氏傳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葬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胡氏傳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微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胡
 氏傳按公羊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滅不言入書其重

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塗路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書其馮陵中夏之罪乎弑君之賊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馮陵上國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賊子正大倫之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杜氏注邲鄭地。左氏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

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輯睦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事不奸矣為教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在車之右者挾

之左者追求草蓐前茅慮無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

備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堯子先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韓謂桓
子曰堯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
之罪也失屬士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于郟鄭地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佞先殺剛

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

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

文十 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生民之不易禍至

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

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不

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

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我分為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

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鄭

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下也鄭不

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

於晉二三子毋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爲譖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

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伯以致晉師挑戰又示不欲和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
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而
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臯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臯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趙旃夜至於楚軍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重也遂

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

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

鄭勝平皇門放乎達路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君王

沛然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
二董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
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莊王
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

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

○劉氏

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荀林父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

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所以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
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
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哉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
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藥書
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偃陽之
舉勾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一怒遂下偃陽林父既知
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
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
不能令乃畏失屬士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

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敗績之罪特以林父
主之春秋責師之意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
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披績遂傳於蕭蕭還無社與司馬邠言號申叔展叔展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

目於晉井而極之若為茅筮哭井則已明目蕭潰。杜氏注蕭宋附庸國。胡氏傳假於討賊而城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春秋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嗣亦不仁甚矣蕭旣滅亡必無赴者而得書于魯史蓋楚莊入陳鄭敗晉師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盜克

伐怨欲皆得行焉矜其威力以恐中國遂以滅蕭赴於諸侯也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氏注清丘在濮陽縣東南衛地。左氏傳晉原穀宋華叔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

書不實其言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歆也

程氏傳晉為楚敗諸

侯懼而

同盟 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

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

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謀而刑牲軟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若夫清兵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則所謂不待貶而惡見矣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

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以死謝晉

○

胡氏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

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未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
以救書者見陳未有罪而受宋師爲可恤也且謀國失
圖妄興師旅以怒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衆
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公羊作衛

左氏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傳此殺有罪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兵者安危之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復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三敗者君之過也。今林父新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不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
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
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伐
子良于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
宋龍聶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
孟諸之役見文十年犀申舟
之子以子見王示必死也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
皇劔及於寤門之外車及於蒲脊之市秋九月楚子圍
宋○胡氏傳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罪明見伐
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
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
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

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為常矣○王氏

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為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於是有序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序貌采章
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賤賄則無及也今楚
在宋君其圖之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
天乎乃止○胡氏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起釁端而圍
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
之後嚴兵固圍以爲聲援猶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
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春秋不徒

書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主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

羊信

胡氏傳

於上以成平

世衰道微暴行交

於婦中國有聽於夷

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

若是哉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

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文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傳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獲夷狄之法近在門庭以為寇讎則不可縱而莫禦故徐戎並興伯禽征之獫狁侵錫宣王北伐然皆攘却斥逐使之懲艾潛遁而止亦不極其兵力

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徒以鄆舒為政而殺晉侯之婦又傷其君之臣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討者執鄆舒轅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肆疆暴以滅之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

王子捷即王札子

卒立召襄

襄戴公之子

○穀梁傳王札

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

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

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

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

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

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觀張彞之變而生亂心

梁世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死感乎周之死以令天下也

秋螽

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
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
其本者也故災氣應之六年僉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
三年又僉十有五年復僉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
言利尅民之事起矣襄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貪虐之
習而後能至也觀乎災異則見政
事觀乎政事以知災
異是謂念用庶證

仲孫蔑會齊高固無妻

公羊作
牟姜

杜氏注無妻祀邑。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
而自會也無以正之禮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

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杜氏注公田之

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公羊傳初

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大桀小桀寡卒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春秋經傳數万指意无窮相須而

率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之不能使野无寇盜貧窮兼併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十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公田十畝借其力而耕之即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項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項共為一井故曰井田

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

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

非責也吏田畷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

八家共居家各

二畝井竈悉莊盡取焉。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
半
亂也。民國之本也。取之盡則流亡國必危矣。故春秋謹
之。

冬蠓生

杜氏注蠓螽。○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
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為災於夏而蠓生於秋一歲而再
為災故謹志之耳。○胡氏傳秋螽未息冬文生子火重
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
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亡無日矣

饑

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旱經者三宣公獨有二何也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
旱民無菜色是歲雖僉蟻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
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供給而不務本府庫竭倉廩匱
水旱僉蟻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之矣經所以獨兩
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務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主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鑿辰鑿辰不書留吁

之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主戊申以獻免命主會

將中軍且為大傅。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

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胡氏傳上將主兵其稱人貶

詞也春秋於夷狄援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

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主會所以敗而

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灾

左氏傳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公羊傳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臺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獸前。○胡氏傳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通旨曰李廵云但有大殿无室名榭○劉氏傳宣宮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興。○胡氏傳貴戚擅殺大臣而天

大正方 十四 十五

子未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郊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胡氏傳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故易序咸恒爲下經首而又卦歸妹漸以盡其義詩首關雎而錄氓中谷有蕓諸詩以記其變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者也。宣公弑君而立即位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程氏胡氏傳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甲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氏注斷道晉地。穀梁傳同外楚也。左氏傳晉侯

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

笑于旁卻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卻

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爰弗許齊侯使高

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欵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

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卷楚即晉人執晏弱于野王

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晉師還范武子將老石文

子曰憂卒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予將老使卻子違其志庶有豸乎豸鮮也乃請老卻獻子爲政○程氏傳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討之大國勉彊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

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

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秦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

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泰山孫氏曰不曰公

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見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

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之子宣公母弟宣公弒立肸惠

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胡氏傳稱弟得

弟道也稱字賢

也春秋之所貴故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公子爲
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緡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氏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
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大夫執國命取必於
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違
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
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伐鄆子于鄆

左氏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伐。范氏注于繒惡臣子不能距難。○胡氏傳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則有之矣中國則有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而莫之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旣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

我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
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吳楚
借号

王○胡氏傳楚稱王降而稱子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

葬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徐若吳

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

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

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何名為

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傳宣
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事之雖易世未怠及頃公怒晉上
卿而卻克當國決意伐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
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嚮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
也且是行也欲以晉人去三桓以張公室夫輕於背與
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
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素疥
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筮公殺並

禮作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
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歸父使于晉還自晉

至懼聞君薨家遣墀惟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

齊

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筮魯竟外故不言出

○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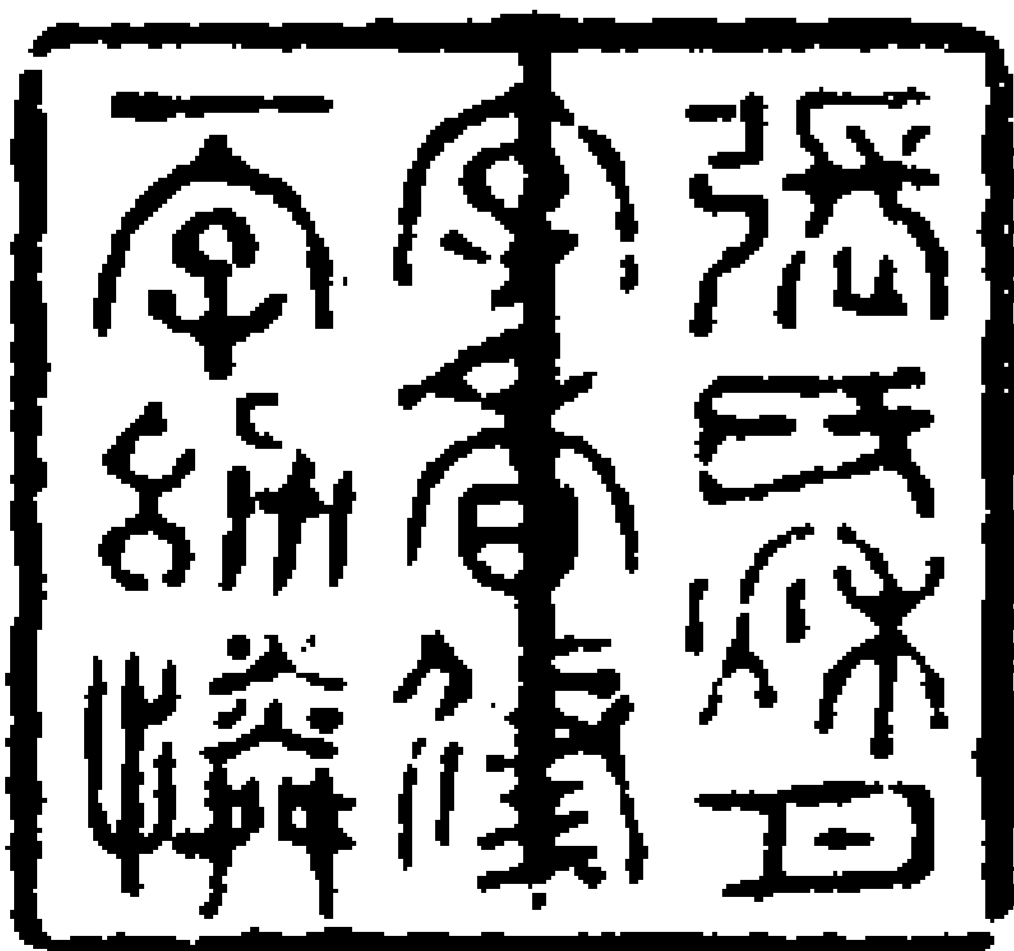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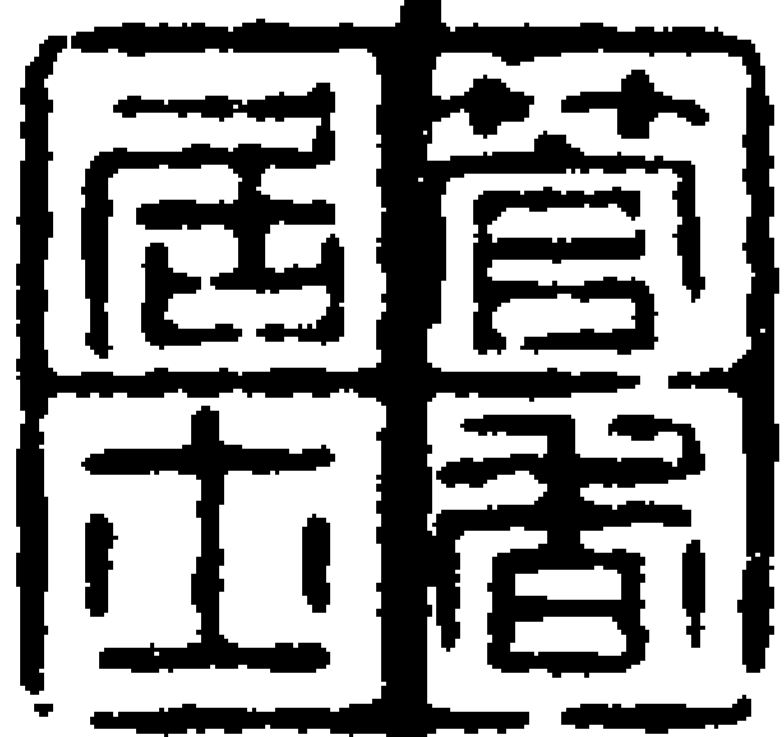
傳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筮逐奔齊者畢成公君臣死君

而忘父亟逐之也穀梁子曰捐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歸父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第十五

大九二

三五





春秋卷第十六



張洽集傳



成公

名黑肱宣公夫人穆姜之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胡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洪範曰豫常煥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人室不張其

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今旣寒
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矣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
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至於雨雪冰
雪則必書而不削者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
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此制治于未亂謹於微之意
也每謹於微而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傳爲齊難故作丘甲○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

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

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

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韋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廣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劉氏意林魯不務廣

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

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
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
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
不循先王而以意為准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呂氏

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為政民力屈財用竭則
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時事
君者皆不知反本為務而以取救目前為急下至戰國
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論如世之治病
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而元氣脫矣戰
國以後并吞戰爭日不暇給則一切重斂苛賦之法並
用而其國家亦從而亡此瘵病而不先實其元氣之罪
也故有若之對哀公乃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聖

人之所
甚戒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不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遠蹙寡棟之困之事也為齊難故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

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
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
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
買戎

左氏傳春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
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
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遂伐茅戎三月癸未
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曷為不言買
戎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

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
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
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
夷廼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
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
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程氏傳見桓五年
胡氏傳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
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
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

三十七
曾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我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博信持國而輕於徼我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累

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氏注新築衛地。○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
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
矣不如戰也夏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其甚衆齊師乃止。○劉氏
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衛良夫爲志乎此戰

也云爾

胡氏傳齊雖侵虐而以衛主之者惡衛之數稱兵責良夫之不還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公

羊穀梁

作手

左氏傳孫桓子還自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宣十七年卻克怒齊人笑已故魯衛因之

晉侯許之

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

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

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
于辛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
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
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
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
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絰於木而止韓厥執執紼馬前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我

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
父御佐車死棧爲右戴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子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
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齊侯免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呂氏曰魯帥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
也且言軍衆過制也○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
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土
皆公室之士一民皆公室之兵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

各將一軍會戰而職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
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耳成公初立
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
忿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
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
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
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
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王之爲
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穀梁作

左氏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焉陘齊侯使賓媚人

國佐也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

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曾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

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田

穀梁傳

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公羊傳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亂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亂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天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眅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建乎袁婁而與之盟○何休注建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道此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大夫

汲汲與盟

○常山劉氏解見僖四年

胡氏傳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

桓公仗義致討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來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未若楚之暴而諸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

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欲盡東其畝而質蕭同叔子以致困子背城借一之言然後使魯衛為之請則汲汲欲其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意林卻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秋惡之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為之於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間則安以榮反是則危以辱人皆多卻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絀之為其先力而後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胡氏傳汶陽之田本

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
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
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乎然則宜奈何
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
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
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曾是戰國時地方五百里
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
於復其故田而書取其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則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平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

夫會也。○石氏曰：方是之時，晉雖不競，然其威力聲援猶足以抗楚。公既懼楚而同其大夫，爲蜀之會，遂率諸侯之大夫而同盟。自是之後，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之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子蜀，以明奔晉從楚者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

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廣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

故曰廣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避楚畏其眾

也蘇氏曰楚自城僕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

國晉不敢爭自是與晉力爭諸侯其大夫列於聘會與齊晉齒。杜氏注齊在鄭下非卿楚卿於是始與中國

準自此以下楚鄭不書皆貶惡也。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程氏傳楚為強盛

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

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

責諸侯則魯可知矣。○劉氏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

人何貶焉為貶嬰齊專乎楚為兵車之會以威中國使

蔡侯居左許男居右諸侯之大夫皆受盟焉耳。○胡氏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之徒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舉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

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敗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輿

晉偏軍為鄭所敗

○杜氏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胡氏

傳夫討邲之役則復然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

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
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
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
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
從金華之事也

辛亥葬鄭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

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
 以書記災也。○呂氏曰宣公之薨至是服除未久故其
 廟曰新宮且從當時之詞也新宮災其簡於親甚矣
 公丹楹刻桷何以不言新宮桓公死已久可以言謚宣
 公死甫除喪未忍遽言謚也故曰新宮

穀梁傳新宮者榭宮也迫近不敢稱

謚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益重馬始用殉重器

備樽有四阿

杜氏注四河四注樽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

也棺有翰檜

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

臣臣洽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胡氏傳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邊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之情而爲之者也宋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華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

無以制其侈心至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
豈不為戒哉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襄陵許氏曰若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

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季去疾帥師伐許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唯伯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書

卿帥師霸統微也

公至自晉

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杜氏注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胡氏傳復

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復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麇穀梁作牆公羊作將

左氏傳伐麇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麇咎如故討之

麇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班

序先後
例如是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

盟也。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仇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

幾希况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
既其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
也以為告詞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
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

宋共公即位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公羊作
運後同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長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

以吉禮從戎

何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
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及曰來歸○陸氏纂例曰刻

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公羊首作秀

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錡諸穀。杜氏注穀齊地。

梁山崩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緼徹樂出次祝幣史

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

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

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

三日不泆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

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 ○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

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奕然高大為

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

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

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綬徹樂出次

祝幣中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
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
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
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
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
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
其事應具存其可忍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
崩周室日衰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盟于黃
池王霸道衰

秋大水

襄陵許氏曰變異之發猶疾病之見於脉不虛設也君人者能恐懼修省親近善人退遠邪佞猶可及止不然必及於亂亡無疑也春秋之世多天水皆陰盛邪勝所致也其可不自省乎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傳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

楚子執皇成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

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

而歸將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

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

誅子靈為辭為○杜氏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

桐牢○程氏傳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
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壇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
可復立也武宮其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
不當立也定元年九月立煬宮同

劉氏意林曰魯諸侯也借天子之禮雖欲

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取鄭

穀梁傳鄭國也○胡氏傳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

而書取為君隱也

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

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

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穽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晉人命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左氏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

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
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
倫聽命於人而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構
怨如此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號稱
王聖人借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著於君
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

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藥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襄陵許氏曰蔑僑如嬰齊行父有如必書相均美於

春秋者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救作侵

左氏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蔡陸趙
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
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
我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眾或
謂欒武子白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陰，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旣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干舞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降，崇者文王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襄陵許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則

晉救雖至鄭已苦兵矣志救猶恃救也正書樂書帥師以楚師遇之而還不無功也存霸統也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襄陵許氏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

志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夫也

吳伐郟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

按吳郡今為平江府郟已姓國秦有郟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

陽軍下
邳縣北

○左氏傳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

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郟之役兵連上國

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者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

離也○胡氏傳稱國以伐夷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

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稱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槩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氏傳是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左氏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同盟于馬陵尋燕卒之盟。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

則攘夷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
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替夷即
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
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
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于重
請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

肉

麥

筋

臧

江蘇古籍出版社

春秋集傳 一